临济语录讲记第一讲

讲临济语录之前我们学习了传心法要和血脉论，这两部论的讲记也都发在公众号上。禅宗有几部非常重要的论，包括传心法要、血脉论、证道歌、信心铭，还有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临济语录。其他几部我们都学习过了，而且都学习了好几次。临济语录五六年前我在杭州讲过一次，过了这么多年，现在跟大家重新再学一遍临济语录。

临济语录是临济义玄禅师平时的一些法语开示和他与弟子们的一些问答。禅宗有五家法脉，其中临济宗是影响最大的一家。临济禅师是临济宗的开山祖师，他是黄檗禅师的弟子，黄檗是百丈的弟子，百丈是马祖的弟子，马祖是怀让的弟子，怀让是六祖的弟子。这样一看，我们便知道临济祖师是从六祖那里一脉单传下来的。禅宗有句话叫见与师齐，损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这一点在临济身上得到很好的验证。

我们看禅宗法脉传承里边，六祖是五祖的弟子，但是六祖的影响非常大，临济是黄檗的弟子，黄檗已经很厉害了，而临济的影响更大，他的弟子满天下。临济宗是禅宗五家里影响力最大最远的一支。一说禅宗，最兴盛，最活跃，最有特点的一家，就是临济宗。当然这都是相对来讲，临济的成就非常大，甚至超过了他的师父。弟子的成就比师父大，这样的话法脉才能不断地传承下来，才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今天我们有这个机缘坐在一起学习古代祖师的法语，大家都有很大的福报，也是因缘具足，都有一定的根基。禅宗祖师留下的法语开示里，临济语录算比较难懂难学的，因为里面涉及了很多祖师禅的东西，也即宗门里的向上一路、末后一句。所以，今天我们能学到临济语录，说明自己生生世世都和禅宗有缘。

到了临济禅师这里，如果没有一点的根机和悟性，他讲的很多东西我们听不懂。尤其这部临济语录，自古以来影响力很大，但是到近现代很少有人去讲这个论，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有一部分篇幅是讲到祖师禅、向上一路，没有人能会。这个就像一个独门绝技一样，如果没有会的人给你去引导、传授、讲解，他自己没有会得祖师的本怀、本意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就算讲也只能说是一知半解，说的夸张一点，其实是驴唇不对马嘴。

很多人其实也清楚，他并不真正懂祖师的那些公案，只会觉得都是些玄而又玄、云山雾罩的东西。他没有办法解释，勉强讲解出来自己都不相信，所以也就不讲了。近现代基本上没有人能讲临济语录，就像我们学六祖坛经一样，一讲到方辩不会佛性，只会塑性，大家就不太明白，因为这里涉及到了祖师禅，向上一路。所有的祖师都会这个，但又都不会说破。所以才形成禅宗无比高妙、神秘、不可思议的特点。今天机缘殊胜，能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临济语录。我们直接看正文。

**府主王常侍与诸官请师升座。**

这部临济语录的一个缘起，是居住在河北正定的王常侍和很多的官僚，他们都是临济的在家弟子，他们一起来请临济禅师升座讲法。常侍是官职，加上姓，就是这个人平时的称呼。王常侍和临济禅师的关系非常好，是他的一个在家护法弟子。他和许多官僚请临济祖师升座为大众说法。就像六祖大师一样，坛经一开始就交待，是韶州韦刺史与很多官僚上山请六祖大师，到城中寺院登台升座讲法。

**师上堂云：山僧今日事不获已，曲顺人情，方登此座。**

我们看那么大一个禅师，在面对大众时，也难免俗情，要说一些俗话。什么叫俗情俗话呢？他自己说，因为常侍和许多官员一直请我，我无法推辞，实在没办法，就随顺世间，卖常侍一个人情，方登此座，为大家方便开示。

禅师、祖师一般是很少大肆谈论佛法的。禅师有自己的手段和教学方法，有他独有的智慧和方便，一般都不聚众讲论。没办法，学法的人多，根机不一样，被请到大众面前，只能量根施教，不再执着禅宗特有的离文字说法。也像法师一样，开两片皮，说一堆文字葛藤。讲经说法，对于禅师们来说，就降了一个档次、降了一个等级。

长沙景岑禅师说：“我若一向举扬宗教，法堂门前须草深一丈。”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一直宣扬禅宗的手段，用向上一路的手段来接引众生的话，我庙门前的草都会长高一丈。也就是说没有人来求法了。就是来了也听不懂，时间长了，就没人来了。没人来，草就会越长越高。经常有人来，就把路踏出来，草自然就不长了。

我们看，再厉害的祖师，也会放低身段，巧用文字来委曲传授，先用一些方便、文字给大众开示，再引他入自证境界。我们看血脉论、传心法要、信心铭等都是祖师用大慈悲、大智慧，用文字的智慧来指示我们真性。

**若约祖宗门下，称扬大事，直是开口不得，无你措足处。**

前边先随顺大家几句，用世俗的口气，跟大家客气一下。但是马上就回到正题上来：如果按照祖宗门下，也就是禅宗的特点，想把这个大事因缘开示出来，那根本就开口不得。拟心即错，动念即乖。无你开口处，无你措足处，没有你立足的地方。你一动眉毛，脑瓜一动，错了十万八千里了。

今天能跟大家在一起学习临济语录，非常地开心。因为我早期接触禅宗，读的最多的就是两部论，一个是传心法要，另一个就是临济语录。这两部论看的最多，也最欢喜。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学的是净土宗，学了没多久，就对禅宗祖师的法语开示有兴趣了，虽然当时有很多地方看不懂，但是一看到这些文字，就有种说不出的欢喜。一下子就喜欢上临济禅师接引众生的这种大开大合，大机大用，完全没有轨则，变化多端的风格。又是喝，又是棒，脾气暴躁，这种暴脾气我很喜欢，因为我脾气也不好，眼睛一瞪，谁看了都害怕。

后来也曾经试着用这样的方式去接引学人，最后都被骂跑了。只能回头还再讲一些经典、禅戒、规矩，慢慢地又有一些人来求学了。甚至连太上感应篇都讲了，没有办法，我这一降降了好几个台阶。

**山僧此日以常侍坚请，哪隐纲宗？**

我们看祖师示现的都是非常孤傲的禅风，但又可以瞬间入世，对于人情世故的把握显得非常纯熟。每一个祖师都是非常地洒脱，完全地独超物外，根本不会对世间有任何的留恋和执著，但是一旦遇到要弘法利生，要利益大众，要接引大众，他们又非常平易近人，鞠躬尽瘁，完全地投入，不会吝法。

临济说：山僧今天因为王常侍非常诚恳地请求，我怎么能再这么矜持，隐藏祖宗门下的智慧，不给大家开示呢？

**还有作家战将直下展阵开旗么？对众证据看！**

我第一次看临济语录的时候，看到这句话我就懵了。这啥意思啊？平时我们看经文，看祖师开示，都是什么众生都有佛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的本性不增不减，不来不去，都是这些理数上一看就明白的。什么三界混起，同归一心，众生诸佛，唯是一心等等，都是这些。我们学惯了知解的东西，看到实修实战的东西完全不习惯，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祖师的开示，就是去寻找理，去思惟义理，很容易就掉进知解中。

还有作家战将直下展阵开旗么？原来这是禅宗修行和问法的一个特点，是禅宗祖师上堂特有的风格。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什么还没开示，一上来就说，你们在座的有没有真正的作家，有没有真正明白的人，上来跟我论一论。有挑战的意思。就像比武似的，往擂台上一站，说：你们谁有本事谁上来，我来挑战你们。

你看，禅宗多么犀利，一上来就挑衅。我们平时说诸法无诤，不要辩论，到了祖师这里就不是这样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观念能约束的了他们。祖师与学人之间的论战，是为了激发学人，让他们直接开悟。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断常坑。

这个‘对众证据看！’是一种自证的说明。比如这个人说他开悟了，你说开悟了不行，你得亲自证明你开悟了。而且你只对我一个人讲不行，没有压力，咱们要敲钟鸣锤，把大众五百人七百人集合起来，对着所有人讲。所有人集合在一起，你给大家讲，你是怎么开悟的。明眼人一听就知道你是否真的开悟。

下边可以随便有人向你提问，勘验你。对着无数人来说出你的悟处，这叫对众证据看。不要说我开悟了，偷偷摸摸地找师父，师父，你给我验证一下，说话都很紧张，嘴唇都发紫，整个脸都变形了，那离开悟还远了。平时跟师父接触的可能比较多一点，不害怕面对师父。突然之间底下几百人上千人，这一下腿哆嗦了。“哎呀，我今天先不讲了，我回去再温习温习我的悟处，我今天悟的有点不确定。”哈哈哈。就是让大众考验他，给他形成这样一种严肃和紧张的氛围，施加一些压力给他。看看他有没有真正的悟处，有没有自信。如果他还能够继续潇洒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悟处，说明他的悟处是比较深的。这叫对众证据看！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便喝，僧礼拜。师云：这个师僧，却堪持论。**

这时有一个僧人站出来了。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便喝。这个喝，我们没法身临其境去想象临济这一喝声音有多么响亮，‘喝！（超大声）’，哈哈哈，来一嗓子，大家都跟着我来一嗓子：出去！

僧一问如何是佛法大意？临济便‘喝！’用喝来回答他。临济这一喝，僧立刻就礼拜。

临济禅师云：这个师僧，却可以跟我说道说道。僧人一问如何是佛法大意？临济一喝，僧人立刻礼拜，连想都没想，你在那儿一想就完了，一喝赶紧礼拜。然后临济就说：这个小僧，却堪持论。有点那么个意思，听我一喝，立刻就跪那儿了。可能有的学人还不太懂，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一喝，僧人就立刻跪那儿了？就得到了临济的认可。这个你好好参一参，我给你形容当时这个情景，需要参的地方留给大家，不给大家说破。

**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

这个时候又有人问，当然也有可能还是前面那个僧人：“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问问题的人文采挺好的，他用两句比较工整的话来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唱的是谁家的曲儿，您承嗣的是谁家的法脉，说白了就是您师承于谁？

**师云：我在黄檗处，三度发问，三度被打。僧拟议，师便喝，随后打。**

临济就说：我在黄檗先师那里三次问问题，三次被打。

这个僧刚要一想怎么应对临济禅师，师便喝，随后打。喝的同时，加上打。这个打我们也不用知道是拿香板打，还是拿棍子打，还是直接上手。我也经常打学人，一般都是打脑袋，这个习惯挺不好。学人本来就傻，再打就更傻了。

**云：不可向虚空里钉橛去也。**

临济打完就说：“不要在虚空里钉橛。”不要没事儿找事儿，睁眼说梦话。

**有座主问：三乘十二分教，岂不是明佛性？**

座主就是专门讲经说法的法师。过去有很多有名的法师，比如智者大师，比如澄观国师，比如说神秀大师。这些法师很多都是寺院讲经堂的座主，也就是主要的讲法之人。灯录里记载了很多的座主，有讲金刚经的座主，有讲楞严经的座主，有讲华严经的，讲法华经的，讲涅槃经的，讲楞伽经的，讲维摩诘经的，很多很多。

他问：世尊所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典难道不是在开示佛性吗？言外之意是，既然经典里有讲过佛性，为什么还需要禅宗呢？经典里边已经在开示佛性了，已经在讲明心见性了。既然如此，还要禅宗干嘛？

**师云：荒草不曾锄。**

临济回答：荒草都长满了，从来都没有除过。这是一句转语。不明白的人，在这里就会露怯，他一定会解释这句话。比如他会说，你自己的烦恼还没除，说什么三乘十二分教岂不是明佛性？问话的僧人没听明白，所以他才接着问。

**主云：佛岂赚人也？**

佛难道会骗人吗？如果说三藏十二部里边并没有讲佛性，那佛讲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他难道会赚人吗？

**师云：佛在什么处？主无语。**

临济说：佛在哪儿了？座主一听，就无语了。

以心意识知解佛法的道理是我们的一个惯性，我们很容易去知解。如果有人问，如何是佛？我说：今天天气大好。他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有座主问：三乘十二分教，岂不是明佛性？师云：今天天气大好。我明明问的是经典岂不是明佛性，他却回答我今天天气大好。这是什么意思？又去琢磨了，那就完了，当面就错过了。

学人问：佛岂赚人也？师云：佛在什么处？这里临济并没有回避他的问题。所以祖师应对学人不会用一种方式，不会执着转语或转身，有时会直接给你讲出道理来。

这里临济就说：佛在哪里呢？就是告诉学人，佛也是你的妄想。根本就没有佛，说什么佛赚不赚人。如果这些问题明白了，就不再执着三乘十二分教明不明佛性了。座主当时就沉默无语了。

**师云：对常侍前拟瞒老僧，速退！速退！妨他别人诸问。**

临济禅师说：今天你休想在常侍面前骗老僧，那是不可能的。赶紧退下，不要妨碍别人来问问题。

禅师不会顾及学人的面子，不会像其它法门那样哄着你，怕你伤自尊，而是直接指出你的不是。这里又完全不会顾虑人情。

**复云：此日法筵为一大事故，更有问话者么？速致问来。你才开口，早无交涉也！**

临济禅师这么一说，大家也都不敢问了，半天没人讲话。

临济自己就说：今天大家聚在一起，都是为了见自本性，出离生死这一大事因缘。《法华经》里讲到，诸佛世尊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谓开佛知见，示佛知见，悟佛知见，入佛知见。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就是佛法里所指的一大事因缘。

你才开口，早无交涉也！你一问，早就错了十万八千里。

好多人来参学，都想问我各种问题，我几乎都是直接打断，这其实是一种手段。不是说你问我问题，我给你解答，就是好事。你问我问题，我走开了，这是最高明的回答。只是很多人听不懂。

你在道场也好，在家也好，三年不问任何问题，就有那么一点意思了，修行就到门边了。这样做，为的就是训练我们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好好地牧牛。你记住了，你所有的问题都是妄想，都没有意义。祖师也好，师父也好，给你讲得再清楚，都没有意义。那只会激发出你更多的问题。因为你问问题的心就是一种习气，就是一种意识心，就是无明，是生死的根。我们无始劫以来就是被这个问问题的心给蒙蔽了。不问问题，你该干嘛干嘛，去扫扫地，去洗洗菜，哪怕去听听鸟叫，坐那儿打个盹儿，干哪样儿不比你问问题舒服。问问题，就会被骂。

**何以如此？不见世尊云：法离文字，不属因，不在缘故。为你信不及，所以今日葛藤。恐滞常侍与诸官员，昧他佛性，不如且退。喝一喝云：少信根人，终无了日！久立，珍重！**

法离文字，不属因，不在缘故。这是维摩诘经里的经文。我们看六祖大师讲法，黄檗禅师、达摩祖师的开示，他们经常引经据典，但有时候你又找不到原文。他们会把原文变一两个字，这就叫自在。有些人认为，你要敢动经典里的字，就是大逆不道，罪恶深重，要堕地狱。佛经你怎么敢乱改呢，你是何许人物。学法之人太执著佛讲的东西，把文字奉为神明，丝毫不敢违背，经典文字反而成了一种束缚。

所以法离文字。真正的实相之法是没办法用文字来表达的，不属因，不属缘，实相超越了因缘。

因为你信不及，所以我今日说一些文字葛藤。如果我一直用棒喝来接引你，你听不懂。所以我不得不讲一些废话。

恐滞常侍与诸官员，昧他佛性，不如且退。担心讲的都是废话，耽误了常侍与官员们的宝贵时间，不如大家该干嘛干嘛去。昧他佛性，就是讲半天也只是骗你们而已，不如大家就早散了吧。

我们看临济禅师整个上堂的开示，没讲几句正文。可能有些人想听一些他心目中的佛法，在这段开示里边一句也没有，这怎么就退了呢？

喝一喝云：少信根人，终无了日！久立，珍重！没有信根的人，一阐提，总是在意识里打转，没完没了，总在文字上黏着，总是去知解，何有出期。大家好好保重，散会！

**师因一日到河府，府主王常侍请师升座。时麻谷出问：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师云：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速道！速道！麻谷拽师下座，麻谷却坐。师近前云：不审。麻谷拟议，师亦拽麻谷下座，师却坐。麻谷便出去，师便下座。**

河府就是当时官员办公的地方，还是王常侍又请师升座讲法。

麻古禅师是马祖的弟子，按照辈分属于临济的师爷，当时年纪应该蛮大的。麻古出来就问：“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师云：“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速道！速道！”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之后，临济原话给他回过去了，加了两句“速道！速道！”让麻谷赶紧说，赶紧说。这是一种逼迫，是禅门祖师之间经常用的勘验他人的手段，就是不让对方有思考和拟议的机会。往往在这样的情境下，才能勘验出对方是否真的悟了，有时也能逼迫学人言下大悟。本来是麻古问临济“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反而让临济把问题又推回去，反被动为主动。

我们在寺院都看到过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佛像上有很多手，每一个手上都有一个眼。麻古问：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哪个眼是正眼？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一般人没办法回答。但他问到临济的时候，临济反问他：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速道！速道！不要小瞧这个反问，一般人被别人问问题，都会顺着别人的问题思考，忘了可以反问回去。如果是问我们，我们当时就傻眼了，哪个是正眼啊？本来吃着玉米棒子，喝着茶，聊着天，有人过来：“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我们的意识心一下就进去了，一下子玉米也忘了，茶也忘了，水果糖果花生全都扔一边儿了，直接就蹦到问题里边去了。以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一问，还真是个问题啊，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你这一拟议，就错了。

临济没有被这个问题骗，把问题还回去了，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你来告诉我一下，赶紧讲，不要说慢了，说慢了我打你。

麻古也很厉害，麻谷拽师下座，麻谷却坐。临济这回碰到对手了，就像武林高手一样相遇。临济说：速道！速道！麻古反应非常迅捷，一下子就把临济从法座上拽下来了，他自己坐上去了。你拽我，没关系，随便。临济虽然被拽下座位，但依然很从容。

这个时候，临济走近前去，很温柔，很淡定，很镇定地凑到麻谷跟前儿，说了一句“不审”。这个是有后手的，只是显现出一种缓和的氛围来。师近前云：不审。这个‘不审’是说，我不知道您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有陷虎之机，临济怎么会不知道麻谷什么意思呢？我慢慢凑到你跟前，说，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坐我的座位。其实我是有后手的，只要你稍微不注意，我的后手立刻就出来了。

麻谷拟议，刚一动念，师亦拽麻谷下座。如果我直接把你拽下来，好像很粗鲁，显现不出我的智慧和禅机。我中间先有一个小停顿，先说一句不审，骗你一下，麻古拟议了一下，就被临济夺回了先机。

这里我们看到禅师之间过招，眼疾手快。这些手段都是考学人的灵敏性，佛性的妙用，看谁更机敏，更不会被意识头脑里的那些观念所束缚。我们看一些体育项目，比如拳击比赛，高手之间过招是非常灵敏的，你这个拳头还没出来，我就得知道向哪边闪躲。祖师之间打禅机的时候也是这样。

师却坐。麻谷便出去。临济禅师把麻谷拉下座后，他坐了下来。麻谷也没有觉得有多不堪或狼狈，直接就出去了。麻古也没有拖泥带水，没站在那儿跟你讨输赢，直接就走了。师便下座，临济也下座了。

这是麻古和临济之间的一个对机，非常精彩，没有说什么败啊胜啊。最后虽然是你又给我拽下来，我很洒脱就离开了，没有恋战，没有在那儿黏着。

**上堂云：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从汝等诸人面门出入。未证据者看看。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位真人？师下禅床把住云：道！道！其僧拟议，师托开云：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便归方丈。**

上堂就是聚众开示：赤肉团上有一位无位真人。我们的四大肉身上住着一个无位真人。一说无位真人，有人就想了，这就是佛性，佛性常从我们五根面门出入，这个我懂。

未证据者看！看！还不明白的人用心听我说，好好看看这个无位真人。

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位真人？这个时候有个僧人出来问：“什么是无位真人？”师下禅床把住云：道！道！临济下了禅床抓住他就问：“道！道！”你赶紧说什么是无位真人？你问我无位真人，我让你说什么是无位真人。其僧拟议，这个僧刚要一讲。师托开云，给推一边去了，说：“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前边刚讲一个无位真人，好像要讲佛性，立刻就否定了。禅师自己刚立了一个东西，自己就把他给推倒了。自己刚说了一个确定的东西，立刻就扔一边儿上去了。这就是祖师的智慧和特点。

但是我们一听无位真人，很容易就掉到无位真人的概念里。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无位真人就是我们的自性，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本性，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个早就不是了，早就错了。

临济禅师说完，便归方丈。

祖师的东西其实是要大家在平时生活中时常地去运用。讲出来的东西已经不是那个意思了。最精彩的地方，早就过去了。真实之义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但是我们通过学习，通过讲解，我们可以把当时的情境给大家呈现出来，让大家能够尽量地体会到禅宗教法的特点。这也是我们学临济语录的目的，当然有些地方该讲还是给大家讲，尽量给大家交代清楚。

临济语录讲记第二讲

**上堂，有僧出礼拜，师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头好。**

临济禅师是以喝闻名天下。一提起禅宗祖师接引学人的手段，我们就知道德山棒，临济喝，赵州茶，云门饼。临济禅师的喝很有特点，是动不动就喝，随时随处都会喝。其实早期马祖也用喝，他的一喝，让百丈三日耳聋。喝就是大叫一声，往往就在你陷入思惟，胡思乱想时，这么一喝，你就突然有所醒悟。

上堂就是给大众开示的时候，大家都聚齐了，临济禅师坐在法座上边，准备给大众开示。这时有一个僧人出来礼拜，临济就大喝一声。礼拜的僧人说：“老和尚莫探头好。”临济虽然大喝一声，僧人并没有被临济所骗，说了一句：“老和尚莫探头好。”他说，老和尚，你不要探头露尾，我已经逮到你的了，你不要得意。

**师云：你道落在什么处？**

你说我探头露尾了，你抓住了我的不是。你说说，我过失在哪儿？

**僧便喝。**

这个僧人也挺厉害的，学到了临济祖师的真传。临济说，你说说我落在什么处？僧便喝。很像临济的风格。因为临济经常用喝来接引学人，导致他的很多弟子也都学着师父喝，也是动不动就喝，随时随地使用喝。有一次临济急了，对弟子们说，你们若不能回答出我的问题，以后不要喝。

僧人喝过之后，临济和这个僧人的对决就结束了。虽然临济也喝，僧人也喝，临济后边就没有下文了。不像我们平时探讨一个问题，或者争论起来，没完没了，非要在气势上把你压过去。

**又有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便喝，僧礼拜。师云：你道好喝也无？僧云：草贼大败。师云：过在什么处？僧云：再犯不容。师便喝。**

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僧人出来问：什么事佛法大意？临济继续喝，僧人便礼拜。临济便说：你道好喝也无？你说说我应不应该喝你？我喝的对不对？僧云：草贼大败。这个僧人挺厉害。喝了就喝了，还问应不应该，别想骗我。僧人没被临济这个问题所骗，直接说：草贼大败！这样的话都是祖师们经常讲的，弟子们学会了也会拿过来用。这个时候好像是僧人占了上风。临济前面问，你说我喝得应不应该？僧人没有顺着他的话头去接，而是直接说：草贼大败。临济就说：过在什么处？僧云：再犯不容。败了就败了，还在这儿垂死挣扎，只能败得更惨。所以叫再犯不容。这个僧人挺有意思，跟临济之间的互动非常紧密，非常流畅。最后临济也没办法，只能喝。

**是日两堂首座相见，同时下喝。僧问师：还有宾主也无？师云：宾主历然。师云：大众！要会临济宾主句，问取堂中二首座。便下座。**

这一天东西两堂的首座相见，同时喝。僧问临济：两位首座同时下喝，有没有宾主？临济说：宾主历然。宾主很清楚。临济说完，对大众说：大家要会临济宾主句，去问两位首座。便下座。

临济虽然回答了僧人的问题，但似乎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弄得我们看临济语录总会觉得一头雾水。尤其第一次读临济语录的人，看到他们一会喝，一会儿拽，一会儿打的，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如果你明白了他们之间到底在干嘛，知道他们的用意，就开悟了。这是需要多年修行功夫的，还有你的见地要透彻，你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做。

**上堂，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便打。**

上堂，僧人问：“什么是佛法大意？”禅宗学法的人，他们见到祖师问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或“如何是佛？”“如何是佛法大意？”我们看临济祖师怎么回应的。师竖起拂子。

竖起拂子在马祖和百丈的对话里我们看到过。

百丈参马祖，侍立次。马祖目视绳床角拂子。百丈曰：即此用，离此用？祖曰：汝向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百丈取拂子竖起。祖曰：即此用，离此用？百丈挂拂子于旧处。

拈锤竖拂是禅宗祖师经常用的手段。你问我怎么修行，我把这个木棒拿起来。这个椎有时候是敲木鱼的椎，有时候是打板的椎。古人经常用拂子、木椎作为法器、工具，用它们赶苍蝇，不听话拿拂子抽你一下。大家不要小瞧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一举一甩，可能有的学人当下就开悟了。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便打，这一来一回如行云流水一般。

**又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亦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亦喝。僧拟议，师便打。**

又有一个僧人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亦竖起拂子，临济又把这个拂子举起来。僧便喝，师亦喝。僧拟议，师便打。

**师乃云：大众！夫为法者，不避丧身失命。**

临济禅师说：夫为法者，不避丧身失命。这里有鼓励大家问法的意思。请法和问法不要怕这怕那，不要怕被我打，担心没了面子。

六祖大师去见五祖，五祖让他去舂米作务。因为六祖个子比较小，过去舂米要把一个大石头弄起来，再砸下去，才能把米舂好。但是六祖因为个头小，劲儿也不是很大，所以就在腰上绑了一块石头，这样体重就增加了，再去按这个舂米的器械就能把它压下来了。五祖有一次看到他绑个石头舂米，就赞叹他：“学法之人，为法忘躯，应当如是。”有的人可能会想舂米和学法有什么关系？舂米就是学法，做事就是修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只有诵经、坐禅是修行，做事就不是修行了。在做事中能更好地修行。

不要小瞧舂米这件事，把米舂好了，就能成就。我们自己问问自己，一天之中，有多少时间能非常专注地重复做一件事情？长时间重复做一件事情，特别的安住，没有任何的烦恼，没有妄想，能够安住在这件事情中，这是最棒的、最有力的修行。为了做好当下的事情，付出很多精力和时间，这就是为法忘躯的精神。

二祖去见达摩，达摩最初并没有为二祖讲法。其实不是达摩不想教他，就是想考验他，看看他求法的心是不是真诚和迫切，是不是能够为法忘躯。所以二祖在达摩祖师的洞外站了一晚上，雪都过了膝。达摩祖师还是没有轻易地传授他佛法。最后二祖断臂求法，这个时候达摩说：既然你能够这样为法忘躯，就可以得法。我们看古人为了求法，真的是能够做到为法忘躯。

夫为法者，不避丧身失命。我们在求法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障碍，我们要反思一下，为了求法，我们愿意牺牲世间的利益和乐趣吗？我们能不能做到为法忘躯？

临济鼓励大众，为了求法，要敢于问法，敢于出来，不要怕被打被骂。为了面子，不敢出队，这样是得不了法的。

**我二十年在黄檗先师处，三度问佛法的大意，三度蒙他赐杖，如蒿枝拂着相似。**

临济祖师讲他二十年在黄檗处，三次问佛法大意，三次被黄檗打。临济来黄檗处学法，前三年什么也没问，也不知道问个什么。不是说什么都懂了才不知道问什么，而是自己稀里糊涂，不知道要问什么。陈睦州尊者，也叫陈尊宿，他怂恿临济去向黄檗问法。没想到问了三次什么是佛法的的意，三次被黄檗打。有的灯录里记载最后一次临济就开悟了，有得地方记载黄檗把他引到了大愚禅师那里，在大愚那里开悟的，这都不重要。一般的记载是在黄檗那里三次问法，三次被打，最后一次开悟了。

如蒿枝拂着相似。被打时的感觉，就像荆棘条上的刺刺到身上一样疼。说明黄檗下手打临济一点没有手下留情，打是真打，疼也是真疼！

时代不一样了，今人很少有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棒喝和打骂的。古人为了求法可以丧身失命，现代人你还没打他呢，棒子刚要举，他就吓得不行了。过一会儿再找人，人早就跑了。

现在这个时代带徒弟，就得像哄幼儿园小孩一样，得慈悲喜舍，得爱语布施同事利行，得用软语。如果你拿棒子打他，他不敢跟你学。临济在黄檗那里为了求法，不怕挨打。被打了三次，每次都很疼，但是他没有被吓到，没有退缩。如今过了这么久，他还很怀念被自己的师父打的事。

**如今更思得一顿棒吃，谁人为我行得？时有僧出众云：某甲行得。师拈棒与他，其僧拟接，师便打。**

如今我非常想念那顿棒，想再吃一顿棒。过了这么多年，我非常怀念先师打我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是被打开悟的，今天谁能替先师再打我一顿？祖师这样讲，你要是当真了，就是犯傻。

这个时候有个缺心眼儿的僧人，出众云：“某甲行得。”枪打出头鸟，他非要探出头来。师拈棒与他。我们看什么叫禅师，什么叫祖师。我把棒子给你，就让你打我了？那可能吗？有这么傻的祖师吗？祖师多灵啊，都是人精。假模假式拿棒子给他，其僧拟接，这个僧人刚要一接，棒子一下就打过去了。你还想打我，看棒！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待人接物也这么灵敏，这么手疾眼快，反应这么迅捷，你一定是个活脱脱的禅师。好好珍惜自己，不要糟践自己，千万好好活着，将来见人就打。

**上堂。僧问：如何是剑刃上事？师云：祸事！祸事！僧拟议，师便打。**

上堂的时候，僧人问：什么是剑刃上事？剑刃上事形容这个事很险峻，很危险，一般指修行上最难的地方。

比如说牧牛的时候，才起一念，就要察觉，就能转念。看不到这一念，就会掉进烦恼里。比如说在跟其他人打禅机的时候，稍不注意，就掉到对方的坑里。比如面对生死时，面对病痛时，面对境界的考验时，你透不过去。或者面对这些境界，你非常痛苦，非常恐怖，就像踩在刀刃上一样。比如什么是禅病？什么是四相？怎么离四相等等。面对这些事情，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非常危险的，稍不注意，就会犯错。

修行的困难，每一个学法人都有自己的一些体会。我们这一路修行，坎坎坷坷，跌跌撞撞，绕了很远，摔得浑身都是伤，满目疮痍，修了十年二十年也没修出个所以然来，修的百孔千疮，身体也好，心灵也好，到处都是苦，都是伤心，还是没有开悟。所以把这个事情形容为剑刃上事一点也不为过。

佛陀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修行人在做功夫的时候，就好比如一个犯人被判处死刑，国王打算赦免他，但是有一个条件：犯人要端着一碗油从东城走到西城，这碗油很满，一滴都不能洒，就赦免他。这个犯人本来一点存活的机会都没有了，突然有这么个机会，他肯定会很珍惜。他端着这碗油，从东城走到西城，在走的过程中，城里有很多人，有杂耍的，有卖艺的，有说笑的，有美女，有各种怪异的现象，他都不会去关心。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碗里的油，他的全部的注意力都在这碗油上边。他从东城走到西城，一滴都没有洒掉，最后就把他放了。

修行和牧牛也是这样，要全身心地投入，要善护念，就像在剑刃上走路一样，要非常地专注和用心。如果你不认真的话，随时都可能犯他苗稼，被鞭笞，就会自寻烦恼。

在做功夫的期间，一定要非常专注，非常用心，要绵绵密密地去护念，去牧牛，这样才能在一定时间内快速长养出定慧之力。不然的话，做一会儿功夫，放逸一会儿，功夫永远也养不成。这就是为什么古人用剑刃这个词来形容修行。

僧人问：如何是剑刃上事？也是想让临济祖师给讲一下修行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修行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大家都说开悟难，保任更难，到底难在哪儿？我们看临济怎么回答的，师云：祸事！祸事！你问我剑刃上事，我告你祸事。这个僧人就听不懂了，怎么叫祸事呢？剑刃上的事不是一个非常急迫的事情吗？不应该是大家都要注意的事情吗，怎么就变成祸事了呢？僧拟议，师便打。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出教下和宗门修行最根本的区别。法师会用语言文字给你讲道理，告诉你什么是剑刃上的事，什么是修行中最难的事，哪里是最危险的事，怎么去避免。但在禅师这里，这些全都是妄想，都是祸事。

**问：只如石室行者踏碓，忘却移脚，向什么处去？师云：没溺深泉。师乃云：但有来者，不亏欠他，总识他来处。若如此来，恰似失却；不如此来，无绳自缚。一切时中莫乱斟酌，会与不会，都来是错。分明如此道，一任天下人贬剥！久立，珍重。**

有人问：石室行者踏碓，忘却移脚，心跑到哪儿去了？行者可能指六祖，也泛指长期在寺院修行的在家人。踏碓就是舂米。忘却移脚。踏碓是要用脚蹬石头向下压的，忘了移脚，很有可能是在打妄想。行者本应该动脚的时候，忘了动脚，当时在想什么呢？是不是走神了？是不是打妄想？

学人问了这样的问题，这是个好问题。一般只有明白人才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当然有的人也是从祖师那里听到这样的问题，拿过来问别人。

师云：没溺深泉。临济回答：淹在深泉里边。临济并没有说为什么淹在深泉里，也没解释淹没在深泉里是什么意思。他只是说：淹溺在深泉里。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就不懂了，就会想没溺深泉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一念迷了，比如说进入烦恼了。这个都是我们妄想出来的，临济只是说了一个没溺深泉。

师乃云：但有来者，不亏欠他，总识他来处。临济禅师说：只要有人来问我问题，我都不会亏欠于他。亏欠他有被他欺瞒的意思。也就是说，不管谁来，问什么问题，休想欺骗我。我总识他来处。他还没张嘴，我就知道他的修行境界。祖师都是非常机敏，智慧，灵动的，不一定听到你讲什么才了解你，有时看你的表情，看你的眼神，看你的动作，就知道你的心境。

禅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心不会住在任何地方，也不会被任何境界所骗，所以他才会活泼泼的，碰到就转，才能做得了自己的主，不会被境界带走。

不管你问什么问题，一开始我可以先顺着你，但是你休想把我带进幻相里去。我可以陪你演戏，可以随时跟你对答，但是我能随时从你的问题里出来。也能随时给你设一个陷阱。你想骗我是不可能的，我骗你随时都有可能。

若如此来，恰似失却。如果你这样就问，正好就错失了。不如此来，无绳自缚。你带着一个知见来向我这里问法，我能立刻识破你。如果你心中什么知见都没有，空着心来，但你还有一个空见在，我还是能识破你。那样，你自己就把自己绑在那儿了。祖师说话一上来就在两边把你堵死。

严阳尊者初参赵州，问赵州云：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师云：放下著。尊者云：既是一物不将来，放下什么？师云：放不下，担取去。就算你有个一物不将来，也要放下着。你还有个空在心里放着，也是无绳自缚。空是对治执着的。本自无执，何必用空？

大家今天可以问我问题。问要挨打，不问也挨打。师父，我们问也是挨打，不问也是挨打，那我们到底是问不问啊？明摆着就是要打你，还问。如果你有智慧的话，扭头就走了。只要你还站在那儿想，肯定就要挨打。

德山示众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道得道不得，总要打你三十棒。在祖师面前，就是逼得你一点退路都没有。

一切时中莫乱斟酌，会与不会，都来是错。一切时中，只要你不好好待着，拟心动念，胡思乱想，不管你会还是不会，都是错的。我有时候就跟大家讲你就老老实实待着，看谁待得住，不无事生非，谁就能有大成就。但是人就是不老实，他没办法老老实实待着，他总要搞些事情。老老实实待着就如热锅上的蚂蚁，他闲不住，非要干点什么。人坐那儿一小会儿，就受不了了。念头一个接一个，想法翩翩起舞，很难坐在那儿休息。简简单单活着是最难的事。人的心总是闲不住，到处乱撞。念头带着他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停不下来。所以修行只要你一切时中莫乱斟酌，不要去讲会，也不要讲不会，方有少分相应。你安住不了寂寞，耐不住无事，一起心，一动念，早错了。

分明如此道，一任天下人贬剥！我讲的很明白，你们可以随便来找我论法。我在公众号上写文章，每篇后面都会有很多评论。我偶尔看一看，也不去回复他们，随便你们贬剥，随便你们评论。

久立，珍重。这个久立有点反义词的意思，你们不用站这儿站这么久，该干嘛干嘛去吧。大家各自珍重，各自护持。

**上堂云：一人在孤峰顶上，无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头，亦无向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不作维摩诘，不作傅大士。珍重！**

上堂云：一人在孤峰顶上，无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头，亦无向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临济问过这个问题后，自己回答到：不作维摩诘，不作傅大士。

大家认真地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宗门公案式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一出来，就会形成一个公案。在这样的问题前，你不可能回答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来，永远不可能。祖师设公案就是让你答不出，但是你非要找一个答案，那就没有办法了。你就掉进祖师挖的坑里了。明明不让你进轮回，你非得进，只能说明你傻。

一人在孤峰顶上，无出身之路。孤峰顶上，又高又险的地方，他上去了，前面没有路了，所以无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头，亦无向背。在十字街头的中间，哪个是正？哪个是反？这样的两个人，哪个是前？哪个是后？说不清楚。只这两句，就把大家弄迷糊了。这个就是考学人，问这样的两个人，一个在孤峰顶上，一个在十字街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八杆子打不着的两个人，完全没有可比性，问他们俩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你不可能知道。但是你非要知道。让你出来，你非要进去。这就是考你能不能直接出离心意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功夫，先别说出离的功夫，连为什么要出离都不知道。哦！修行原来是要出心意识。他不知道修行的关键是要出心意识，离心意识，直接出来，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不知道祖师这一门的特点是什么，又如何能做到呢？

你一问祖师这样的问题，祖师扭头回禅堂了。你还以为我哪儿得罪祖师了，他怎么不回答我问题呢？不是不回答你问题，早就回答你了，只是你不懂。你不会祖师的回答而已。一问问题，祖师随口给你来一句：你长得怎么恁么黑！你还以为祖师在那儿损你呢，其实不是损你，是你真黑。我不黑啊？黑！黑！

一人在孤峰顶上，无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头，亦无向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这俩人所在的位置就已经够纠结的了，又加上一句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两个人的处境都是不知道何去何从，还要比较他们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这就是成心迷惑大众的。祖师设了这么一个语境，来考验学人是否悟道。最后没有人回答，临济祖师只能自己回答：“不作维摩诘，不作傅大士。”

有的人就开始加注脚了：‘只做自己！’哈哈哈，临济要听见你这么回答，棒子一下就打下去了，让你做自己！明明告诉你不作维摩诘，不作傅大士，来个做自己。珍重！

**上堂云：有一人论劫在途中，不离家舍；有一人离家舍，不在途中。哪个合受人天供养？便下座。**

临济又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前边问题一样，非常地不可思议，除非你开悟了，否则一切人天大众、十地菩萨都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问佛，佛也不会回答。佛最多会对阿难说：我今天背疼，先躺下了。

有一人论劫在途中，不离家舍。这个人一直在途中，论劫就是被什么事阻碍了，或者可以理解为很长时间在途中，但是他却没离开家舍。这个人明明在路上被事情阻碍了，可是人却在家里。大家听听，这不是胡说八道吗。现在量子纠缠理论就是这样，一个人可以同时在厨房和卧室。有一个人明明离开家了，他又不在途中。我们物理世界呈现的相是，他要么在家中，要么在途中，他不可能同时既在家里，又在途中。有的人说，是他的法身遍一切处，或者是千百亿化身。这些回答都了不相关。

在家之外叫途中，你不在家里就应该在途中。可是这儿有一个人，在途中，却不离家舍。又有另一个人，离开了家舍，却不在途中。哪个合受人天供养？这样的问题，就是要把人逼疯，让你头脑裂掉，让你疯掉。公案就是这么来的，大家可以试着下一个转语。当时没有人回答得上来，临济便下座。

**上堂。僧问：如何是第一句？师云：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问：如何是第二句？师云：妙解岂容无著问，沤和争负截流机。问：如何是第三句？师云：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都藉里头人。师又云：一句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用。汝等诸人，作么生会？下座。**

这一段讲到临济禅法的三玄三要。临济禅法最大的一个特点，也是最不可思议、最难理解的地方，就是三玄三要。一句话里要具三玄门，一玄门里要具三要。很多人一听这个三玄三要都懵了。我曾经写过一篇三玄三要的公众号文章，能看懂的非常少。

这里的三句，也是禅宗悟后起用的三层境界。

上堂。僧问：如何是第一句？师云：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两句话的字面意思。所谓的三玄三要，不过是日用万行时，不生悟想时，正在悟中。一切时中，做一切事，正恁么时，处处得逢他，皆得默契。你刚一想这个心的时候，已经就不是那个心了。还没思考、还没动念的时候，就知道宾主，就明白了。在你还没落到文字名相概念之前，你就会了，这是在第一句下荐得。

第一句是最简单，也是最难的。第一念还未起时，就明白了。第一念生起而不觉，第二念第三念就出来了，心就开始编故事，就进入轮回了。还没有动念的时候，你就会了，就识破对方所设的机关，或者你就看到真相了，这是第一句。这是禅宗最快的禅机。为什么禅宗要从根本上修，从第一念上截断众流，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这样一讲，已经不是那个意味了。这样讲，只是帮助大家来理解临济总结后的三玄三要的意思，真正实证，要靠自己平日的修行和积累，和我讲的是两码事。我这一讲，也要拟心，也要付诸名字。别说我这样一讲，临济这样一讲，也不是那个意思了。所以他才把这几句话说得那么委婉，也是让大家自己去悟。

当你一解释这几句话的意思，这个心早就进入意识分别里了。但是这是方便，让大家来理解这个三玄三要。

问：如何是第二句？师云：妙解岂容无著问。你真正有了智慧，真正开悟见性的话，还需要有个人来问你吗？还会有任何问题能骗得了你吗？自己不可能再起一个问问题的心，真正的妙解根本就不需要有人问。妙解和无著形容两种智慧的心态，真正的解不需要问，真正的答也是无答。所以无著才是真正的问，无答才是妙答。经云：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无法可听，是名听法。

沤和争负截流机。沤和就是水上的泡泡，刹那生灭，形容很小的力量，很小的根器。争负截流机？它怎么能够承担得起截断众流的那种大力量呢。截流机是什么？是指香象踏河，截断众流的力量和根机，形容禅宗这门直指心性的手段。

香象是古代印度很尊贵很大的象，它过溪的时候一脚就把溪水截断了。形容大根机的修行人，在第一念上就能够截断众流，不是去断烦恼，而是烦恼不生，是名如来。不会流到第二念。真正的大根机的人，上上根机的人，他们的智慧和见地岂是小根之人能揣测和思惟的呢！以凡夫的心念去想他的境界，那是不可能的。证道歌里有一句话：象驾峥嵘慢进途，谁见螳螂能拒辙？大象不游于兔径，大悟不拘于小节。大象走过的路岂是小动物所能想象的。宗门修行的手段和方法不是学其他法门的人所能想象和承受的，所以大多数人一听说禅宗，就害怕了，别人还没说什么，他自己就退缩了。这就是沤和争负截流机。

小根小叶的人是没有办法来承受禅宗的手段的，所以很多人学不了禅宗，一是因为在禅师那里经常被呵斥、被否定，会听到一些违背传统佛教教义的东西，不能理解，无法信受。或者是给讲一些云山雾绕的东西，你听不明白，所以就心生退转。

问：如何是第三句？师云：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都藉里头人。很多人听到祖师讲，施为运动的就是自己的灵觉之性，不懂得去用，而是把知解的那个能动的当成佛性。我们看那个演木偶戏的人，木偶自己不会动，它动全靠后面那个摆弄木偶的人。不是木偶本身在动，是有一个人在摆弄它在支配它，所以它就动了。众生一切施为运动，见闻觉知亦复如是，都是本性在起作用。这样讲本身是没错的，但你不要落在这个道理上，而是要懂得运用自己的佛性，直用直行，用而不生用想，直接解脱。如果你只是把明白这个道理当成见性，还是在心意识中，没有真正见性。知道一切都是佛性在起作用，就像木偶能动是因为后面有摆弄他的人，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第三句。

既然第三句是自救不了，为什么临济禅师还要在这里提出第三句来呢。因为它是理上见性的依据。前两句也都不离这个理，只是所起的妙用程度和解脱自在的程度不一样。第一句是全体作用，第二句是当机作用，第三句是意识里的作用。

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什么是第一句，什么是第二句，什么是第三句。三句是三种开悟见性的境界，用处不一样，灵活性不一样，自在的程度不一样。第一句是最快的，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法，还没涉及到修行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悟了，就是在第一句下明白。如果你第一句就明白了，你会用了，可以做佛和祖师的老师。

第二句可以为人天师。在第二句下你会了，可以给人天当老师。第二句是哪些呢？比如涅槃经全是魔说，你听懂了。狗子无佛性，你参透了。这便是第二句下会得。第三句的境界你达到了，自救不了。为什么？因为你只是知道能动的是佛性，你还在知解中，还不会用。很多人都知道自心是佛，知道能动的能看的能听的就是佛性，行为跟不上，习气依旧，这样的见解，自救不了！

这三句从字面意思就知道他们的境界是不一样的。第一句境界最高，什么都没想时就开悟了。你站在师父边上，师父说：给我打盆洗脸水来。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完全无心的，学人一听，一下子就大悟了。这是第一句下荐得。祖师无心给你讲法，随便说了一句，给我打盆洗脸水来，你就开悟了。你第一句会了，就可以给祖佛当老师。第二句话，给你竖个拂子，给你讲一个麻三斤，你明白了，堪与人天为老师。你问我如何是佛？东山水上行，春来草自青，大河大流，小河小流，还要给你讲一句。这是第二句。这个时候不管我有没有说法的心，我给你说了一句。这是第二句。那如果祖师根本就没有那个心，你悟了，那是真正的无情说法，那是第一句。最后一句，第三句，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都藉里头人。这就是知解的境界了。能达到知解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好多人还不知道自心是佛，还在心外找佛。

一句语须具三玄门。每一句里又有三个层次，是更加地玄妙。一玄门里又具三要，有权有用。汝等诸人，作么生会？下座。

一个临济的三玄三要，难坏了绝大多数学禅宗的人。但是当你会了，它又很清晰，很简单，一点也不难了。

临济语录讲记第三讲

三玄三要是临济禅法最难懂，也最妙的部分。

上一会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三玄三要。先说三句语。第一句是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第二句是妙解岂容无著问，沤和争负截流机。第三句是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都藉里头人。这三句语被后人归纳为三玄门：所谓体中玄、句中玄、意中玄。每一玄里有三要。所谓三要，就是每一句里都有体玄、句玄和意玄，也有称初要、中要、上要，故称三要。

什么叫体玄呢？“体玄”可以理解为全体作用，直接起用。比如说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悟道，没有人给他讲法，他自己看到桃花就悟道了。香严智闲用锄子敲打石头，听到啪的一声，就悟道了。高亭简去见德山，在江上遥望到德山，还没面对面相见就悟道了。这都是体中玄。体玄对应着三玄中的第一句，最利根的人在第一句下就能悟道。句玄对应三玄中的第二句，意玄对应三玄中的第三句。同时，体玄里又有句玄和意玄，句玄里又有体玄和意玄，意玄里又有体玄和句玄。这样一来，就有更多的变化。

为什么体玄中有句玄和意玄呢？因为如果没有人开演示现的话，我们不会知道有体玄这个事情。有人开演，这叫句玄。我们理解了，这叫意玄。

句玄就是要把实相通过巧妙的手段，一般是通过转语和禅机描述出来，表达出来。句玄分两种情况，一种表达就是举锤竖拂，这是形体上的语句。还有一种是文字上的句玄，比如说讲庭前柏树子，狗子无佛性，这种表达都是通过文字语句来表达，大部分人看不懂，所以叫句玄。它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但注意，这里的语言文字不是通常的语言文字，它的真实之义不在文字的表面意思里，如果你依字面去理解，就无法领会祖师的意思。

句玄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形体的语句，一个是文字的语句。句玄已经有意地给你暗示给你表达了，会不会是学人的问题。为什么说第二句下会得就可以为人天作老师，因为它很妙，只有真正开悟才能懂。句玄是禅宗通常所用的手段，比如有人问：如何是佛？把这个净瓶拿给我。这是句玄。

什么是意玄呢？意就是直接给你开示了。比如说临济语录讲到能解听法的人，弄光影的那个人，就是诸佛之本源。血脉论里讲施为运动的，能听、能动、能说、能闻、能见的那个，就是自性。祖师所说即心即佛。六祖所说自心是佛。这是意玄。这是给你直接讲出佛性来。讲出来为什么叫意玄呢？因为就算讲出来，你也不会，你只是能理解，但你不会它的真实义。它的真实义是会用，是自证境界。意玄是通过理解，来达到那不可理解的。很多人就算知道即心即佛，还是不会用，说明还没有真懂什么是即心即佛，所以它叫意玄。讲出来，天下人都知道，但是用起来，还是没有几个会用。比如大梅去见马祖，问马祖如何是佛？马祖说：即心即佛。当时大梅一听就懂了，就会用了，从此就住山去了。这是真听懂了，这叫意玄。比如僧问临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临济说：若有意，自救不了。有的人一听就明白了，就知道解脱只是离心意识，他言下就会了，能直接做到离心意识。直接把实相给你说破，你也确实听懂了，也会用了，这叫意玄。

再比如六祖大师说：常应诸根用，而不生用想。洞山禅师说：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悟性好的一听，就明白了。庞蕴禅师说：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偕。这样的开示，直截了当，简单明了，学法的人听了没有任何疑惑，就会用了。

祖师给你把实相讲出来的时候，你要言下就去用，你要直接就去作用，所以意玄里边也有体玄，也有句玄。给你讲出来后，你不仅会用，也能表达出来，还要会给别人讲，所以每一要里都具三要，每一玄里都有三玄。

上面给大家讲了一下三玄三要里的体玄、句玄和意玄。每一个体玄里又有体、句、意玄，每个句玄里也有体、句、意玄，每个意玄里也有体、句、意玄，这就是三玄三要。如果你想更多地了解三玄三要，大家可以看我公众号（学山禅师）三玄三要的文章，有些人已经看了，说确实看不太懂。因为自己的见地还不清楚，修行功夫也没有跟上，所以看不懂是正常的。不要急，看懂三玄三要，并且能够完全使用出来，那是成佛做祖的境界了。大家实际的情况没到那个境界，当然看不懂。懂了也就自然到那个境界了，也就不需要再听法了。我们实事求是，接受自己的状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修行，别总想一口吃成胖子，别总想去追求一些不太现实的境界。我们先按部就班老老实实听经闻法，如理思惟，深入修行，给自己时间。时节因缘到了，再看祖师这些东西也就很清晰了。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学临济语录，学三玄三要，感觉一头雾水，像听天书一样就没有信心了，没有这个必要。

所有的事情都有时节因缘，都有一个过程。只要我们如说修行，会祖师禅是水到渠成的事。只要你平时用功，你的心歇下来，心上的执着和挂碍没有了，自然就通了。

**师晚参示众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时有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云：煦日发生铺地锦，婴孩垂发白如丝。**

这里介绍的是面对不同学人的四种禅宗教学手段。夺有破的意思，有否定的意思，也有不正常的意思。夺人是人不正常，夺境是境不正常。

时有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云：煦日发生铺地锦，婴孩垂发白如丝。煦日发生铺地锦，太阳光照射过来，地上一片雪白，就像铺的一层白布一样。早晨如果阳光明媚，从窗户里照进屋里，地上雪白一片，这样的境是正常的。这个是不夺境。

婴孩垂发白如丝，一个小孩披着白发，这样的人是不正常的。这是夺人。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人会吓一跳，特别恐怖，也就是说在人的身上没有这个现象，这个就叫夺人。

为什么会有这四种状态呢？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人境俱夺，人境俱不夺。这是祖师接引学人的四种手段和方法，你来向我问法，我给你讲四种情况，都是截断你的意识思惟，让你当下顿悟本性的。第一就是夺人不夺境，我给你讲一些生活中的事情，这个事情很正常，但是忽然加上一个违背人性的事情，你一下就懵了。就在懵的时候，是最接近开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你的心意识就断掉了。就在那个刹那，你能默契，就开悟了。我们可以借鉴禅宗灯录记载的公案和手段来讲这四种方法，大家就好理解了。

比如有僧来问禅师：一切众生有无佛性？禅师会讲：汝无佛性。我们都知道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但是这个禅师却讲汝无佛性。人肯定是有佛性啊，连狗都有佛性，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却说我无佛性。这就叫夺人。

什么是夺境呢？傅大士说：桥流水不流。正常情况下是桥不流，水流。但傅大士却说桥流水不流，这叫夺境。

僧问云门：如何是佛？云门云：春来草自青。这叫不夺境。归宗下有个僧人说自己悟了，归宗让他说自己的悟处，他说：尼姑是女人做的。这叫不夺人。

**僧云：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云：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

僧问：什么是夺境不夺人？人不去否定，人的状态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境却不正常。临济回答：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国王的命令全天下人都知道了，但是将军却在塞外远离凡尘，他不知道。明明是所有人都知道了，但是这个将军却不知道。这叫夺境不夺人。再举一个例子，会很好理解。

人在路上走，铁船水上漂。人在路上走，这个就没有夺人。铁船是不可能在水上漂的。这就是夺境。再比如经典里写到目犍连为了防止他的家族被害，用神通把他所有的家人放到一个瓶子里边，最后还是化成浓血。这个就是人境俱夺。人其实是没有办法放到瓶子里，也不可能化掉，这违背物理现象。但是佛经里，包括祖师会用这些手段启发学人。比如马祖说：待我一口吸进西江水即向汝道。这是夺人亦夺境。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

这四种境界都是特别妙的法，我们要了解它妙在哪里，它的作用是什么。否则，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祖师为什么这样讲。

**僧云：如何是人境两俱夺？师云：并汾绝信，独处一方。**

僧问：什么是人境俱夺？临济说：并汾绝信，独处一方。并汾是指并州和汾州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相邻，两地的人往来是很密切的。独处一方，各处一方，人与人不相来往。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这叫人境俱夺。这样的事让我们完全不能理解，所以叫人境俱夺。

再讲一个夺境的：我从青州买了一件布衫，重七斤。这个就很难理解了，布衫就是很单薄的衣服，有半斤重就足够了，最多也就一斤。他这件布衫重七斤，很难理解。学人不知道祖师为什么这么讲，这就是手段。

**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云：王登宝殿，野老讴歌。**

僧问：什么是人境俱不夺？师云：王登宝殿，野老讴歌。人境俱不夺，人与境都是正常的。我说了个最平常的事，学人一听就开悟了。或者他自己悟到，原来火苗是向上的，原来树根长在泥土里。王登宝殿，国王登上宝殿，每天要处理自己的事务。野老讴歌，农民在地里种地，樵夫在路上唱歌，非常快乐。大家互不干扰，世间呈现出一片非常宁静和谐的氛围。春来草自青，风过花落，人在屋檐下，静静听雨声，这些都是人境俱不夺。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都是最平常的自然现象，忽然有一天你大悟了，原来泥是土做的，这也是法身说法，根本没人说法，你就会了。

**师乃云：今时学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见解。若得真正见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胜，殊胜自至。**

临济禅师说：今时学佛法者，一定要有真正见解。如果有了真正见解，则能于生死中自在无碍，来去自由。不希求殊胜，殊胜自至。

修行要真正见性，才能解脱生死。真正见性，不能滞于知解，而是要会向上一路，有自证解脱的功夫，明了千圣不传的，会得了祖师禅，这样才能于一切境中得大自在，不再受业报身，不会再轮回了。这时的神通、智慧、福慧庄严，等殊胜之境，不求自得。嬉笑怒骂，运水搬柴，皆成神通妙用。这里的殊胜境界，大家不要认为只有神通、三昧才是殊胜境界。若见性，一切见闻觉知，言谈举止，皆名殊胜，皆是神通。

**道流！只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的路。**

道流是临济讲法时对学法人的统称。佛陀讲法时会使用善男子、善女人等称谓，六祖大师对大众称善知识。有的祖师称呼大众为“仁者”，有的称为“知识”，有的称“同修”。临济称大众为道流。道流听着很有禅的味道，很有特点。祖师的很多言论都很新颖，有原创精神。

只如自古先德，就像那些古代的大德们，他们都有出人的路。出人的路，也可以说是出格的路，超出常情的见地和方法。古人都有各自的神通本领，都会向上一路。这里所指的见地和方法，已经不是意识和知解所能达到的，所以叫出人的路，超出常人的路。从这一段开示到后边，基本上都是在讲三玄三要里的意玄了，是我们能听得懂的了。但是你不仅要能懂，还要会用。不会用，还是不能解脱生死。能把意玄表达出来叫句玄，会用叫体玄。

比如说施为运动的就是佛性，这是达摩大师讲的，你会不会用，你懂不懂。达摩要回印度了，让弟子们各述所学，前边几个都在讲，其实都是意玄，最后二祖直接礼拜，而没作礼拜想，这叫体玄。他顶礼，通过形体语言表现出来，有人一看就悟了，这是句玄。他会这个，才能去礼拜，礼拜本身就是体玄。但是他要礼拜，要表现，就是句玄。有人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这叫意玄。意就是付诸文字，要去想，要去理解的。

**如山僧指示人处，只要你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迟疑。**

山僧是临济对他自己的一个称谓。我今天给大家开示的内容，不过是为了让你不受别人欺瞒，不要有那些错误的见解，不要再执着那些虚妄的境界。不执着虚妄，就是不受人惑。直用直行，要用便用，不要有丝毫疑惑。一起疑心，就生想了，就住着了，就开始分别了。我这样对吗？疑惑一起，就开始自我评判。评判一生，烦恼就出来了。

**如今学者不得，病在什么处？病在不自信处。**

现在学法的人不能开悟见性，不能悟道，不能直用直行，他病在哪里呢？病在不自信处。这里的不自信，不是世间的那种不自信，而是不知道自心是佛，不信自心是佛，不信自己能做佛，不信自己具足一切神通智慧，不信自己本来是解脱的，不信自心是无修无证的。是这样的不自信，是修行人的通病。不自信就是不会用本性的意思，不懂得自己用出来的才是真正的佛法，不相信这个才是真佛，这叫不自信。

不信自己的见闻觉知、语言动作就是本心，是天真佛，真如佛。他不了解本心，不悟自心，就不会用本心，就无法自在解脱，就会被种种观念和妄想所缚。这叫病在不自信处。很多修行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卡住了，他被种种的观念困住了，不会自己作佛。你跟他讲施为运动见闻觉知是佛，他听不懂，也不相信。不相信就会怎样？就会心向外驰，起心动念打妄想，在那儿分别自心境界，画地为牢。

**你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转，被他万境回换，不得自由。**

如果你不信自己的本性是佛，不会直用本心，不知自己的施为运动、见闻觉知、六根对境都是我们本性的妙用，你就会忙忙地逐境生心，着相求法，越来越迷失。忙忙地就是很盲目的，稀里糊涂就去追逐境界了。去求心外之佛，去修有为之法，就被境骗了。

**你若能歇得念念驰求心，便与祖佛不别。**

如果把这念驰求的心歇下来了，妄心一歇，当下就跟祖佛一模一样，得大自在。其实成佛做祖最简单，就是妄心不起，便证菩提。就算起了种种妄念，不被它骗，也能立刻清净，还复本来。

**你欲得识祖佛么？只你面前听法的是。**

前两天我写了一些书签：昏沉掉举，皆是佛态；正拟议时，撞个满怀。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明白不明白，你要会那个能起明白和不明白作用的，那个才是根本，而不要迷到明白或不明白里。能起二法之用的不二之性，才是我们的真实本性。你面前听法的这个就是你的本心，它虽能具一切用，但是它什么都没有。

你的耳朵是不懂听法的，你的眼睛也不懂听法，是你的心、你的性才会起这个作用。耳朵本身是听不了法的，比如你睡着了，耳朵也在，为什么听不到别人讲话呢？所以不是耳朵听法，而是心听法。比如说你睡着了，其实是没有人说话的，但你在梦里也会听到声音，这个时候其实不是耳朵听，因为旁边没有人讲话，也没有声音，是你的心能听到，说明不是耳朵在听，是性在听，所以叫反闻闻自性。是自性能闻，自性能看，自性能知，自性能触。祖师告诉我们，最直截了当的修行和解脱就是直接去见闻觉知，不住见闻觉知，那是最妙的法。你想识得祖佛吗？想认识本性吗？你现在听法的就是。还有比这个更直接的吗？这就叫意玄，三玄三要里最好懂的，也最容易用的。我们每天都在用它。

哦！原来我们一直在找的自性，它一直都在，一直都在起用，我们甚至都不需要知道它，因为它一直都在。我们知不知道它，它都在用。现在听法的这个性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它无形无相，无大无小，不生不灭，了不可得。原来这个就是。但是“这个就是”不是让你思考的，是让你去用的。听不做听想，知道了就完了，不要再想它。

**学人信不及，便向外驰求。**

学人悟不到即心是佛，也不相信自心是佛，总被自己的妄念干扰，总是分别自心，认为别有一个佛可得。动不动就起个妄念又去找自性，又去思维自性。向外驰求就是思维分别，他不会用。

**设求得者，皆是文字胜相。**

就算你找到一个东西，捕捉到一个东西，那都是意识里的妄想，都是文字相。哦！我知道了！师父，我明白了！只要你还能形容出你知道的、你明白的，一定是你的妄想，都是妄念，都是名相概念。如果你真明白了，就直接走掉了。你真正会那个了，就不会有住着了。

**终不得他活祖意。**

所有能落于文字的概念，都是从意识心中知解出来的，不是自证解脱境界，不是活祖意。什么是活祖意？自证的能力，自己自在使用的法。从自性里升起来的妙用，是你真正领悟的东西。

**莫错！诸禅德！此时不遇，万劫千生，轮回三界，徇好境掇去驴牛肚里生。**

千万不要弄错了，各位禅德！不要把知解的佛性当成见性。如果你不能言下见性，又着相去找，万劫千生都会在幻妄境界里边沉沦，在虚妄的六道三界里轮回，只能去驴肚子里牛肚子里投胎。什么是徇好境啊？因为生时着相，贪着好境界，临终时还是贪恋好境界。投胎的时候你看不到牛和驴，看到的都是楼阁、树、水，都是漂亮的境界。以为是好境界，那都是你贪心所现的假相，贪心一起，直接就牛马腹里投胎去了。

**道流！约山僧见处，与释迦不别。**

诸位道友，我讲的和佛陀讲的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佛经里讲的比较含蓄，用种种善巧方便，把一乘法分别说成三乘，而我直接开示最上乘，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今日多般用处，欠少什么？**

今日六根所用之处，一点都不欠少，与佛无二无别。怎么见性？从作用上见。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闻香，在足运奔。我们日用万行中的见闻觉知，都是我们的本性。多般用处就是见闻觉知的作用，常应诸根用，而不生用想。这些作用欠少什么？佛能看，你也能看，佛能听，你也能听，佛能运动，你也能运动。见闻觉知才是真正的神通，而且不是修来的，是天生本自具足的。

**六道神光，未曾间歇。**

六道神光就是我们的六识。六识出入面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就算我们睡着了，在梦里，一样能见能听能跑能动，我们在床上也能翻滚，也会呻吟，也会笑，也会哭。这些作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离此作用，无处觅佛。所以三祖大师说：六尘不恶，还同正觉。

**若能如是见得，只是一生无事人。**

如果你有了这样的见地，会直接作用，而不生用想，那你修行就抓住了最重要的部分。这一生就不用学法了。行就是修，修就是行，故名修行。这一生可以做无事人了，非常自在，没有任何疑惑，因为你已经抓住了根本。什么事做了就过去了，不会住着了，不会在那儿起疑惑，功夫已经养成了。

**大德！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此不是你久停住处。**

大德，三界无安，生命无常，好好修行，早早觉悟，莫再贪恋世间。我们就像在火宅里一样，饱受烦恼之火的煎熬，而且随时都可能离开这个世间。如果你还没开悟，生死大事还没办好，要早点修行，早点觉悟。三界都是无常之法，我们的生命就像火宅一样，很快就烧掉了，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三界之中，只有轮回，只有受苦，所以这个地方不是你久停处。这是祖师慈悲，以无常之苦来警醒世人。诸佛不是总讲真常真乐真我真净，也会讲无常，讲八苦，这都是警醒那些不实修的学人。

什么是你久停处呢？当然还是这个地方，只是你要觉悟，心境要转变。重要的不是你在什么地方，而是你的心境。你来到这个世界，心转化没转化，心转化了，境就随着转了。原来叫娑婆，心转了，就变成净土。这是警戒学人要珍惜生命，及时办道，不要去追求那些虚妄颠倒、转瞬即逝的无常的东西。

**无常杀鬼，一刹那间，不拣贵贱老少。**

你不知道你过去生中造过什么业，也不知道今生能活多久，也许明天，也许今晚，也许十分钟后，可能你这个人就没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比比皆是，但是我们真的醒过来了吗？还是依然在大梦之中，执着梦中的一切，不愿醒来。

我们身边的人，亲戚朋友、家亲眷属都有离世的。我的同学，跟我年纪差不多，好几个都走了。村子里走的人也不少。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还能活很久，几十年一刹那间转眼就过去了，但是你开没开悟？你知道临终你去哪儿了吗？你有没有把这件大事办好？你知道你是谁吗？了却今生须努力，谁能累劫受余殃。

**你要与祖佛不别，但莫外求。**

所以只要你心不外求，就与祖佛不别。不外求就是能离一切相，离相就能见性。修行之理就这么简单，但是你要按部就班地去做，才能跟这一句话相应。不向外求，便能成佛作祖。

**你一念心上清净光，是你屋里法身佛。**

一念心上清净光，就是你干什么事儿的时候什么也没想，该干嘛干嘛，这就是法身佛。成就法身佛如此简单。“来！干杯！”，“今天天气有点热！”这是一念心上清净光，是你屋里法身佛。

**你一念心上无分别光，是你屋里报身佛。**

我们见到一切事情，也知道男女老少，也很清楚这个人干了什么，但是我们没有起评判心，没有起分别心，我们没有觉得他好他不好，也没有觉得自己怎么着，这叫分别一切法，不作分别想。这种智慧和功夫，是你屋里报身佛。你屋里就是指你自己的心里，你的心上，非是外境。我们看，法身佛、报身佛，是一个，都是无染无着，无分别的智慧，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善于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这就是报身佛，你有一切的作用，虽然能分别一切，但不作分别想，这是你屋里报身佛。

**你一念心上无差别光，是你屋里化身佛。**

我们会起很多念头，但都是真如自性起念，都是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没有消耗自己。所有的呈现都是圆满的，都是境体一如，都是相性一如。起心动念，思想行为，平等无二，这是你屋里化身佛。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意识和观念，还有种种行为，如果没有起评判心，没有生分别的时候，所有的呈现都是佛。

**此三种身，是你即今目前听法的人。**

这三种身都不离你当下听法的人，也即你的本心。我们做一切事情没起念的时候，就是你屋里的法身佛。你在做事情而没生做想时，没分别善恶，那是你的法身佛。我在发呆，我什么也没想，三界没现身意，那时正是你。这是你的法身佛。我们做一切事情，妙观察智，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没着相，没生烦恼，这是你屋里报身佛。我们每天要想事情，安排计划事情，要思维要思考，要组织语言，要说各种各样的话，这是你屋里的化身佛。都跟目前听法的人是一体的，都离不开目前听法的人。

**只为不向外驰求，有此功用。**

只要你心不向外驰，就会有这些功用。如果你着在外境的人我是非上，清净心就没了，无分别智就没了，烦恼就出现了。化身佛就变成了无量的烦恼。三身佛就被盖住了，既不得清净心，也不得无分别智，也不得妙用，因为着在了假相上，迷在了差别相上。明明是无差别智，着在了一个差别相上，烦恼就出来了。因为你向外求，所以不得三身的受用。心一回来，三身的作用一下子就出来了。

**据经论家，取三种身为极则，约山僧见处不然，此三种身是名言，亦是三种依。**

按照经论家所讲的三身，已经是究竟的真相了。但是按照山僧我来说则不是这样的，此三种身只是名相概念，亦是三种所依，皆是妄想。

法师们讲到三身，会迷在解释三身的概念上，以为那就是修行，把三种身当作终极真理，不知那只是意识和知解，与道了不相关。如果按照临济禅师的见解来说，三身只是引导大家去用的一个名相和手指。只要你脑子里还有一个法身报身化身的概念，就还没离法相，即便你立一个清净心的概念，也是相，是妄想。

识心的所依还没转。所以说三身也是依，是名相，是概念，是识心妄计出来的。

**古人云：身依义立，土据体论。**

古人说：法身也是依义而立的名相，净土是依体而施设的假名。所有的作用都是从体起用的，都并不真实。所以说万法唯心。

**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

不论是法身，还是净土，都是从文字而有，从意识而立，都是幻相，是光影，非是实相。真实法身，真正的净土不可思议，离一切心意识，是诸佛祖师自证圣智境界。一旦付诸名字，就成了假法。所以非有实法名为法身，名为净土。

**大德！你且识取弄光影的人，是诸佛之本源。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

大德！你要识取那弄光影的人，那才是诸佛之本源。一切处，一切境，一切相都是法性，都是你本心，都是佛法，都是大涅槃，都是你觉悟和解脱处。不要离开你的本心别求于法，别求解脱。你只要认识到那个弄光影的，生起名相概念的，施为运动的，起心动念的那个作用，那才是诸佛之本源佛性。

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要言下顿见真如本性，随时都可以回家，随时都可以开悟，随时都可以见性。所以学法求法，但无妄念，不离当处常湛然。不用挪一个脚步，就见性了。

**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虚空不解说法听法，是什么解说法听法？是你目前历历地，无一个形段孤明，是这个解说法听法。**

你的四大色身听不懂我说法，你的脾胃肝胆也听不懂我说法，虚空听不懂我说法。是什么听懂我说法？是你目前正在用的、从不间断的、没有任何形相、大小的灵觉之性，是它听得懂我说法。

临济直接为大众开示什么是自性。但是你不要去知解这个自性，要直接去听，去看，去闻，去触，直接去用它，而不要有住着。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用它，是它在解说法和听法。

**若如是见得，便与祖佛不别。但一切时中，更莫间断，触目皆是。只为情生智隔，想变体殊，所以轮回三界，受种种苦。若约山僧见处，无不甚深，无不解脱。**

若如是见得本性，你便与祖佛无二无别。如果你见到这个能解说法和听法的就是我们的本性，去用这个本性而无疑惑、无染着，那你就跟佛和祖没有区别了。按照临济祖师所讲的，开悟见性特别简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生用想。用的当下就空了，就没了，古佛已经过去了。师父，不动妄念的当下就是了吗？既然不动妄念的当下，怎么还有个就是了呢？有个就是的，就动了妄念了。只是解说法听法，不要再生一个我解说法听法。所以，虽然听得懂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本性，但不要生它是我们的本性想。一生想，就进入了知解，就错过了听法和说法，错过了妙用。或者说，把妙用盖住了。直接去默契它，运用它，完成它。

这听起来简单，用起来还是很难。因为我们的习气就是住着，就是思惟，就是定义。我们听到体玄好简单，踢一下桌子就见性了。但是你一踢桌子，就生想，就忘了踢桌子只是踢桌子。

所以，真正要想开悟见性，还要时节因缘功夫到了，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踢了桌子腿儿，把脚指头踢疼了，疼的刹那间开悟了。跟别人讲原来桌子是木头做的。你会了吗？虽然你会那么说，未必会那么做。你会说，可能是从师父那里听来的，从灯录里看来的。看了一句尼姑原来是女人做的，你就想到原来包子是面做的。这是学来的模式，不一定是你悟的。

**但一切时中，更莫间断，触目皆是。**

一切时中，都是直用直行，不生用想，没有丝毫疑惑，也不会间断。见闻觉知，所遇一切境，无不是见性。

**只为情生智隔，想变体殊，所以轮回三界，受种种苦。**

只是因为我们在用的过程中，生了用想，起了住着心，分别了自心的境界，有了善恶好丑。想心一生，情执一起，本有的智慧就被隔开了，体性就变成了妄想和识心。所以才有三界受生，六道轮回，受种种苦。想是念念住着，情是念念贪取。一想就和本体背离了，情一生，智慧就被隔开了。

**若约山僧见处，无不甚深，无不解脱。**

如果按照我的见处来说，没有一处不是甚深微妙的，没有一处不是解脱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行为，每一个状态，都圆满无缺，都本自解脱。

临济语录讲记第四讲

**道流！心法无形，通贯十方。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

临济禅师说：本心无形无相，但是它却通贯十方，遍一切处。

我们学法就是为了悟得这个本性，悟得本性就不再执迷世间的生灭幻相，就能出离生死轮回。我们之所以在六道里轮回，受生死之苦，就是因为我们着在了生灭法上，着在了相法上，而不能见到不生灭性。见性就不再去着相，着相就无法见性。

六道都是自心的幻境，并没有真实的六道，也没有真实的主体，只有一个性。性会起作用，我们迷到了作用里，所以才有了轮回，才有了自我，才有了种种执取。一旦我们见到了本源，见到了本性，了悟本性一无所有，不再去执著幻境，就彻底解脱了。

我们怎么去见本性呢？从哪里去认识它呢？我们从六个方面就能见性。性在眼根上会起一个见的作用，所以叫在眼曰见。不是眼能见，是性使眼可以看见。在耳根上会起听的作用，叫在耳曰闻。不是耳能听，是性使耳具有了听的作用。在鼻嗅香，它作用在鼻根上，能闻到气味。同样，也不是鼻能闻香，是性使然。在口谈论，体现在舌根的作用上，我们可以讲话，可以尝味道。因为有性，所以嘴唇、喉咙、舌头、牙齿等和合，能产生语音。本性在嘴上能够起谈论的作用，它还有尝味道的作用。在手执捉，本性体现在身体上，可以运动，可以拿东西，可以走路，起身，弯腰，坐下，跑步，翻跟头。并不是身体能动，而本性在身根上起的作用，身体才能动。其实后面还有意根。大脑本身并不能思考，是本性作用在大脑上才可以思考、计算、分别、感知。

本性作用在身心世界，还可以产生情感的作用，可以起心动念，可以分别好丑，可以起智慧的妙用，八识都是从性而有。若无本性，则根尘不能和合成识。虽然能和合成识，但识又无体，其性是空。所以，见闻觉知，我们能感知的一切法都是我们的本心，但你又找不到一个实有的见闻觉知，这些作用当处出生，当处灭尽。随用随空，就是本心的特点。所以，我们从这些作用上就可以领会和认识本心。

本性虽然看不到，但是它能起无量的作用。一旦透过这些作用了解本性时候，我们就不会执着任何境界和有相的东西。

当我们知道见闻觉知的作用就是本性时，我们看到杯子就见性了，听到鸟叫就见性了。你不用起一个见性想，只是见的刹那、听的刹那，就见性了。古人说：见即是性，非离见别有性也。

见到杯子就是见性了，不要起见性想，更不能认为杯子就是本性。这就变成了知解，变成了妄想。见性在见的那一刹那已经过去了，已经完结了，已经空掉了。所以什么是见性？性就是见性，不需要更见于性。本心就是开悟，非离本心别有开悟。见闻觉知的当下即是开悟，若作开悟想，反而进入了妄想，错失了开悟。看到杯子的刹那没有任何的烦恼，没有任何的住著，也没有分别杯子，没有生见性想，整个状态就是见性的状态，而见性的状态又是不住的，又是不可得的。性不会生起一个我见性了的想法，那是人的妄想。性自见性，非有我人能见。

所以真正的见性，是正作用时，就已经是见性了，但这个见性是不住、不可得、不可思议的。不需要再起一个见性想。连起一个见性的念都没有，也不用想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这是祖师对自证境界的描述，不得已而为之。直接在听声音的刹那而没起听声音想就开悟了，就见性了。六祖大师说：常应诸根用，而不生用想；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

**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和合。一心既无，随处解脱。**

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和合。六和合是指六识，广义讲是八识。八识即一心，所以这里的一心，是指识心，指意识心。意识心与自性又不是两个东西，非一非异。心识是妄想和合而有的，但若离本性，亦无心识的作用。心识乃根尘和合而生，本无实体，故云一心既无，随处解脱。性无所有，故名性空。所以心识虽空，因为有性，所以能恒起作用。若无自性，亦无心识的作用。本性作用在根尘上，作用出十八界来，但这个作用是虚妄的，故曰分为六和合。若悟一心不可得，十八界当下即空。

我们经常就会认为耳朵是我，眼睛是我，身体是我，意识是我，头脑是我，思想是我。不知道这些都是本性的一个作用，这些东西并不真实。唯有本性是真实不灭的。

一精明是一种形容，它不是有法，不是有一个一精明这样的存在。若有一精明，它就不是一精明了，而是妄想了。没有一个法叫一精明，一精明者，本心之异名，非法非非法，不得已用一个一精明。它显现的作用就是八识，就是一心，就十八界。但心识是虚妄的，是一种假合的作用。一旦我们悟到这一点，不再执著六识的境界，就能随处解脱。直用本心，直用见闻觉知，不住见闻觉知，行云流水般地生活而心无所住，就能随所住处恒安乐。

**山僧如此说，意在什么处？只为道流一切驰求心不能歇，上他古人闲机境。**

我这样说的用意是什么？祖师这样讲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去执着有一个一精明，有一个能起作用的性，而是破除大家对相的执着。因为众生的心一直向外驰求，被古人的语境所骗，祖师给大众指出来，是告诉我们不要向外去找，回到自己这里来，妄心一歇，就相应了。

古人讲了一个能动的能听的能抬脚的能举手的这个就是佛性，他的意图不是让我们去思维这个能动的东西，而是直接作用，直接不住，直接解脱。如果你去思惟它，那就错解了祖师的本意。

达摩祖师与临济禅师都是直接提出这个能动的、能看的、能听的就是我们的佛性，这对于大多数学法人来讲非常好理解，更直接，更明了。六祖和黄檗禅师很少这样讲过，其他祖师一般也不会这样讲，就是担心大家会知解佛性。达摩祖师在血脉论里说，问我的即是汝心，回答你的即是吾心。你若无心，因何能问吾？吾若无心，因何能解答汝？所以通过这问答的作用，我们一返观，就能见到自己的本性。当然，反观亦不可得、不可住。这是最直接的开示什么是自心，什么是佛。祖师这样讲的目的是让我们直接去用本心，不是知解、思惟、分别本心。

这是即心即佛比较深的一个意义。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不要去着相，不要心向外驰，不要去找一个佛，不要再去修一个法。是引导你回到自己的见闻觉知上来，该干嘛干嘛，直接作用，这是祖师讲自心是佛的真正意图。

只为道流一切驰求心不能歇，一直向外去找，找佛找法，修一些有为法，所以我才这样讲。比如有些人执着打坐的境界，入定的境界，执著布施，执著建寺，执著诵经，执著放生，执著拜忏，这些都是心向外驰，都是在修有为法。

上他古人闲机境。为什么叫上他古人闲机境呢？古人说了一些方便的东西，我们当真了，就去思维了，不知道古人设的那些机巧，那些境界，留给我们的那些公案，是让我们从意识思惟中出来的。但是我们都当真了，直接就进去了。说庭前柏树子，说狗子无佛性，说殿里的是真佛，我们一听就进去了。说摘杨花，说糊饼，说麻三斤，我们便知解。不是那意思。我们知解的习气没有转变过来的话，古人随便讲一句话，就把我们骗了。我们没有办法解脱。不会转身就无法解脱，识心的习气一直在，就在轮回里。

**道流！取山僧见处，坐断报化佛头。十地满心，犹如客作儿；等妙二觉，担枷锁汉；罗汉辟支，犹如厕秽；菩提涅槃，如系驴橛。**

祖师说法，就是帮我们破相，破所有的法相，破所有的知见。取山僧见处，如果按照我的见解来讲，坐断报化佛头。什么叫坐断报化佛头？报佛化佛就是指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阿閦佛，燃灯佛，药师光琉璃佛，日月灯明佛，大通智胜佛等等这些佛，这些佛都是有相的佛，都是经典里出现的，都是佛陀所讲的故事。在临济祖师那里，他把这些报化佛的佛头都坐断了，不再执迷于有这些佛。在祖师的心目中，这些佛都是妄想，全都是颠倒，全都是没用的废物。为什么？因为都是相。三十二相属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八十种好属色，若以色见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真如本性上没有这些佛，他们示现世间，如刀光剑影，刹那间就消失了。永嘉大师讲：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释迦牟尼佛只是一个影子，观音普贤，只是幻相。祖师们种种所说，全是帮我们破除对佛相的执着。

云门禅师说，释迦牟尼佛出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当时若看见，一棒打杀喂狗吃，图天下太平。我们看祖师的口气几乎一样，都要把这个报佛化佛坐断，把他打杀灭掉。祖师当然不是为了灭佛，而是灭掉我们心中对佛的执著，灭掉我们心中种种的佛见法见。他跟佛也没有仇。但是因为我们错解了佛，为了让我们不执着假佛，祖师才这样讲。德山禅师云：达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粪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脓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墓鬼，自救得也无。云门禅师云：赞佛赞祖，须是德山老人始得。德山把佛骂了够，云门却说德山才是真赞佛。祖师们虽然呵佛骂祖，但才是真识佛者，是真赞佛者。

对初学佛法的人来说，如果说你说佛不好，对佛不恭敬，对佛经不恭敬，对佛像不恭敬，那就犯了大忌讳。自己对佛稍有不敬，心里就会生起大疑惑，会害怕，别人也会指责你，你造了重业，你污辱佛像，敢说佛经是伪经，会堕地狱的。但是在祖师那里，别说佛像了，就是真佛出现在他面前，也不会去理睬。

文喜禅师在仰山座下修行，文殊尝现于粥镬上，文喜以搅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说偈曰：苦瓠连根苦，甜瓜彻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这都是祖师们不把佛菩萨当回事的事迹。对于初学佛法者，很难理解，很难接受，不是得恭敬佛吗？凡夫对佛的恭敬都体现在相上，不知道自心是佛。明了自心，不着一切相，才是真恭敬佛。

十地满心，犹如客作儿。对佛的调侃和讽刺，临济和德山两个祖师是极尽能事，特别会说，特别会损佛。啥叫客作儿？不是主人，是客人，外边来的流浪汉。十地菩萨，比如无边身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等，都是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这些菩萨几乎和佛的果位是一样的，都是法身大士。在祖师的观念里，这些菩萨就是客作儿，都是相。

等妙二觉，担枷锁汉。等妙二觉也是没有完全见性，还在菩萨的果位。他们就像担枷锁汉一样，不得自在。什么是担枷锁汉？过去犯罪的人被行刑前会头带枷锁，完全失去了自由。对于祖师来讲，等妙二觉都是不自在的人。

罗汉辟支，犹如厕秽。阿罗汉和辟支佛就像厕所里的粪尿一样，更不值一提了。厕秽就是屎尿。祖师最会损人，这文学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呵佛骂祖还得祖师，一般人想骂都想不起这词儿来，都不敢用。

菩提涅槃，如系驴橛。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也叫无上菩提，就是成佛的另外一种说法。对于祖师来说，成佛或者证得大涅槃这样的事情就像系驴橛。为什么？还有个成佛，还有个涅槃，还有个见性，这些都是系缚，都不得真自在。成佛、涅槃、菩提、开悟都犹如昨梦，都是妄想，都是名相和概念。没有佛可成，假名成佛；没有法可得，假名见性。如果心里还有成佛的概念，纯粹是迷糊。虽然说禅宗讲见性成佛，要知道见性成佛是并没有一个佛可成，也没有人成佛。而不是像别的宗派，会认为有一个人成佛了。把佛当成实有的，对佛生起种种执着。我往生到了净土，我上品上生，我证得了常寂光。证得了还能叫常寂光吗？常寂光是没有能所的。所以对于祖师来讲，所有跟修证，跟成道，跟开悟有关的想法都是系驴橛。

**何以如此？只为道流不达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碍。若是真正道人，终不如是。但能随缘消旧业，任运著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无一念心希求佛果。**

为什么这样讲呢？只是因为修道之人不能通达三祇劫空，所以才有这些知见和障碍。不能通达一切法都是无所有的，非法非非法，所以才会执着有个佛，有个法，有一个涅槃，有一个解脱。若是真正道人，终不如是。真正道人就是真正见性的人，他不再求一个涅槃，不再想开悟，不再求见性，这些概念都没有了。

他只是随缘消旧业，任运著衣裳，想做什么就直接去做，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坐下就坐下，没任何束缚。他没有一念心希求佛果。真正见性的人是一个什么状态？他已经完全无所求，无成佛的心，无修行的心，只是像个平常人一样度日，直用直行，一切无碍。如果你还孜孜以求，还发大愿要成佛，要开悟，要度众生，这些都是打妄想。如果有这样的心永远开不了悟。真正见性的人只是随缘度日，穿衣吃饭。怎么消业啊？不再造新业，就能消旧业。古人云：百千日用闲中度，八万尘劳静处消。耐得住寂寞，过得了平常，再重的业都能消掉。再也不去染六尘境界了，再也去不说是说非了，再也不去评判别人，再也不说世间过，以平等心来看待这个世间的一切，随缘度日，穿衣吃饭，该干嘛干嘛。扫地，擦桌子，洗碗，刷牙，洗脸，做饭，买菜，择菜，整理院子，洗衣裳，晾衣裳，叠衣裳，吃东西，喝茶，聊天，散步，听鸟，观雨，看山，全是自在，全是享受。悠然自怡，无拘无束，无忧无虑，想几点起床几点起床，想去河边游泳就游泳，想去划船就划船，想遛狗遛狗，想逗谁就逗谁。要行即行，想去哪儿抬脚就去。其实祖师没什么地方可去，如果他想去，也没人能拦他。

**缘何如此？古人云：若欲作业求佛，佛是生死大兆。大德！时光可惜。只拟傍家波波地学禅学道，认名认句，求佛求祖，求善知识意度。莫错！道流！你只有一个父母，更求何物！你自返照看。**

为何如此？古人云：若欲作业求佛，佛是生死大兆。这是宝志公禅师的一句话。如果你还有心成佛的话，这个成佛的心就是生死心，就是轮回心。求成佛的心是生死大兆。想成佛这念心没有歇下来，反而把我们带进了轮回。成佛的心跟轮回心是一个东西，都是妄想，都是无明。连成佛的心都要放下，才能真正成就。

大德！时光可惜。只拟傍家波波地学禅学道，认名认句，求佛求祖，求善知识意度。莫错！道流！你只有一个父母，更求何物！你自返照看。临济发自肺腑地，老婆心切地劝告大众，非常细心地在叮咛我们，千万不要到处乱跑了，生命短暂，时光可惜，不要再跑这儿跑那儿参禅学道，回心向内看，那里一切具足。你哪儿也不用去，一回头，一低头，看看脚底下就开悟了。还到处乱跑，认名认句，专门去学一些名言，学一些文字，学一些经典，都是盲修瞎练。哪里有法会，或者是禅修营，哪儿讲最快的法门，就跑过去了。都是心向外驰，心歇不下来，不是本法。这样是见不了性的。如果还想求佛作祖，求善知识意度，总是想让师父来度你，更是了无交涉。不能总是希望让善知识来度你，让佛和祖来度你，要懂得自性自度，自行佛道。本来就是佛，只是不认识而已。

道流！你只有一个父母，更求何物！这个父母不是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是你的法身。法身才是你真正的父母。更求何物？认识了法身，就再也不求任何东西了。认识了自己，一切都不求了。你自返照看，就全都明白了，原来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自己。

**古人云：演若达多失却头，求心歇处即无事。大德！且要平常，莫作模样。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便即见神见鬼，指东划西，好晴好雨。如是之流，尽须抵债！向阎老子前吞热铁丸有日在！好人家男女，被这一般野狐精魅所著，便即捏怪。瞎屡生！索饭钱有日在！**

楞严经里讲演若达多以为自己的头没了，到处去找头。他当时丧失了理智，以为自己的头没了，其实头就在他的身体上。求心歇处即无事。当他知道自己的头好好的在身上，就歇下来了。他误以为头没了，所以才去找头。知道头安好就会歇下来。所有修行人一旦认识本心是佛，求驰的心就会歇下来，即是一生无事人。修行难就难在认识自心是佛。就算明理了，知道歇即菩提，还是经常起求觅的心，总是按耐不住寂寞，心总是安住不下来，总是不肯老老实实待着。总想去造作什么，去找点什么。有些人不执着世间法了，却有很深的法执，总想去看更多的经典，总想通过打坐体验开悟，去追寻一些觉受上的境界。不懂得息虑忘缘，佛自现前。不能好好地去牧牛，不会真修。

我们学再多，一定要歇得下来。歇不下来，做再多的功课都没用。这一点大家永远不要忘掉，我们做功课只有一个目的，歇下那颗妄动和攀缘的心，直下无心，便是究竟。

大德！且要平常，莫作模样。很多求法的人，就是没有一颗平常心，不能老老实实待着。总是贪求这个境界那个境界，弄一大堆知见来给你讲，问你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在你面前眉飞色舞，唾沫满口，滔滔不绝，这都是做模做样，他以为这是修行，其实不如老老实实坐那儿坐着，一起嗑个瓜子儿，聊个闲天儿。做模做样就是有修有证，有法可得，有境界可得，大讲佛法，大讲修行。完全不知道平常心才是道，不装模做样，才是真修行。

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便即见神见鬼，指东划西，好晴好雨。秃奴就是指和尚。不识好恶秃奴，就是没有见性的出家学法人，虽然他剃了发，穿了袈裟，但是学法没学明白。便即见神见鬼，就是着各种相。把觉受和境界当成了修行。有所见就是见鬼，有境界可得就是见鬼。指东划西，给你讲这个讲那个，讲一堆有的没的，都是迷糊颠倒的东西。好晴好雨，说阴阳，说八卦，说神神叨叨的东西，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没有一句话在正道上。

如是之流，尽须抵债！这样的人都要偿还业债，要受三恶道的苦报。向阎老子前吞热铁丸有日在！将来有一天肯定是要到地狱受苦的。他们的见地偏邪，把很多修行人都带偏了。好人家男女被这一般野狐精魅所著，被他们的邪见所惑，带到无明深坑里，无有出期。

修行人要有善根福德，才会遇到明眼的善知识，遇到真正见性的善知识。如果遇到恶知识，只能怪我们自己多生多劫没好好修，跟恶知识结了缘，被他骗了。虽然说不全是自己的过失，但是自己也得买单，谁让你遇到了他，相信他了呢。自古以来，总是有很多人讲境界，讲各种有为法，把很多人都引向生灭和轮回，自己却全然不知。只要我们好好积累，好好发心，多听经闻法，用心修行，就会遇到正法，不会被这一般野狐精魅所著。

便即捏怪。就是讲一些怪事儿，讲一些怪法，讲一些神神叨叨，神异的境界，讲神通异能，迷惑众人。

瞎屡生！你们这些秃奴、瞎子们。索饭钱有日在！将来肯定要偿还的，别看你们现在骗人骗的挺带劲儿，将来都是要还的。

**师示众云：道流！切要求取真正见解，向天下横行，免被这一般精魅惑乱。无事是贵人。但莫造作，只是平常。**

修行一定要领悟真正的解脱知见，一定要获得真正的见地，真正悟了，才好修行。为什么要给大家留这么多的功课，包括看很多的讲记，四经二论讲记，维摩诘经讲记，祖师禅讲记，金刚经讲记，六祖坛经讲记，传心法要讲记，血脉论讲记，圆觉经讲记等等，就是先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见性，了解宗门见性的标准。悟得迟一点没关系，就怕悟错了，把知解当成开悟，那就没救了。

真悟之后，再同步去做实修的功课，转我们的习气。当你有了真正的见地，就可以向天下横行。永嘉大师说，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生莲终不坏。如果你的见地稳固了，修行方向就不会错。虽在世间五欲六尘中，不会再迷失。随着保任功夫的加强，什么境界都能转掉，五无间业都为解脱大海。真正有了法眼，就不会再被任何人讲的知见所惑，会与祖佛同步，再也不会修偏。

无事是贵人。但莫造作，只是平常。什么才是佛？什么才是见性的人？无事人。再也不执著任何有为生灭的东西，也再也不会去造作，也不会再去贪求什么。唯一做的一点事儿就是穿衣吃饭，简单活着。再多做点，就是随缘给大家讲法，接引众生。随缘做，不会弄得头昏脑涨的，疲惫不堪。有悟性的人，跟他讲几句，听不懂的人，半句也不要讲。迷时人逐法，悟时法逐人。真正开悟见性的人，求法人自己就会找你来，你不用去找他，也不用有意去帮助别人。因缘成熟的人自己就找你来了。只要不造作，只是平常。你越显得平常，说明你修得越好。

一个修行人，只要跟你讲些不平常的事儿，讲殊胜的境界，高推一些东西，说明这个人还迷惑颠倒。大彻大悟的人不会推高任何境界，他讲的全是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平常人能做到的，就是佛法。如果有人跟你说，修行要打坐，要入定，要修得任督二脉都得通才能见性。不要相信这些话，都是不明白的人才这样讲。佛法就在平常之中，就在最简单的穿衣吃饭中，任何人都会佛法，都能修行。只要会用就能作佛，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任何奇异的东西都不需要有，最平常的人就是佛，最平常的事就是法，最平常的心就是僧。大家记住了，最平常、最简单、唾手可得的，一点都不费劲的，就是见性。只要费一点劲儿，就不是见性。

我要修出一个什么境界来，我要修出一个定来，我要知道过去生是什么，我要有智慧，我要身体空掉，我得证得什么。这都不是见性，本性里没有这些。做个最简单、什么都不会的人，就是佛。大家一听这个就乐了，师父，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什么都不会。你好好想想，是真的什么都不会吗？你只是不会诵经，不会入定，不会念咒，不想修行，但你会贪，会嗔，会烦恼，会纠结，会患得患失，会折磨自己啊！你是折磨自己的高手。佛法你是全都不会，世法你全会。所以说，要不会就要全不会，做一个真正无事人。不仅无世间事，也要无佛事，无法事，无一切事。

学禅宗真的是最容易、最简单的，只要平常，但莫扭捏造作，即得相应。不要讲境界，也不要讲修行有多难，都是自己困住自己的手脚，没人绑着你。难的是我们有太多放不下，太多的执念。

**你拟向外傍家求过觅脚手，错了也！只拟求佛，佛是名句，你还识驰求地么？三世十方佛祖出来，也只为求法。如今参学道流，也只为求法。**

你只要起心向外找一个东西就错了。觅脚手就是要找个东西，求觅的心不能止息。只拟求佛，佛是名句。你想求佛，佛就是个名相，是个妄想，三世诸佛皆是众生妄想。你还识驰求地么？你认识那个求佛的心吗？那个求佛的心正是佛，不要以佛找佛。有人可能会疑惑，师父，你不是说想成佛的心是妄想，是无明吗？这里怎么又说求佛的心就是佛。你把无明和佛作二法想了。无明实性即佛性，无明心即是佛心，无明即佛。都是一个东西。执着成佛，住于成佛的心，就是妄想，是无明。正起求佛的心而无所住，即是汝之本性。所以，认识那个正起一切用的东西，才是诸佛之本源。三世佛祖出世，也只是识得这个心。识得这个心就是法，就是修行，离此之外，无别有法，无别有修行。一切修行人求法，也只是为了明了此心。

**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轮回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无形，通贯十方。目前现用，人信不及，便乃认名认句，向文字中求，意度佛法，天地悬殊。**

什么叫得法始了？得法就是见性。见性就不再需要修行。未得，就是未见性，依旧五道轮回。没得法，没见性，不管你在世间混的多好，你的身份地位有多高，你有多少财富，你多聪明，多有文采，干成了多少事，做了多少善事，搞出多么大的名堂，都没有用，都是梦幻泡影，都是生灭有为法，不如识得本心。识得本心，才是这个世间最大的成就。

世间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追求的目标就错了，追求幻梦生灭法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没有时间去认识，空度一生。认识你自己，才是人生最大的使命。所有众生最大的使命就是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有再大的成就，都是梦幻空花，犹如电拂。

所谓得法，什么是法？法者是心法，心就是法，法就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所以说本法是心，心即是法，不需要修，本来圆满，本来成就。心是本心，法是本法。所以法者是心法。心法无形，通贯十方。心法没有形象，遍一切方所。法华经里有一句话，三千大千世界无芥子许不是我舍身命处。舍身命处也可以理解为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实相，不是真法。

目前现用，人信不及。法不在头脑里，不在意识中，不在远处，就是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耳边，就在我们鼻头下，就在我们舌尖上，就在我们身体上，就在我们脑袋里。它时时刻刻都在起作用，我们却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总是关注外境，被相所骗，不知道回到当下的见闻觉知上来。一呼一吸，就是道，就是修行，它离我们如此之近，以至于我们念念错失，向虚妄中去求。

法理大家一听都懂，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心和身体是在一起的呢？我们有多少时间能够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看得到自己的分别和评判？看到善知识讲了，要跟自己在一起，哇真好，醍醐灌顶。哎呀，师父今天您直播打坐了，我跟您一起坐了，坐得可好了。我不直播打坐，你就不知道打坐吗？为什么不自觉去打坐，非要让人带着打坐呢？说明我们求解脱的心不迫切。

什么叫觉悟？自觉去做功课，自觉息虑忘缘，自觉止息奔波劳碌。手机刷半天了，想不起来打坐。一看师父在那儿坐着，才知道要打坐。这还算好的，起码还知道跟着坐。有些人看你直播打坐，还在那里不停地发评论，问问题，不知道立刻坐下来。

这是目前现用，人信不及。本性一直在起作用，只是我们的心总是离开当下，别求什么，错失了本觉性。信不及什么？信不及本心。为什么信不及啊？因为心向外驰，从来都没有反思，从来没有回到自己的心上来。不知道回到自己这儿就是开悟。就算知道这个理，因为习气重，还总是被境界带走，被贪心带走。

便乃认名认句。被自己的妄想所骗，被文字所骗，被境界所骗。向文字中求，意度佛法，天地悬殊。总是想得到一些什么，想体悟什么。有些人爱看经书，看祖师大德的开示，不爱打坐，不愿意休息意根。为什么？他总想得到点什么，总想知道更多。这是被文字被意识所骗，他以为知道的多才是修行。错了！多知多解，翻成壅塞。知道的越多，越成所知障。有所得的心停不下来，永远无法见性。本性时时在作佛，反而扔掉本佛去找假佛。

临济语录讲记第五讲

**道流！山僧说法，说什么法？说心地法，便能入凡入圣，入净入秽，入真入俗。**

道流！临济禅师说，我讲的是什么法？我讲的是心地法门。心地法门本来是用来行的，不得已才付诸语言文字。什么是心地法？心地法是我们的本性，了解自己的本性就是心地法，就是修行。本性能够入凡入圣，入净入秽。凡圣只是本性显现的一个假相，净土秽土也是一个假相，不了解这一点的人愿东愿西，求生佛国。了解实相的人，在哪儿都一样。

佛性能够示现凡、圣，示现净、秽。能够示现为观音、普贤、释迦牟尼、阿弥陀佛，也能示现一个田间的老汉、街头的乞丐、车间工人、胡同里的孩子。也能现小猫小狗，也能现草木瓦石，这一切都是真如本性所现，它们的实质是无二无别的。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本性，我们着相，以为有凡有圣，有净有秽，有好有坏，所以爱圣憎凡，高推圣境，把三十二相当成佛，而把八十岁的老奶奶、残疾人、街头的乞丐当成凡夫俗子。不懂得尊重他们，不知道他们跟佛无二无别。正是因为我们不见性，所会取相分别，让自己迷失，产生很多烦恼。古人云：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沉浮。

如果我们见性了，就知道万法都是一心所现，通过训练，转识成智，我们的分别心就会消失，会以平等性智来看待世间所有的一切，这时烦恼就会消失，没有了爱憎心，心里会越来越柔和。

也能入净入秽。经典上写有无量的佛国，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閦佛国，有观音净土、弥勒净土、维摩净土，还有我们的娑婆世界。相比较来说，娑婆世界是堆阜坑坎，高低不平，有各种各样的土块、瓦石、淤泥，与西方极乐世界比，显得秽恶充满。西方极乐世界是琉璃为界，黄金铺地，七宝行树，七宝池，八功德水，全都是晶莹剔透、光芒四射，是非常美妙的国土，我们把它叫净。但是净土和秽土是无常之法，是心分别出来的，并非实有的。就算你生在了佛国土，它也是一个幻象。就算你生在了娑婆世界，也一样是清净无碍的。

入真入俗。自性既能显现出一个出世的圣人相，也能显现出一个在家的俗人相。圣人相是指那些证果的、证道的、佛菩萨相，俗人相是指在家的居士相，凡夫相。这些都是假相，都是我们的本心所显现的幻相，是识心所变，并非真有这样的实体。

**要且不是你真俗凡圣能与一切真俗凡圣安着名字，真俗凡圣与此人安着名字不得。**

这个相本身其实是没有办法给自己命名的。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本性，他具有一切的能动性，它具有分别性，具有智慧性，能起一切用，有一切的作用力和能力。是这个能力在给真俗凡圣安名，而不是真俗凡圣给真俗凡圣安名。所现的物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不是身体把身体叫自己，而是我们的如来藏作用为识给自己安名字。所以说色不自色，因心故色。真俗凡圣与此人安着名字不得。此人形容自性，真俗凡圣没有办法形容本性，没有办法给本性安名。

**道流！把得便用，更不著名字，号之为玄旨。**

临济禅师说：道流，拿过来就用，不需要给这个能用的本性安名字。祖师告诉我们，不要去执著自性是什么，也不要去想它是什么，不要去分别它是什么，直接用出来，直接行出来。把得便用，该怎么用就怎么用，该起床起床，该抬脚抬脚，该坐下坐下，该拿杯子拿杯子，该吃饭吃饭，该走路走路，该哭哭，该笑笑，该唱唱，该疼疼，该痒痒，该翻身翻身，该睡觉睡觉，这叫把得便用。用的时候不要生用想，哎呀，我是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我是坐下？还是站着？不用想那么多，自自然然，常应诸根用，而不生用想。不用想我这能说的是谁？能动的是谁？不用安名字，一安名字就障碍了本性。

“把得便用”是修行的核心，是禅宗修行中最关键的地方，所以祖师形容它为“玄旨”。没办法形容，就把这个修行最重要的地方叫做“玄旨”。它与六祖大师所说的“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是一个意思，与洞山禅师的过水偈“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是一个意思，与石头禅师的“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只么行”是一个意思，与百丈禅师的“心性无染，本自圆成。”是一个意思，与庞蕴的“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是一个意思。古人种种所说，皆是此义，皆是行义。

**山僧说法，与天下人别。**

山僧我说法，与天下的善知识都不一样。这是临济禅师的自信，也是禅宗祖师们的自信。禅宗祖师都有各自独特的手段，别人没有的手段，禅师都有，所以说与天下人有别。

**只如有个文殊普贤出来目前，各现一身问法。才道咨和尚，我早辨了也。**

比如，有个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各现一身同时向我问法。他们刚一开口说“想请教和尚”，后面的话还没说，我就识破他们了。这里讲早辨了也，辨个什么呢？辨出他们的落处，辨出他们的任何动机。

大家不要觉得一看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大阿罗汉，就觉得他们很厉害。灯录里边有很多记载，西天的辟支佛，证了阿罗汉果的高僧，有神通的圣人，他们会来东土拜见中国的禅师，给祖师行礼。有些人不太明白，会起疑惑，为什么这些证果的圣人会来礼拜只是凡夫的禅师呢？祖堂集里记载有一个辟支佛来礼拜马祖，百丈当时疑惑，问马祖，他是西方的圣人，为什么却礼拜老僧？马祖说：“若论神通，老僧不及他；若论说一点佛法，他不及老僧。”说一点佛法，就是指智慧和见地，有了智慧和见地才是真正的修行，而不是说你有神通，你能入定。如果论持戒、修证、神通和境界，我不如他。如果论见性，他跟老僧没法比。

我们就知道即便是文殊普贤，论见性来讲，也比不上一个平平凡凡，没有任何神通的禅师。所以这些西方的神圣见到真正见性的禅师，就像见到佛一样会礼拜。大家都知道维摩诘，他是见性的人，是一个在家居士，示现成一个凡夫的样子。但是佛陀很多证果的声闻弟子，十大弟子，都去礼拜他。庞蕴也是一个在家居士，据说当时也有很多出家人去参访礼拜庞蕴，向他问法。所以临济祖师讲，就算文殊普贤来到我面前，他刚一要开口，还没问问题，我就辨别了他，我就识破了他。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不会被他所骗。

**老僧稳坐，更有道流来相见时，我尽辨了也。**

稳坐是什么意思？稳坐于实相，不受人惑，不离自性。天下老和尚舌头再也糊弄不了我，就算是佛来了，也休想瞒老僧。不管是谁来，说出大天来，也不过是一堆文字，了无实义。见地透彻，功夫到位，就能不受人惑。只知这个理不行，真的有圣人出现在你面前，你能识破他，不着他的相，那才是真本领。

不管你现什么相，你怎么来，一张口说话，我就知道你落在什么处。有很多自以为见性的人，而实际上只是有些境界和神通，这样的人到了禅师面前，只要一张口就会露怯。所以说，只要我们自己有了清楚的见地，真开悟见性了，天下善知识再讲什么也骗不了你了。他们一讲法，一开口，一说话，你就知道他有没有见性，他是否还有落处，说法有没有过失，你会非常清楚。他只要讲身体上的，境界上的，生灭的，相上的，不离心意识讲法，执着文字概念讲法，你就能识别他还没有见性。

**何以如此？只为我见处别。**

为什么我能够有这样的分辨能力？因为我有正法眼，我的见地跟其他人不一样。

大概在九年前，因为我经历了一些事情，突然有一天就明白了祖师的这些话，原来实相居然是这样的，和我以前所认知的完全不一样。当时我能看到的所有善知识，包括一些高僧大德，甚至历史上被公认开悟见性的人，他们讲的东西跟我悟的完全不一样。而我很自信，我知道他们的见地都是错的，我不是无根据地狂妄，而是用禅宗祖师的见地去看他们，他们那些见解还在生灭有为法里，还在知解中，都不是真正的见性。我就哈哈大笑，整天拍大腿，欣喜、惊讶、不可思议，原来佛法是这样的，这么简单，所有人都被佛给骗了。那几天我笑得都合不拢嘴，当然不是嘴上笑，而是心里笑。哎呀！全天下人学佛都学错了，除了祖师留下来的东西，怎么就没有一个明白人呢。

那个时候我看过很多过去高僧大德留下来的东西，净土宗的、天台宗的、华严宗的、唯识宗的、密宗的，还有当代的一些高僧大德讲的东西。我明白之后发现他们讲的都是相上的法，都不究竟。我再读传心法要、血脉论、六祖坛经时，就大笑了，原来祖师说的五花八门，都是一个意思。以前看了很多祖师的东西，都看不懂。当时再一看，全都明白了。

所以真正见性的人是非常稀有难得的，非常少的，我知道自己领悟的和当时我知道的那些人的见地都不一样，而且和我自己过去五六年学的东西完全都是反着的，我就在心里笑，躺被窝里也笑，一想起这件事就笑。我笑的是，这么离奇却又平常的事，怎么让我撞上了呢？后来我开始写文章，先是短篇，慢慢写，也不着急。后来文章写多了，看的人也多了。大家一看，哇，这个人写得真好，他讲得很清楚，跟别人讲得不一样。看得就让人特别的欢喜，特别的通透。没多久，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看我文章的人越来越多，去实修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因此都很受益。

**外不取凡圣，内不住根本，见彻更不疑谬。**

临济禅师说：外不取凡圣相，内不住着根本。所谓内不住根本，就是也不执着有一个本性，有一个觉，有一个心。对此非常清楚透彻，没有丝毫疑惑和谬错。

既不会去取相，也不会刻意躲避一切相，不取不着，不即不离。内不住根本，不生一个自性想，不生一个实相想，更不会生一个我开悟了、我见性了想。古人云：情存一念悟，宁越昔时迷？连一念悟的心都没有，这是内不住根本。有时不得已会说自己得法了，自己悟了，这都是对众而言，是方便说。自己不会真生这样的心。我也会说我明白了，我悟了，但不会住在这种想法里。如果心有所住，真认为我悟了，那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出来了。见彻更不疑谬。见地透彻了，才不会有任何的疑惑和错谬。

**师示众云：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

临济禅师示众曰：道流，佛法没有你用心和用功的地方，只是平常无事度时，屙屎撒尿，穿衣吃饭，困了就睡。

大家只要把祖师开示的法理和修行方法掌握了，每天在生活中随处善护念，一个人独处，向内看，心彻底歇下来，见性是水到渠成的事。最后你会发现，见性是最容易的事，连个手指头都不用动，连个念都不用生。一点都不需要用力，只是依旧，该干什么干什么，简单、直接，无事，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修行和解脱是最容易、最平常的事。之所以不平常，是我们被头脑和分别所骗了，被妄念骗了。

有事就做事儿，没事儿就歇着，屙屎送尿，打发时间。冷了穿衣，热了脱衣，饿了吃饭，困了睡觉，简单至极。不须要强迫自己去做任何事，随缘而做。就算讲经说法，带众修行，也都是如烹小鲜，非常轻松。真正的修行是没有你用功的地方，乃至于起一个念我要修行了、我要精进了，都是妄想。没有你拟心动念的地方，只是平常无事。当然这种最平常的状态都是过来人返朴归真的境界，悟了还同未悟时的心境，看似平常，实则要花很多年的功夫。很多人不能言下悟道，因为我们自身还有很多业习、烦恼障碍着我们，使我们不能受用佛性，自在解脱。

世间人要生存，要满足自己的五欲之乐，要去挣钱，要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在这个过程中，会与人发生观念上的冲突，会因之生出无量的烦恼。但是，烦恼处就是修行处，烦恼即菩提。正是世间的这些对境，是我们修行下手的地方，是历事练心的地方。如果你会在生活的每一个当下把握自己的用心，会在生活中修，修行和解脱会变得非常简单。只是心无所住，会转身即得。你不会再跟任何人起矛盾，你会非常轻松自在。修行成就的人就是一个平常人，与常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愚人笑我，智乃知焉。**

世间凡夫愚人看到一个出家人或一个修行人每天啥也不做，也不诵经，也不坐禅，也不持戒，也不布施，整天睡大觉，到处溜达，哪有修行的样子，就会嘲笑他。而有智慧具法眼的人，则知道他有大修行，他虽然表面上不修行，不做任何功课，出家人该做的事他一件不做，但是他懂得善护念，他内心对一切相都不着，他不见世间过。他会真正的修行，他每个起心动念都不违法性，都默契于道，而这些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比如过去船子和尚，在江边弄一条小船摆渡，常人以为他就是个船夫，但是明眼人知道他是得道高僧。

越是大修行人，越是得道之人，往往越不修边幅，看上去越像个普通人。你看他天天的吊儿郎当的样子，也不穿僧衣，见人也不合掌，一点礼貌都没有，但是他可能是个悟道的人。甚至有的悟道之人，还会到酒馆、妓院、赌场这些地方去，混迹在底层人之间。他身边可能会经常围绕着很多女人，他会跟女人们打情骂俏，搂搂抱抱，你不要以为这是犯戒，这是罪恶。对于悟道之人，这些都不叫事，他不会分别和执着这些。对他来说，所有的事都是太正常不过了。正所谓大修行人入得了佛境，也入得了魔境。若有一境而不能入，若有一法有障碍，又怎么能得大自在，怎么去接近众生，和光同尘呢？有的修行人每天唱歌跳舞，有的吃肉喝酒，如果着相的话，看到这样的人你会心生疑惑：这是修行人吗？明明就是世间的一个俗人。你看他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就变脸。你会想，都说他是大修行人，看上去一点修为都没有。你是被他的相所骗了。他刚才还在生气，一眨眼的功夫，他又冲你眉开眼笑，嬉皮笑脸的。

所以，凡夫无法从相上看出谁是大修行人，谁是得道之人，只有用慧眼，用法眼才能看出来。如果着相，只看一个人表面，你永远找不到大善知识。大善知识是有出格的智慧和见地，能破你三观，能颠覆你认知，能指出你的执着，能帮你解缚的人。他们不被世间的知见所束缚，一个人悠然自在，一切无碍。

**古人云：向外作工夫，总是痴顽汉。**

向外做功夫就是迷失了本心，不见自性，着相取境，执着有为的修行。这些人都是愚痴的，都是顽固不化的。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座右铭，一个总持门。一起心而不觉，就是向外去了。一有所求，一去找什么，就着相了，就是向外做功夫。

**你且随处作主，立处皆真，境来回换不得。**

你只要随处不迷失本心，做得了自己的主，不管在哪儿，不管做什么，你所处的一切境，面对一切人、一切事，都是无障无碍的，都是万境自如如。只要你不分别自心，不取着外境，一真一切真，故名立处皆真。所在之处，皆为有佛。所处之境，尽是极乐。任何境出现在你面前，你都不会执迷，都迷惑不了你。祖师云：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心随万境转，不是被万境所转，而是能够随顺万境，像打太极一样，不是回避，而是与之合一，不即不离。转处实能幽，虽然能随顺世缘，但心里非常清楚，只是逢场做戏，不会执迷。随流认得性，不管身处何境，都不会忘失根本，随处能做得了主，不被境惑，故能无喜亦无忧。

我们内在的观念、评判、分别一生，你相信它了，就造出了一个所谓的逆境，造出了一个烦恼境，造出了一个生死境。我们把念当真了，就自造出烦恼生死来。如果你知道这些都是自己生心动念造的幻境，不被自己的心境所骗，就叫随处作主。我们刚要一评判谁，刚要说别人不是的时候，能立刻看到这是我的投射，这是我心里的分别，对方只是一个单纯、客观的相，这个相本身没有是非善恶，是我们自己在那儿分别。分别心刚要生的时候，看到了，能转掉，这叫随处作主，立处皆真，这叫境来回换不得。以前的习气和分别做不了主，智慧和正念现前，这是真功夫。

**纵有从来习气、五无间业，自为解脱大海。**

当你真正见性的时候，你知道是心生一切法的时候，这个根本的宗旨你懂了，透彻了，就算你有再重的习气，就算你造了五无间业，就算你造了极重的恶业，只要你能够见到本性，对一切境心无所住，当下就是解脱大海。

**今时学者总不识法，犹如触鼻羊，逢着物安在口里，奴郎不辨，宾主不分。**

现在的学法之人，总是不识根本，不了自心。就像触鼻羊一样，不管碰着什么，都放在嘴里吃。修行人不了达本心，不管遇到什么境，就会着相，就会当真，男女不识，宾主不分，不识得主人，被假相所骗。

**如是之流，邪心入道，闹处即入，不得名为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

这些人是因为心中有邪见，有各种知见蕴藏心里，放不下，舍不掉，所以取相分别，执着境界。人多的地方，就跑过去；热闹的寺院，就去挂单，不是为了求法，只是图热闹，图有饭吃，图舒服。这样的人虽然出家了，但不能称为真正的出家人。心中装满了五欲六尘，虽然也想修行，但是没有认识真正的佛法，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修行。

闹处即入。哪儿聚的人多，哪儿有人谈论佛法，就去哪儿。现在是信息时代，有些人虽然不到处跑了，但是会到各种群里去与人争论佛法。哪个群人多，就到哪儿去无事生非。这些人都不得名为真出家人，而恰恰是真俗家人。他身体虽然出家了，但心还在凡尘中，放不下种种知见和享受。

**夫出家者，须辨得平常真正见解。**

什么叫出家人呢？真正的出家人，要识心达本源，要了了见佛性。识心达本源的人 才是真正的出家人。要识得平常真正见解，有正法眼，才能叫出家人。

**辨佛辨魔，辨真辨伪，辨凡辨圣。**

能分辨得出佛与魔，真与伪，凡与圣，知道谁是真开悟的人，谁是没开悟的人。前面我们讲不分别凡圣，这里讲要分辨凡圣真伪，对事不同，所论不同。所以任何说法，都不能执着。就事论事，依世谛而言，我们在求法的过程中，要有择法眼，要能分辨什么样的见地是正知见，什么样的见地是邪知见。

世间有些人讲法，他讲得合不合道，是不是真正的见性，我们要清清楚楚，不被其带入邪路。怎样才能有这样的择法眼？多看祖师的法语开示，深入经藏，多看自心。认识了自心，自己真正明白了，自然就知道谁是开悟的，谁是没有开悟的。

**若如是辨得，名真出家。**

如是清清楚楚，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自性说法，什么是着相说法，谁说的是有为法，谁说的是无为法，这些都非常地清晰，才叫真出家。否则就算剃了头，也只是个在家的俗汉。

**若魔佛不辨，正是出一家入一家。**

如果你不辨佛魔，不辨真伪，把颠倒的轮回知见当成解脱知见，把真正见性的见地当成了邪见，也只是从世俗家出来，又入了邪法之家，不能解脱。

现今学禅宗的人有很多，我写的东西非常受大家欢迎，信受的人很多，但是也有很多人用他自己狭隘的知见诽谤你、评判你，他们会说，这哪是个出家人，写的东西多么可怕，佛也没了，法也没了，什么都没了，也不让人回向，也不让人念佛，不让人求生极乐，不用断淫欲，不用出家修行，开悟也是假的，端起茶杯就见性了，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这样会把众生带偏，他肯定会堕无间地狱。这样的评论比比皆是。有些人能看得懂我说的，有些人看不懂，以为是邪法。其实，我说的这些，佛与祖师都说过。他们自己没明白祖师的话，错解了佛经，看到与之不同的观念，就诽谤。这就是佛魔不辨。把正说当成邪说，把邪说当成正说。

有的人一进直播间，看到你带着情绪说话，看到你一个表情，就说：这个法师一点修为都没有，太着相了，太急燥了，太粗鲁了。他一上来自己就着相，就分别，就说别人不是，就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眼一直向外看，说别人着相。

修行就在平时不经意间，你一念不觉，心生分别，自己不知道，就造了重业。张嘴就说别人不对，自己从来不知不觉。有智慧的人，真正聪明的人，就算他看到你发脾气，他也会静静地观察，他会看你因为什么发脾气，会了解清楚前因后果，不会轻易评价你。如果你修行，没有正法眼，没有善根，与善知识没缘，自己业力重，分辨不出佛魔，分辨不出邪正，你不知道哪个是真正见性的善知识。大善知识，甚至佛与祖师就站在你面前，你还到处去诽谤他。这都是佛魔不分。

有些人，明明没见性，你却把他当成见性的。跟随他修了十几年，几十年，依旧被卡在知解中，不得真正自在，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见性。认贼为子，错认了定盘星。这都是因为佛魔不辨，没有择法眼。

有很多不明的人会把真正大彻大悟的人当成邪师，都是自心起见，自起业障。我们最近在组织大家学习诸法无行经。里面的有威仪比丘，就是因为没有择法眼，把真正明眼的大善知识净威仪比丘当成一个行邪法的人，在心里起了分别，到处诽谤净威仪比丘，临命终时，堕入无间地狱。

**唤作造业众生，未得名为真出家。**

不辨真伪，不分佛魔，没有正法眼，这样的人，就算你出家了，也是造业的众生，不是真出家人。因为你的心没有觉悟。

**只如今有一个佛魔，同体不分，如水乳合，鹅王吃乳。**

就好比如现在有一个佛魔一体的人，就像水和乳合在一起一样，他出现在你面前，你要分辨得出来他身上正邪的特点，知道他哪儿与道相应，哪儿有问题。他身上既有佛的特点，又有魔的特点，你要能分得清楚。真正具眼的人，遇到邪正混在一起的人，他能一眼分辨出来邪正，就像鹅王能把与水混在一起的乳择出来一样。一个修行人在见地上透彻清晰，就不会被任何人所骗。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人是分辨不出谁是真正的善知识。世间很多讲法之人并不是真正开悟见性的人，他们的弟子成群，很多人都跟他们学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因缘，别人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有慧眼，要多看经论，要善思惟，要静下心来好好修行，这样就能识别真正的善知识，会遇到真正的善知识。

**如明眼道流，魔佛俱打。**

真正的明眼道流是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所谓佛魔俱打，不管是佛，还是魔，都不执着。不仅不会着魔，也不会着佛。如沩山问仰山：四十卷涅槃经有多少卷是魔说？多少卷是佛说？仰山说：全是魔说。全是魔说，就是佛魔俱打。

**你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浮沉。**

如果你只是爱佛，爱圣，爱解脱，爱涅槃，而憎恶凡夫，憎恶生死，憎恶轮回，有这样的分别心，就会在生灭海中浮沉轮回。

修行先是离开对世间法的执着，最后还要放下对佛法的执着。不要着圣相，不要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开悟的，我就不是开悟的。不要认为只有佛能成佛，我是一个凡夫俗子，我不能成佛。很多修行人，会把佛看得极其神圣，认为只有佛才能成佛，而自己是凡夫，是不可能成佛的。这就是爱圣憎凡。一分别，一取相，本来是佛，反而在自己的妄念中沉沦受苦。

有人说：佛是一切智者，正遍知，有无量的神通三昧，有大慈大悲，无所不知，无所不会。我是凡夫，亦无禅定，亦无神通，亦无智慧，怎么可能与佛相比？事实并非如此。佛的一切功能，皆是有为生灭幻法，都是剩法，并非究竟。究竟者，一心，在凡未减，在圣不增，一切众生本自具足，与佛等齐。所以，即使佛有再大的神通，也都是梦幻泡影。好事不如无。

**问：如何是佛魔？师云：你一念心疑处是魔。**

有人问：什么是佛魔？祖师说：一念心疑处就是魔。心疑就有住，住着即是魔。达摩祖师说：若有疑即不做，做了不免生死。疑即是心生住着，起了分别心和评判心。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没生心的时候就没烦恼，一生心就开始不舒服，烦恼就出来了。疑也是这样，疑心就是住，住就成魔。

**你若达得万法无生，心如幻化，更无一尘一法，处处清净，是佛。**

你若通达万法本来无生，心亦如幻不实，更无一尘一法可得，处处清净不染。此无染性即是佛。

**然佛与魔是染净二境，约山僧见处，无佛无众生，无古无今。**

然而佛与魔是染净二相，仍然是相，分别才有。疑心是相，住也是相，心生就有相。魔不可得，佛亦不可得，染净都不可得。若无住，疑心亦不可得，住亦不可得，烦恼菩提皆不可得。按山僧我的看法，也没有佛，也没有众生，无古无今，无前无后，无始无终。

**得者便得，不历时节，无修无证，无得无失，一切时中，更无别法。设有一法过此者，我说如梦如化。山僧所说皆是。**

得者言下便得，不需要经历时节因缘。真正悟道的人都是在不经意间，在言下见性的，在超越了时间概念的不可思议的当下悟道的。言下见即见，不见就波波浪走。所谓见性，所谓得道，只是妄心不起，心无所住，无修无证，无得无失，本来如是，本来开悟，本来成佛。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开悟见性有多神奇，有什么境界现前，有什么啪的一声，或突然间大地平沉，虚空粉碎，那都不是真正开悟。那都是识心的境界，都是生灭幻境。真正开悟，平常得出奇，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依旧。一切时中，自己原来是什么样，现在依旧什么样，更无任何奇特境界可得。

所以夹山善会禅师就讲：上上根人，言下见性；中下根人，波波浪走。波波浪走就是随着一念分别心而有所住着，错失了当下的见闻觉知，错失了眼前的平常，错失了本来见性。在念上生念，知上立知，反而离道越来越远。自己看不到这一念住着，被心识带走了，还不会转念，还不会修行。

见性的人只要一起心，就能看到。没起心的时候，也不会生见性想。一生见性想，就起心了，就迷了，反而不见性了。一起心的时候，看到了，一转念，又回到见性中去了。回来了，见性了。不是进入意识，而是转出来。一进去就轮回了。

所以什么是见性？未生我想，性正是性，性自成性，我正是我。生于我想，我成我想，性成妄想，我不是我。人之所以不能见性，是进入想里去找一个性，总想去见性，总想体会性，感受性，捕捉性，用心意识理解性、思惟性，皆不得见性。想体会自性的妄心一歇，性就自显，无遮无障，假名见性。

所以说开悟不历时节，妄心一歇，言下相应。如此简单，不费吹灰之力，无功用行。众生不能言下见性，就是被妄想和执着遮蔽，时时相遇，时时失之交臂。

所谓三大阿僧祇劫修道，就是不知回返，不知从妄念中出来。一出来，言下就成道。不需要修行，也没有什么可证，本来如此。没有声闻果、辟支佛果、菩萨果、佛果，无得无失，无智亦无得。

一切时中，更无别法。没有什么需要想，需要修，需要做的，该干嘛干嘛。设有一法过此者，我说如梦如化。就算有一法比开悟见性还要殊胜，我说也是妄想分别。我这样说也不能执着。

**道流！即今目前孤明历历的听者，此人处处不滞，通贯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境差别，不能回换。**

道流，你现在听我讲法的这个能力，这个作用，就是一切众生的自性，它不会被任何境界所阻碍。它遍一切处，于三界中自在，隐显出没，能入一切境界，而没有任何滞碍。

此性没有生灭，没有主体，不受时空限制，有大神通，透得过一切境，而不被拘束。诸佛只是识得此性，祖师也只是识得此性。一切众生识得此性即是佛，不识此性即是众生。

**一刹那间透入法界，逢佛说佛，逢祖说祖，逢罗汉说罗汉，逢饿鬼说饿鬼。向一切处游履国土，教化众生，未曾离一念。随处清净，光透十方，万法一如。**

此性一刹那间透入法界，能示现一切品类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遇到佛乘根器的人，即为说大乘佛法；遇到祖师根器的人，即为示现离文字法；遇到罗汉根器的人，即示现声闻法；遇到饿鬼，即为说业力因果之法。此性能示现无量化身，游于一切国土，教化一切众生。这一切都不离当下修行人的一念，所有的示现都并非实有。示现各种身，说各种法，度化一切众生，都是一念妄想，并非真实。若能了此心，则随处清净，智慧透出法界，一真一切真。

迷时我们会认为自己是业报身再来，悟时方知根本没有谁来这个世间。无生无灭，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一切全体是法身不可思议示现。不动妄念，便证菩提。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一切都是如如真实，一切都不可思议，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古人云：万法匪缘，岂观如幻。不需要观因缘和合生灭，不需要观世间如幻，本来真实，本来如如，一个念都不用动，一个心也不用生，即得相应。

明此实相之后，可以于毕竟空中炽然建立，方便说法。逢佛说佛，逢祖说祖，逢罗汉说罗汉，逢天人说天人，逢凡夫说凡夫，逢外道说外道。菩萨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

一旦本性觉悟了，就有了大智慧，能够于一切处示现，到各个道里去教化众生。各个道也非实有，皆是自心妄想。于自心妄想处心无所住，是名灭度一切众生。不管怎么示现，都不离当下一念。不管到哪儿，都没有生灭，不曾染污，光透十方，无拘无束，万法一如。迷的时候有迷有悟，悟的时候悟也不立。

临济语录讲记第六讲

**道流！大丈夫儿，今日方知本来无事。**

什么叫大丈夫呢？知道一切事皆从心起，若达无心，本来没事儿。真正觉悟的人，没有任何的造作之心，简简单单生活，是个无事闲人。所以无事是贵人。

大丈夫并不是说一定要在世间取得多大的成就。真正的大丈夫是见性而无作无为的人，没有一个特别想做的事情，也没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事业。这样的闲人，无事人，心中无挂碍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为什么要用大丈夫这个词来形容觉悟的人呢？因为这样的人需要有大智慧、大魄力，需要大清醒，了了见于佛性，不再迷失在自心的境界里。涅槃经里讲到，见佛性者是名丈夫，如果女人能见性，女人也可以称为大丈夫。如果男人不见性，也只是一个女人。所以大丈夫就是心中没有挂碍，没有事情的人。

**只为你信不及，念念驰求，舍头觅头，自不能歇。**

为什么不能做个无事人？为什么不能见性？就是因为你不相信一切都不可得，不相信诸法是空，不相信自心本来无一物。信不及就是不了解实相，不认识本性，所以才会去取自心的境界。念念向外驰求，被妄念所惑。舍头觅头，歇不下来。

**如圆顿菩萨入法界现身，向净土中厌凡忻圣。如此之流，取舍未忘，染净心在。**

即便是经典里所说的圆顿菩萨，能自在示现于六道和十法界之中。因为心中还存有厌凡忻圣的愿望，还要发愿求生净土。他们心有取舍，染净心还在，所以不能真正见性。

**如禅宗见解，又且不然，直是现今，更无时节。**

如果按照禅宗的见解，就不一样了。禅宗修行连求圣的心都没有了。古人云“圣谛亦不为。”没有了取舍心，也不再有染净的分别，才能真正默契于实相。禅宗没有阶梯，不是一级一级修上去的，而是直下便是，不需要时节。所以云，不历僧祇获法身。不需要精进，也不需要修到达某一个阶位，不需要从十住到十行再到十回向最后再到十地，它没有次第。唯论见性，言下便见。什么叫直是现今？要见言下便见，不见转加悬远。不离当下一念，就能顿登佛地，这就是禅宗的见解。它没有什么圆教、权教这些概念和分别，直截根源，一切不论。

**山僧说处，皆是一期药病相治，总无实法。**

包括山僧我所说的这些，也是文字，大众也不能当真，不能执着。

临济祖师一直在讲，目前听法的无依道人，能见能闻能乘境出来能安名的，才是诸佛之本源。他怕学人执着有这么个无依道人，有这个能听的佛性，所以在这里提醒学人，就连他讲的“诸佛之本源”和“无依道人”也不是实有之法，只是一期方便说法，并非真实。

**若如是见得，是真出家，日消万两黄金。**

如果能言下彻见本性，处处不离根本，才是真正的出家儿。这样的出家人，可以日消万两黄金。

**道流！莫取次，被诸方老师印破面门，道我解禅解道，辩似悬河，皆是造地狱业。**

诸行人，修行要抓住根本，不要在枝节末叶上下功夫。取次就是寻枝逐叶，忘失根本，次要的，不重要的。临济禅师说，不要丢了根本，免得被诸方老师骗得团团转。也不要说我了解禅，明白道。就算你辩才无碍，口若悬河，不见性，都是造地狱业。

没有正法眼的人，开口说法，就会着到有为法里，着到境界相里去。自己起心动念，没有看到，直接就跑到自心编织的故事里去了，这叫取次。取次就是第二念，念上生念，念念不觉。所以会修的人，如香象踏河，截断众流，在第一念上就见到分晓。

什么叫印破面门？就被他们所骗了，被他们所蛊惑了。你一念没守住根本，信了谁讲的什么法，着了什么境界，就随着那些知见，迷糊颠倒造业去了。印破面门就是打破脑门，一下子就丧身失命了。

道我解禅解道。许多善知识都说自己会禅会道，天天讲什么是禅，什么是道，将禅和道挂在口上，真实功夫一点也无。讲一堆都是知解的东西，都不是禅。辩似悬河，说法的时候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得天花乱坠，但是都不是佛法，不是真正的修行。

**若是真正学道人，不求世间过，切急要求真正见解。若达真正，见解圆明，方始了毕。**

如果是真正学道之人，他不会再关注别人干了什么，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看世间人的过失。他也不会去评价别人做的事对与错。他全部的精力是认识自己，善护自己的起心动念。这才是他生命中的重中之重。若达真正，见解圆明，方始了毕。如果你的见地到位了，见解透彻圆明，功夫也做足了，这时你就是一个无事人，可以随缘度日，就没有什么修与不修了。

**问：如何是真正见解？师云：你但一切入凡入圣，入染入净，入诸佛国土，入弥勒楼阁，入毗卢遮那法界，处处皆现国土成住坏空。**

学人问：什么是真正的见解？师云：你的心识能够入凡入圣，入染入净，入诸佛国土，入弥勒楼阁，入毗卢遮那法界，于一切处自在无碍。示现成就一切国土，成住坏空，无所不能。

**佛出于世，转大法轮，却入涅槃，不见有去来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

佛来这个世间说法利生，最终也要入涅槃。佛出世，离世，只是虚妄相。实相是佛未出生，亦未涅槃，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一切圣贤示现世间，都是昙花一现。所以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依世俗谛，我们看到佛陀说法四十九年，入于涅槃。若论真相，无佛无众生。求其来去生灭之相，了不可得。所以达摩说，十方诸佛，皆是众生妄想。

**便入无生法界，处处游履国土，入华藏世界，尽见诸法空相，皆无实法。**

什么是佛？佛是无生。来自无来，亦无所去，假名入于无生法界。虽入于无生法界，不妨于一切国土示现，游戏于十方国土，入华藏，入娑婆，随意自在。虽现于无量佛土，没有能现所现，唯见诸法空相，并非实有佛出现世间。

我们以为佛灭度了。其实佛连生都没有生，又谈何灭度？佛是佛性，非实有佛。佛性不生不灭。我们以为佛灭度了，其实他又在别的一个相上显现出来。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所以说真佛法身没有出生，也没有灭度。

华藏世界即一真法界，即虚空性，即诸佛性，即常寂光。这些名相都是形容我们的本心。本心谈不上入与不入，只是默契而已。所以华藏世界是法性海的一个代名词，是寂灭海的代名词，是大涅槃的代名词，是自性的一个代名词。尽见诸法空相，皆无实法。什么是见性的人？见诸法空相，悟诸法空相，悟并没有实法可得。无法可得，就是华藏世界。

**唯有听法无依道人，是诸佛之母，所以佛从无依生。**

只有能起听法作用的无依本性才是诸佛之母。所以佛从无依生。为什么叫无依道人呢？没有能所，没有固定的形相，没有法可得，如同虚空，一物也无。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身份，没有相貌，假名一心，假名无依道人，假名佛母。

**若悟无依，佛亦无得。**

如果你悟到了无依本性，也就知道并没有一个佛可得，即名见性成佛。佛是无依之性，是虚空之性，是万法之性，非实有其法名为佛也。如果你以为还有一个佛，那是意识心所起的妄想。你的妄想会创造出佛的概念来，本性是没有这种创造和执取的。本性不会生出任何定解。所有的知解都是从我们的意识心中产生的，从我们的知见和妄想里出来的。本性不会取相分别。本性会起作用，但是它不会定义，它不会执着。不管起了什么作用，它不会住，它不会认定。认定的都是我们自我的意识。

**若如是见得者，是真正见解。**

若能有这样的见地，就是真正见解。本性是无依的，它没有一个实有的性。虽然说自性，并无有一个性可得；虽然说一心，没有一个实有的心可得；虽然说道，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叫做道；虽然说禅，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叫做禅，这就是真正见解。

**学人不了，为执名句，被他凡圣名碍。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

学法之人不了本心无法可得，就会被别人所说的凡圣名相障碍。被佛说的、祖师说的、善知识说的方便法所骗。一说道就执着有个道可修，一说真如就执着有一个真如可得，一说佛就想成一个佛，不知道佛、真如、道都是觉悟之人于无所有法方便安立的一个假名。所以障其道眼。就是不了解这些名相的真实之义，执着实有这些法，反而成了障碍。

**只如十二分教，皆是表显之说，学者不会，便向表显名句上生解，皆是依倚，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死。**

什么叫表显之说？就是相说，文字之说。十二分教都是文字，都是意识，都是知解，不是真实。佛也是知解，只要落入文字都是知解。为什么叫如来禅？我们一听如来禅，以为那是最究竟、最高的智慧，其实不是。如来禅还在文字里，还在知解里，它是指月的手指，不是实相。三藏十二部里找不到实相，都是假说，是方便说，是权说，是生灭之法，不究竟。

学者不会。学人不明白这一点，把佛法当成了真实，以为佛讲的东西就是绝对的真相，便向表显名句上生解。处处依文解意，把不定的方便说当成绝对的。皆是依倚，落在因果。不知道这些想法都是心有所依，皆落能所。我要修行，我要开悟，我要成佛，总是离不开这个我。都在因果之中，出不了三界生死。

**你若欲得生死去住脱著自由，即今识取听法的人，无形无相，无根无本，无住处，活泼泼地。**

你想出离生死轮回，想来去自由，想解脱，就要认识这个目前听法的人。其实我们念念都在使用佛性，但是我们念念都着在相上，忘了这个听法的性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的真实面目无形无相，无根无本，没有住处，无一法可得。它活泼泼的，有无量的神通妙用，能起无量的作用，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开心、欢喜、难过、抑郁、忧伤、自卑、胆怯、恐惧，这些都是从无依道人这个性上所起的作用。通过这些作用，我们要返回到自己的心上去认识他。他的体性是无染无着的，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如果你认识他，就做了主人了，就不会执着境和相。

**应是万种施设，用处只是无处。所以觅著转远，求之转乖，号之为秘密。**

应即是应缘。此性遇缘就会施设万种妙用。我们看世间的一切万象，包括人、畜、有情、无情，人的所有性格、特点、才华、情绪，他表现的心态，他的智商、认知，都是从本性起用。一切的一切都是妙用，这即是万种施设。我们能动、能听、能闻、能嗅，能思维，能做事情，比如说盖房子、铺铁路、造飞机，这些都是本性智慧的显现。但是你要找这个用处又找不到，所以说随用随空，遇缘即施，缘息即寂。

所以觅著转远。你找他，又找不到。越找离他越远。求之转乖，越求他，越想得到他，离他越远。他当下就在起用，你不找、不求、不觅，就能与它默契。你求他，你寻他找他，是头上安头，转求转远。号之为秘密。我们把这个性的作用称之为“秘密。”为什么称作“秘密”？因为一切众生都有此性，都会作用，但都不知道此性。所以叫作“秘密”。

圆觉经又叫秘密王三昧，我们每个人都有圆觉性，都是秘密王，都本具三昧力，都是真正的主人。为什么叫秘密？因为没有人识得，也没有办法给他命名，所以假名叫秘密。

**道流！你莫认著个梦幻伴子，迟晚中间便归无常。**

道流！你不要把自己这个肉身，这个梦幻伴子当成真实的自己。这个色身早晚会坏掉。什么是梦幻伴子？不真实的伴侣。四大五蕴，色受想行识，都是假合的，从妄想生，从颠倒生，不要把这个梦幻的色身当成自己。世间凡夫之所以痛苦，之所以叫凡夫，之所以叫无明，就是把这个色身，把这个显现的生命当成了自己。没有智慧，没有慧眼，看不到那个无相的没有显现的本性才是真正的自己。所以才会受种种苦。不要执着显现的有相的生命是自己，这个色身不是你真正的自己。色身生命早晚都会消失，一定会回归无常。有的人二十岁就离世了，有的人三十岁就离世了。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得了不治之症，有的人壮年的时候，突然得了一个疾病，脑溢血啊、心脏病啊、心肌梗死啊，一下子就失去了生命。有的人寿命很长，就算你活一千岁，也要离世。佛与祖师有神通、有智慧，也要舍这个报身。所以不要把这个虚幻的、梦幻的伴子当成我们真实的生命，这样你会很苦。

**你向此世界中觅个什么物作解脱？**

此世界就是我们眼见的这个假相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一法是真实的。相的世界都是心念投射的，而心念是刹那刹那变化，刹那刹那不住的。世界是唯心所现的幻境，你在这样的幻境里寻找什么安身和解脱之处呢？除了你的妄念和执着，这个什么都没有。这个世界本来就不真实，不仅没有生死，连解脱都是妄想。

你想通过修行达成解脱，反而被这念心所束缚。释迦牟尼佛并不是修成三十二相才解脱的，而是见到了自己的本性，见到三十二相是不真实的，才解脱的。所以佛之所以为佛，不是他修出了三十二相，不是他有八十种随形好，他有相好庄严，他能够放光，他有神通，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识得了本心，他妄想心歇下来了，一切有为的心歇下来了。三十二相只是自心影射出来的幻相，三十二相即是非相。现三十二相不是见性的标准。所以不要到有为法里边去求解脱，去求一个成就，有为法都是归于无常幻灭的。只有认识本心，方名解脱。认识本心就解脱了。因为本心不染，本心不生灭，本性没有能所，没有恐惧，没有执着，没有抓取，是无依道人，不生不灭，本自解脱。

**觅取一口饭吃，补毳过时？**

出家修行，难道只是为了找一个地方，寻一口饭吃，补衣服，打发时间吗？如果这样的话，就辜负了宝贵的生命。

但是，如果你真正见性了，觉悟了，修行也只剩下穿衣吃饭，补衣度时而已，并无奇特，只是平常。

真正明白的人，生活会非常的简单，一领袈裟，坏了破了，缝缝补补，打发时间。但是如果你不见性，出了家，跑到僧团里，只是想混口饭吃，在僧队里边混日子，依旧轮回。

**且要访寻知识，莫因循逐乐。**

不见性，一定要去参访见性的大善知识，识得本心，见自本性，不可混日子，因循逐乐，浪费大好光阴。因循逐乐，就是无所事事，只是想找乐子，心里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来这个世间。心想反正我出家了，到时候有口饭吃，有个地方睡觉，有人供养，我也不用劳动，扫扫地，干点活儿。有这样的想法，懒惰放逸，混时间，稀里糊涂的，最后一定会堕落。一定要去亲近善知识，把生死大事搞明白了，才不虚度这期生命。

**光阴可惜，念念无常。**

生命无常，时间短暂而宝贵，一天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都有这样的亲身感受，不知不觉，一年就过去了。又不知不觉，三年就过去了。一晃五年就过去了。修行人一定要珍惜生命，不要把难得的人身浪费在无明和逐乐上。一切都归无常，不管你在世间获得了多少财富，取得多大的成就，都是梦幻泡影，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如果不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做任何事都毫无意义。

**粗则被地水火风，细则被生住异灭四相所逼。**

粗是指我们的身体，它念念都在无常变化，每天都在变老，刹那都在归于寂灭。细的就是念头，生住异灭的念头，各种各样的烦恼心，得失心，恐惧心，不安的心，这些心念会消耗我们的心神，让我们受无量苦。如果你不珍惜时间好好修行，觉悟无生，我们的生命就像流沙一样念念流失，念念受无明之苦。

**道流！今时且要识取四种无相境，免被境摆扑。**

修行人要认识四种无相境界，不住这四种无相境界，不被这四种无相的境界所拘。所谓无相境，是针对外相而言的心境，也即起心动念所成的相和境。修行人既不能着外界的六尘相，亦不能执着自己的起心动念和分别妄想。

**问：如何是四种无相境？师云：你一念心疑，被地来碍；你一念心爱，被水来溺；你一念心嗔，被火来烧；你一念心喜，被风来飘。**

学人问：什么是四种无相境？临济禅师说：一念疑心起来，就被无相的地大障碍住了。你一念贪爱心起来，就被无相的水大境界淹溺。你一念嗔心起来，就被无相的火大境相来烧。你一念喜心起来，就被无相的风大境界障碍。所以说疑心、贪心、嗔心、喜心一生，一住，就形成了无相的四大障碍境界，就被这四大障碍障住了本性。

**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转，东涌西没，南涌北没，中涌边没，边涌中没，履水如地，履地如水。**

如果你能看到自己的这些心念，不住于这些心念，就不会被此无相境所转，就处处自在。东边的念起来，跑到西边去了；南边的念起来，就跑北边去了；中部的念起来，就跑边上去了；边上的念起来，就跑中间去了。没有任何的念可住。佛经里所写的十种振动，其实都是在比喻心性智慧的无所住，比喻善逝，比喻转念。这时，你就能履水如地，履地如水。为什么？心不住法，即是最大的神通。你处处用境，而不被境转。

东涌西没，南涌北没，中涌边没，边涌中没，在经典里它是一种三昧的境界。入于三昧的人，会在身心上有一种涌没的觉受。而在这里，祖师是讲的是心无所住，是智慧。刚起一念，就转掉了。刚要一住，就看破它，就不住了。刚起一个执着，看到了，走开了。刚生一个法执，自己就觉察到了，就放下了。这是东涌西没，南涌北没，这是真正的神通。

一法都不住，既不住外，也不住内。即不住有相境，也不住无相境。不被心性上的地水火风所障碍，不被自己的妄心所骗。所以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履水如地，履地如水。表面上看是一种神通，在水上走就像在地上一样，在地上走就像在水上走一样，其实是指能够在一切境界中都没有障碍，这是真正的神通。

**缘何如此？为达四大如梦如幻故。**

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四大本来就不实如梦，我们的念头也不真实。不住在这些念头里，就超越了心性上的四大，一切无碍。

**道流！你只今听法者，不是你四大，能用你四大。**

各位道友！你现在听法的这念心，就是你的本性，它不是四大，但是它能使用四大。它能施为运动，能见闻觉知，能思惟分别，能起无量的妙用。只要我们不认四大为自身相，不认心意识为自心相，便能自在使用四大，运用心识，而随处解脱。

**若能如是见得，便乃去住自由。**

如果你能这样识得本性的妙用而不住妙用，便可来去自由。你就能够同于法界，证得法身了。我们之所以不能见性，不能证得法身，就是执着心意识为自己，迷在用上，以为有个能所，有个我，有一个境。要么认心为我，要么认色身为我，总以为有个我。当你认识到性是自己的时候，能所心灭，就超越了四大和五蕴，回归了法性。

**约山僧见处，无嫌的法。**

临济禅师说：按照山僧我的见解，什么法都没有。但有言说，皆是妄想。嫌的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都是我们妄想出来的。你一张嘴，一说，一讲，一思考，早无交涉。

**你若爱圣，圣者圣之名。**

如果你还有爱圣的心，这个心就是无明。有爱圣的心，就有憎凡的心。若也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沉浮。圣人只是一个假名，并没有真正圣人，也没有真正的圣人之法。

**有一般学人，向五台山里求文殊。**

若不识自心是佛，就会着有相的佛菩萨。有很多修行人，到五台山去拜见文殊。就是着了佛菩萨的相。现在很多学法的人到四大宗教圣地去朝山，去拜佛，去见菩萨。总以为地藏菩萨在九华山，文殊菩萨在五台山，都错了。到普陀山去拜观音，观音就在你的卧室里，就在你厨房，在你的厕所里，就在你自己身上。你不用去普陀山去拜观音。观音无处不在。无处不在，什么意思？千万不要执着有观音，实无观音。

**早错了也！五台山无文殊。你欲识文殊么？只你目前用处，始终不异，处处不疑，此个是活文殊。你一念心无差别光，处处总是真普贤。你一念心自能解缚，随处解脱，此是观音三昧法，互为主伴。**

如果你认为文殊菩萨在五台山，那早就错了。五台山没有文殊，只有一堆石头和瓦片。你想认识真正的文殊吗？文殊是你当下的一念智慧心，当下一念没有是非的心，当下一念什么都没有的心。你当下的每一个不住的心，无分别的心，无疑的心，就是活文殊。你一念无差别心，处处是真普贤。你一念无缚无解的心，这是观音三昧法。心与念，体与用，互为主伴，互通互用，一通一切通。

看的时候不染色，听的时候不染音，即是活文殊、真普贤，是观音三昧法。不管你遇到什么境界，能不住，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自己能给自己解缚，就是观音三昧法。所以观音三昧也好，楞严三昧也好，金刚三昧也好，就是我们的一念智慧心，不住的心。互为主伴，能起三昧的智慧，起一切妙用的智慧，能起不住的智慧，就是主。所现的相，所呈现的不同的妙法，就是伴。

**出则一时出，一即三，三即一。如是解得，始好看教。**

出是什么意思？就是用。用则一时能显现出报身、法身、化身。一即三，三即一。佛法僧，戒定慧，法报化身等等，都是一心妙用。如是解得，始好看教。能够这样领悟了，才能看得懂经典，才能领会佛的本怀。真正识得本心，再看经典，才知道每一部经典都是圆满的，都是究竟的。

见性了，再看地藏经，再看净土三经，再看阿弥陀经，你就知道它们都在讲实相，而不是讲相上的法。你就不会被佛所讲的比喻和故事所骗，就知道那些故事后边真正要告诉你的东西。

**师示众云：如今学道人且要自信，莫向外觅，总上他闲尘境，都不辨邪正。**

这个自信不是世间法里那个自信，不是要相信自己！是要认识自己，要见到自己的本性。对自己的本性深信不疑，对自己的领悟深信不疑，对修行方法深信不疑。你要了解自心，会用它，不再向外求。更不会着他各种境界，辨不出正邪真伪。

一旦你自信自知，深刻认识了自己的本心，就不会再关注外在的任何境界，所有的人事物都迷惑不了你，因为你知道那些都是相。你不会再去相上寻找真理，去寻佛，寻求法。你知道心即是佛，心即是法，心即是修，心即是证，心即解脱，心即三十二相，心即是六度万行。你抓住根本了，就不会再不辨邪正。如果不见性的话，就会被境界所骗，就不知道邪正。

**只如有祖有佛，皆是教迹中事。**

什么叫教迹中事？就是经典中所描写的事情。佛经里写的有十方佛、有菩萨、有罗汉，有净土、有世界，有众生，有六道。佛经里写的很多的东西都是有法，是方便法，非是真相。

我们早期学法都是从不信有佛，到信有佛。从不信功德，到相信功德。从不信因果，到相信因果。这些都是经典的作用，作为一种引导，先让你信佛所说，最后连佛所说的也要放下。佛会说，读诵这部经有很大的福报。布施、持戒，有功德。供养佛法僧，就能离苦得乐。往生到净土，就能成佛。这些都是经典中所写的，是空拳诳小儿，非是实法。经典是为了引导众生，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道。先给你一块糖，告诉你这个东西很甜，你就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先变化出一个化城，让你愿意前往。先告诉你诵这部经有多少功德，这部经是经中之王，你遇到它了说明你是上上根器的人。这样，你就会对修行有信心。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都是一直被佛骗，骗到今天，终于学到禅宗，才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但是因为这个谎言，我们得度了，我们了解了实相。这是佛陀的大智慧。

**有人拈起一句子语，或隐显中出，便即疑生，照天照地，傍家寻问，也大忙然。**

有的人拿过一个话头来考大家。他这句话本身就是考验学人的，没有定论，学人听了便即疑生。本来很自然的事，智慧照天照地，一直在妙用，没有任何障碍。听了别人一句话，起了心，掉进去了，非要理解个什么，便到处去向人寻问。只这一念的住着，就忘记了自己的本性。

这里有一则公案，正好说明这个现状，这个现状也是所有修行人不会祖师向上一路的原因。

泐潭文准禅师，初次拜见真净克文禅师。真净问：“近离甚处？”文准禅师曰：“大仰。”净曰：“夏在甚处？”准曰：“大沩。”净曰：“甚处人？”师曰：“兴元府。”净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准罔措。净曰：“适来只对，一一灵明，一一天真。及乎问你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碍。且道病在甚处？”准曰：“某甲不会。”净曰：“一切现成，更教谁会？”准当下释然。

文准禅师不会处是所有参禅者的通病，本来日用万行，一切处都无滞碍，忽然有个明白人问他一个问题，他就被这个问题阻碍在那里。若真会，便道：拿开。即能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所骗。

还有一则长庆慧棱禅师在灵云、雪峰、玄沙三人那里的求法因缘，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师（长庆慧棱禅师）参灵云，问：如何是佛法大意？云曰：驴事未去，马事到来。师不契。师复参雪峰，举前话。峰曰：汝岂不是苏州人？师曰：我岂不知我是苏州人？雪峰知慧棱不会，便去找玄沙（雪峰弟子，与雪峰亦师亦友），与他说此事。沙曰：恐他因缘不在和尚（雪峰）处，教他下来找我，我向他说。师到玄沙处举前话。沙曰：你是棱道者，你哪里不会？师曰：不知灵云与么道（驴事未去，马事到来）意作么生？沙曰：只是棱道者，不要再找了。师曰：和尚为什么这样说？我很想知道，乞和尚为我说明。沙曰：你是两浙人，我是福州人，作么生不会？师曰：实不会，乞和尚说破。沙曰：我岂不是向你说了。师曰：某甲特地来，乞和尚为说，不要戏弄我。沙曰：你闻鼓声也无？师曰：我当然识得鼓声。沙曰：若闻鼓声只是你。师曰：不会。沙曰：且吃粥去了，再来。师吃粥了，便再来见玄沙，曰：乞和尚说破。沙曰：不是吃过粥了吗？师曰：乞和尚说破，莫戏弄我。若不为说破，我就告辞了。沙曰：你来时从哪条路来？师曰：大目路来。沙曰：你去也从大目路去，怎么说我戏弄你呢？如是往来雪峰玄沙二十年，坐破七个蒲团，不明此事。

**大丈夫儿，莫这么论主论贼，论是论非，论色论财，论说闲话过日。**

真正见性的大丈夫，没有这么多的分别心，不论主贼，也不论是非，不论色财，不会说一堆没用的。

**山僧此间不论僧俗。**

到我这儿求法来，不论僧俗。一般学法之人心里都会对出家人更敬重些，认为出家人都有修行，在家人根基会差一点。其实这是众生的偏见。修行跟出家在家没有关系，它是心地法门，只论见性，不论在家出家。

到我这儿学法也是一样，你别跟我讲你学了多少经论，什么中论，百法明门，肇论，大乘起信论，瑜伽师地论，唯识学等，这些都没用。你也不用跟我讲你师从于谁，你的法脉传承，你在哪个寺院待过，学了多少年禅。也别问我名相。我只看你的见地和修行功夫，看你的德行和心性。你有悟性，心性柔和，心歇得下来，不逞嘴上功夫，做人踏踏实实，就能在我这里留下来。如果整虚头巴脑的东西，你一天也呆不下去。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所以，到我这里求法的人，谁也别想蒙混过关。

**但有来者，尽识得他。**

凡是到我这里来求法的，站在我面前，我就会识破你。祖师都有识别求法人根器的能力。有时看学人的表情，有时听他说一句话，有时只看到对方的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能不能学禅宗。如果眼神犹犹豫豫，再讲些乱七八糟的话，就很难与禅宗相应。

**任他向什么处出来，但有声名文句，皆是梦幻。却见乘境的人，是诸佛之玄旨。**

只要你能说出一个东西来，但有声名文句，不管那是多好的境界，你能形容得出来的，都是梦幻。一个禅师就要有这样的本领，不被任何境界所惑。我只看得到那乘境的才是诸佛之玄旨。而说话的人，只要他迷在境中，看不到根本，一定会通过他的语言和形容表现出来。

**佛境不能自称我是佛境，还是这个无依道人，乘境出来。**

佛境不称我是佛境。还是这个无依道人乘境出来，说出各种境界来。所以，但有言说，皆无实义。心若不强名，就没有一个境叫佛境。但有名字，都是不得已形容它。我们还是要认识这个乘境和安名的无依道人，它才是根本。

**若有人出来问我求佛，我即应清净境出；有人问我菩萨，我即应慈悲境出；有人问我菩提，我即应净妙境出；有人问我涅槃，我即应寂静境出。**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佛？我就告诉他清净心是佛；有人问我什么是菩萨？我就告诉他慈悲心是菩萨；有人问我什么是菩提？我就告诉他清净微妙不定之心是菩提；有人问我什么是涅槃？我就告诉他寂灭心是涅槃。

**境即万般差别，人即不别，所以应物现形，如水中月。**

境有万般差别，心却唯是一心。比如菩萨境，佛境，涅槃境，人是一人，心是一心。所以才能应物现形，就像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应在一千条江中，有一千条江里的月亮。永嘉大师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本性遇缘即施，应物现形，缘息即寂。佛来照佛，魔来照魔，胡来胡现，汉来汉现，皆无实法。性能造六道，能现十法界，能成一切相。虽然成一切相，又离一切相，虽然即一切法，又离一切法。

所以大家学法就是要认识无依的，能听法的无依道人。不得已，祖师直接用文字把本性给我们指出来，就是当下的见闻觉知。让我们不要再去着相了，不要再去贪着生灭法了，不要再去执着什么佛啊祖啊。直接作佛作祖，直接用而不住。禅宗干脆利索，直指本心，见性成佛。

临济语录讲记第七讲

**道流！你若欲得如法，直须是大丈夫儿始得。**

诸修行人，你要想与法相应，想要得法，必须是个大丈夫才行。大丈夫是什么？顶天立地，特立独行，不被任何外在的力量裹挟，有自己的主见，做任何事没有疑疑惑惑。男儿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特立独行不是狂妄，而是一种智慧和勇气，是觉悟实相后自然显露出来的豁达。所谓大丈夫，就是无依地生活于世间，不需要再抓取什么就能活得自在洒脱的人。

**若萎萎随随地，则不得也。**

萎萎随随就是疑疑惑惑，做事畏首畏尾、犹犹豫豫，总是纠结，想做又不敢做。想学法，家里人人阻止，就不敢学了。读经也偷偷摸摸的，像做贼一样，这样肯定学不了禅宗。

如果学法还要经过别人的同意，还要跟家人商量，甚至还要背着别人学，这样的话你学不了禅宗。禅宗是大丈夫才能学的，得做得了自己的主，想干什么没有人能阻止，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不需要通知别人。通知别人是尊重他，自己的生死大事自己做得了主，这是学法最基本的条件。

**夫如瓦嗄之器，不堪贮醍醐。**

瓦嗄之器就是泥罐子，没烧好的器具，土坷垃做的，无法用这种劣质的器皿来盛醍醐。醍醐是无上的美味，应该用精美的器具来盛。比喻学禅宗得是法器，有那根基，不是小枝小叶的人能学的。醍醐是人间最美的美味，要用精致美丽的器皿盛它才相应。如果想学宗门的话，得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善根和悟性。不是这个法器承受不了禅宗这一法门。宗门要求直用直行，毫无疑惑，见地透彻，心中没有丝毫知见，行事不拖泥带水，而且一定要有主见，不犹犹豫豫，不瞻前顾后，不畏畏缩缩。

**如大器者，直要不受人惑，随处作主，立处皆真。**

什么叫大器呢？或者是说真正的法器呢？就是不受人诳惑，不受人欺骗。能随处做主，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被境所骗，处处识得根本，这样的人才是大器。要有正法眼，立处皆真，没有依倚，不被识骗，心无所求。不仅理上清楚，行持也到位。有依倚就不真，有所得就不真。无所得，无所求，无依无倚，做一个无依道人，就能在这个世间没有任何的挂碍，也没有恐惧，也不怕失去什么。当你什么都不抓取的时候，什么都不执着的时候，什么都不依赖的时候，你才能够说得上独立自主，才能说立处皆真。

**但有来者，皆不得受。**

这个‘来者’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人来考你，你识得破。还有就是境界来了，你透得过去。其实有人考你也好，境界也好，都是自己生心才有。自己要是不生心，哪有什么考与不考。包括自己的一些妄念，忽然在自己面前显现出一个相，不管是什么相，佛来了，菩萨来了，一阐提来了，魔来了，冤家来了，还是各种境界出现在你面前，皆不得受。妄心不生，即心无所受。不得受就是不能执着，不能取着，不要贪着。就像黄檗禅师讲的临终要节，不管见到佛相还是菩萨相，还是鬼神相还是恐怖的相，还是好的相坏的相，都不要贪着，也不要害怕，知道都是心所生的幻相，但能不住，便能相应。所有的境出现，心不要住，心一住，就要随业受报了。

**你一念疑，即魔入心。**

疑就是一念住着心。当你念头一住的时候，当你有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就变成了疑。这时魔就入心了。怎样才能不让魔入心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虽然念一直有，但是不住着，不当真，这个时候魔就困扰不了你。

**如菩萨疑时，生死魔得便。**

菩萨是指所有修行人的一个统称，当然也特指修到一定阶位的，还没有完全见性的人。已经发心修行和开始修行的人，都可以称为菩萨。这样的菩萨、修行者，他生了一念疑惑心的时候，这时生死魔便得其便。声闻、阿罗汉也算初发心菩萨，或者初住菩萨，他们为什么不能见性成佛？就是因为还有所得。有所得，生死魔便能得其便。维摩诘经里讲，声闻阿罗汉因为畏惧生死，有所畏惧，心有所住，贪求解脱和涅槃，所以魔便得其便，他们身上的花就附着在身上，不能落地。他们畏惧生死，反而出不了生死。

**但能息念，更莫外求，物来则照。**

但能居一切时妄念不生，于一切境无心，不住，不向外求，境来则以平常心应对，事来直用直行，当下即得解脱。

不管遇到什么烦恼逆境，以智慧观照，就能不被境惑。什么事来了，心不染着，所有的评判、分别、习气，都看得到，不去住着，不生心，自然就解脱了。修行不是一直把眼闭上，把耳朵塞住，不接触六尘了，这样获得的清净没有用，不自在，而是该干嘛干嘛，歇下那念有所得的心，取境执着的心，这个时候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直用直行，才是真正的解脱。

**你但信现今用底，一个事也无。**

现今用的是指我们的见闻觉知，只要相信见闻觉知就是我们的本性，不去住着这个作用，用过就空，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修行就成了。不需要任何的修行。用的时候不染，用的时候不生用想，就是开悟，就是见性，就是解脱，就是修行。

我们学祖师禅，抛开公案里的向上一路，抛开会下转语，反反复复熏修的就是这些理，练的也是这些功夫。大家反反复复把这个理和行熏修得非常透彻，熟练，在这种见地下，不要去造作，不要再去造业，懂得善护念，就入了正路了，就没有问题了。你的修行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简单，也越来越享受。

**你一念心生三界，随缘被境，分为六尘。**

三界是一念心生的。心念只要一起，三界就出来了，三界是从妄想生的。心若不生，就没有所谓的三界、六道、十法界。三界又指三毒，贪嗔痴。一切法都是从一念妄想生的。贪嗔痴的念一起，再念上生念，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就显现了。古人云：一念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粗。一念不觉轮回就开始了。

**你如今应用处欠少什么？**

你当下的用处就是真性，它具足一切妙用，与佛无殊，离此用处，还去哪儿找一个佛？还去哪儿找一个法？还去哪儿找一个修？还去哪找一个解脱的境界、清净的境界、涅槃的境界？你现今正作用的一切，不论是看，还是听，还是嗅，还是说话，还是做什么事，哪个不在开悟中？哪个不是见性？哪个不是涅槃？还找什么？言下的用处已经是见性，是涅槃，是解脱了。

**一刹那间便入净入秽，入弥勒楼阁，入三眼国土，处处游履，唯见空名。**

我们的本性一刹那间能入净入秽，入一切国土，现一切境。一念遍一切处，遍十法界，不管是弥勒楼阁，还是西方净土，还是娑婆世界，还是法报化三身，能够自由出没，处处游履。虽起如是作用，不见有一实法可得，唯见空名。不管入到哪一个境里，成哪个相，示现什么，都是自心的境界，都是自心的影相，并没有实有的法出生，也没有实有的境可入，只有一个空名。法身也是个空名。弥勒净土，弥陀净土，阿閦佛国都是空名，十方诸佛国土亦复皆空。

**问：如何是三眼国土？师云：我共你入净妙国土中，著清净衣，说法身佛；**

学人问：如何是三眼国土？临济禅师说：我和你共入清净国土中，着清净衣，假名法身佛。

净妙国土，就是我们的清净心。心清净，才会见法身佛。见一切相不分别，一切相都是清净的，所以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净土是指心，心净则佛土净。离此本心永远找不到一个真实存在的净土，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不会愿东愿西，不会发愿求生西乐了。因为心一净，不分别一切相的时候，当体就是西方极乐。如果你认为黄金铺地，七宝行树，琉璃，莲花，菩萨，楼阁，是净土的话，就是着在了虚幻相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著清净衣，说法身佛。这个清净衣，就是不分别一切相的清净智慧，把这个清净的智慧称为法身佛。

**又入无差别国土中，著无差别衣，说报身佛；**

又入平等无相国土中，着无分别智衣，假名为报身佛。无差别衣，就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不是不分别，而是善于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虽见种种境界，不取相，不分别，不评判，于此本性所现一一音声色相，以平等性智，观其如梦如幻。

**又入解脱国土中，著光明衣，说化身佛。**

又入解脱国土中，著智慧光明衣，说化身佛。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只要不着不住不染，以无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随缘处事，烦恼不生，假名化身佛。虽起心动念，种种言说教化，皆是善巧方便。但不妄生烦恼，一切所思所行，皆是妙法。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辨真实。这个时候你的任何起心动念，都是化身佛，都是光明的，都是智慧的，都是无染的。

所以无差别衣，清净衣，光明衣，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是一不是三。一即三，三即一。化身佛不异于报身佛，报身佛不异于法身佛，法身佛不异于化身佛。法身、报身和化身，只是三个名字，不可执着名相和概念，要懂得用这三身，而不被三身的名相所缚。

**此三眼国土皆是依变。约经论家，取法身为根本，报化二身为用。**

最后临济禅师总结，法身、报身、化身，也是从识而生的妄想，只是假名，非实有其法。

依经论家所讲，会把法身当作究竟，把报化身理解为用。在禅师眼里，这些都是名词、概念，空洞无物，只是空拳诳小儿，没有任何实义。祖师用文字语言先诱导学人，再指出这些也是妄想，都要扔掉。什么是依变？都是从我们的妄想出来的，只是随顺世间而讲有三身，大家不要当真，认为有一个报身，有一个法身，有一个化身。依变就是都是从识里出来的，不是真的。

经论家讲到法身，就会认为实有法身，会用大量的篇幅来讲解法身。这都是依佛经而讲解。因为佛陀大涅槃经中也详细地讲解佛性，讲解法身。夹山善会禅师有一次上堂开示如何是法身，被座中的道吾宗智禅师听到，不觉失笑。经道吾介绍，去见德诚船子和尚，最终才明白大事因缘。太原孚上座讲涅槃经，被下边一个禅者笑话，最后也是经禅者点拨，才开悟。他们讲涅槃经也好，讲法身也好，已经讲得很究竟，讲得没有人比他们更好了，但为什么还会被禅师笑话？因为他们着在了文字上面，把意识知解的法身当成真的了。所以说，不真正见性，不自证解脱，讲得再好，修行连门还没看到。

**山僧见处，法身即不解说法。**

如果让山僧我来讲，法身并不会说法。法身只是个妄想和概念，并没有一个法叫法身。法身说法，也是我们妄想出来的，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所以古人云：身依义立，土据体论。**

所以古人说：法身是概念，它依义理而立，而非实有这么个义理；净土也是概念，是从识所生，形容本体，而非本体。

**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建立之法，依通国土。**

法身也好，净土也好，都是圣人不得已方便设立的名相之法，是妄想心生出来的，并非真实。

不管你讲出多么妙的法来，用多么玄妙的名字，一真法界，毗卢遮那，常寂光，这些都是依通之变，都是建立之法。所谓建立之法就是方便法，就是妄想，是生灭有为之法，是文字之法，非是实相。实相是自行自证圣智所行境界，是行者当下行出来的。

**空拳黄叶，用诳小儿，蒺藜夌刺枯骨上觅什么汁？**

佛性、真如、法身、菩提、涅槃，这一切只是佛和祖师引导众生所施设的一个名相而已，用来骗初学的。就像拿着黄叶对小儿说，这是钱，我们去买吃的，小孩儿一听，就不哭了。

蒺藜夌刺枯骨上觅什么法？很干枯的树枝上哪有什么肉汁儿，你到那上面找食物是找不到的。上边啥也没有。你到一个空的名相上去找实法，什么也找不到。执着名相和概念，说明用错了心。古人云：世人爱听人言语，言语从来赚杀人。到名相概念里领悟实相，想开悟见性，就像去枯木枝儿上找肉汁一样，是找不到的。

**心外无法，内亦不可得，求什么物？**

什么叫心外啊？就是心向外驰。起心动念，取相分别，就叫心向外驰。心外并不是内外的外，而是指心有所住，心有所着。除了你虚妄的心念之外，并无任何境可取可得。所以你还求什么？一离开当下的见闻觉知，离开你的听、见、站、坐、卧、行，离开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就是打妄想，就是心向外求。在当下该干嘛干嘛，就成道了。只要离开眼前、言下，一动念，一想一个东西，就错了。所以叫内亦不可得。内外都是起心才有，心一生，境就出来了。内也是妄念。既不要立一个性，也不要立一个境，也不要执着心性，体用、性相。这些都是妄想，一切都不可得。

**你诸方言，道有修有证，莫错！**

这里的诸方，是指除了宗门之外所有的法门，所有的修行方法。除了禅宗见地，一般修行人都认为有法可修，有佛可成，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要修种种的果位，要经历种种的境界，要经历种种的阶梯、次第，要证阿罗汉，再成菩萨，再成等觉妙觉，最后成佛。认为有修有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才叫成佛。但这些见地都是错误的，这样是永远也无法成就的。

就算释迦牟尼佛成佛，最后也是放下了这些有所得的知见的刹那，开悟成道的。如果你一念放下，当下就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设有修得者，皆是生死业。**

就算你修出神通、种种三昧，修出意生身，履水如地，身上出火，皆是有为法，皆是生死业，与解脱了无交涉。

不管你修出什么神通和境界来，就是修成释迦牟尼佛，那也是幻化相，是生死业，是有为之法。佛陀示现的八相成道只是度化众生的方便法，不是实相。实相是没有人成佛，没有八相成道。所以说佛不是佛，莫作佛解。黄檗禅师说，修出来的佛是声闻佛。三大阿僧祇劫修出来一个圆满佛，也只是个声闻佛，不是真如佛。禅宗所说的佛是无相的，是没有生灭的，不是修出来的，是本有的，是顿悟的，是空的，是不可得的。

因缘所成的佛，不是真佛。真佛只是性，是空，是无所有，是不可得。释迦牟尼佛是因缘所成，是和合出来的，不是真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紫磨金身，也是个相，是因缘和合出来的假相，不是不生不灭性。所以有一个来，有一个走，就不是真佛。真性是无来无去的。就算你修成圆满报身佛，也只是生死业。

**你言六度万行齐修，我见皆是造业。**

很多人都讲，一定要渐修，修行要有次第。迷的时候是这样讲，我们要修福，要修慧，要做功课，要消业，要修戒定慧，要发菩提心，要忏悔，要行六度。当你妄念不生的时候，就没有渐修和次第了，唯是一心，言下便了。没有什么理虽顿悟，事须渐除。真正悟道了，功夫做到了，所有的说法都是妄想。没有六度万行，也没有什么奢摩他、三摩钵提、禅那，这些都是名相。当你一念不生的时候，一切法皆不可得。

**求佛求法，即是造地狱业；求菩萨亦是造业；看经看教亦是造业，所以有漏有为。佛与祖师是无事人。**

求成佛，想学法，想修行，见有法可修，有道可成，都是造地狱业。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求佛无上菩提，都是造业。看经看教，讲经说法，皆是造业。认为有法可得，修六度万行，自觉觉他，都是妄想，都是造业。佛与祖师是无事人，也不看经，也不看教，也不求佛，也不求菩提。若有所为，有所作，包括看经看教，都是有漏有为法，不能出生死。

所谓造业，就是心有所得，把佛所讲的文字之法当真了。当真了就是造业，看经看教就是为了挡眼。拿本书，坐树底下，人家过来一看，还挺认真的，以为是精进学习呢，其实只是遮阳的，用来轰苍蝇用的。拿一个小册子，写着传心法要四个字，打开一看，一个字都没有，全都是空白，这样看经才有少分相应。如果不是这样看经，在那里依文解义，知解文字，看着看着就着进去了，那都是造业。所以说设教只为标心，若识心，典籍凭何可及？识得本心，经教就是一堆无用的文字。见到月亮了，手指就可以放下了，没有意义了。

**无漏无为，为清净业。**

什么才是不造业呢？才是清净的呢？以无求的心、无所得的心做一切事都不造业，都是清净的。无漏无为是清净业。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以无所得的心生活、做事、修行，都是无漏无为，都是清净的。

有漏有为，是指前面所说的六度万行齐修，求佛求法，求菩萨等。而佛与祖师都是无事人，是无漏无为，是清净的。

真正的无漏是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不染着，并不是回避一切境界，那样又跑二乘境界里去了。所谓的戒律，并不是不做什么，也不是怕做什么，而是一切都没有障碍。做的时候不迷不染，不做的时候也不担心落入无为。不分别有为还是无为，所以真正的无为是无为无无为。不起有为无为之心，心无所住，才是真正的无漏无为。心无所住，即清净业。但有所住，有疑，即造业。

**有一般瞎秃子，饱吃饭了，便坐禅观行，把捉念漏，不令放起，厌喧求静，是外道法。**

有一些不会修行的出家人，因为没有正法眼，修行的见地错了，每天吃饱饭，便打坐观心，一直盯着自己的念头，一个念头都不让起，强压自己的心念，讨厌喧闹，喜爱寂静，这些都是外道法，不是真正的修行。如卧轮禅师的偈子：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看上去在做功夫，实际上是做错了功夫，被法所缚，不得自在。

明理之后，再坐禅行禅，就不一样了。所以真正的修行一定是悟后起修，修而无所修，只是保护而已，假名为修。不会强压住自己的念头，而是于诸妄心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辨真实。知道如何正确牧牛，而不是一直看着念头，执着于转念，那样就做错了功夫。

如果不明理，就会守着自己的心不令念起，把没有念头当成无念。真正的无念是通达念性空，随便起念而不对治。很多修禅定的人就是因为见地错误，通过观气脉，或者观呼吸，或者持咒，或者结手印，让自己的妄想歇下来，不让念起。厌喧求静，讨厌人多的地方，禅堂里有一点声音，立刻嗔心就起来了：这些人动静这么大，真讨厌。不跟你们坐了，我自己找个地方坐去。这样的人，坐得再久，入定再深，都没有修行。一个声音就把他从座上刺激下来了。求静就是贪求寂静的地方，过去声闻乘人都是在林间，在阿兰若，找一个清净的地方打坐，怕受别人影响。

**祖师云：你若住心看静，举心外照，摄心内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

祖师云：你若住心看静，起心观照，有觉有照，收摄身心，令心安静，凝心入定，不令念起，这些都是妄想，都是造作。所谓系念乖真。此心本净，不需起心令净。若是凝心入定，亦是妄想，此心本定，不需更定。将心求心，将净入净者，都是造作，皆是打妄想。

六祖大师讲，住心看静，是病非禅。只要你不识得本心，起一个心，有所住，有所着，有觉，有照，有观，有想，摄心内澄，让心静下来，让心不动，这些全是造作，全是有为法。

**是你如今如此听法的人，作么生拟修他、证他、庄严他？**

你目前正听法的这个心，这个性，是无形无相的，是无为的，是离一切相的，你怎么修他？怎么证他？怎么庄严他？怎么增减他？怎么修、怎么证都是妄想。此性无形无相，不属有无，不属生灭，无能无所，无依无为。一切法更庄严不了，一切行皆是徒劳妄为。

**渠且不是修的物，不是庄严得的物。**

他不是修的物，无法庄严。渠是他的意思，指我们的本性。本性不是庄严的物。真正的庄严是本自具足，无作无为，无心无住。

**若教他庄严，一切物即庄严得，你且莫错！**

如果庄严本性，本性就成了有法。本性是无为法，无法可得，如同虚空，庄严不得。若能庄严本性，即一切物皆可庄严。不要搞错了，一切法都不可得，不可庄严。

**道流！你取这一般老师口里语，为是真道，是善知识不思议，我是凡夫心，不敢测度他老宿。瞎屡生！**

有些学人看到一些善知识讲法讲得头头是道，是他以前没听过的，就觉得特别的好，就把这些老师口里所讲的东西当成真的了，认为是真道，认为那个就是修行了。还会说，这个善知识太厉害了，真是不可思议。我是一个凡夫，我可不敢轻易评价善知识，也不敢测度他到了哪个境界。总之，他讲的一定是对的。这样的人，会把善知识神圣化，认为一些老师有他心通，有神通，知道自己心里怎么想的，还会有其他的能力。这都是盲信，不是正信。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都愿意去学一些课程，甚至花钱去学一些课程，去听一些讲座，看一些直播？因为现在讲这些东西的人特别多，都是停留在口说上面。就算有些实修，也都是盲修瞎练，把一些有为的功夫当成真功夫，把错误的知见当成解脱知见。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讲法的人，理讲得特别好，但是真正的实修跟不上。口说般若的人非常多，很少有人去真正地实修，去做息虑忘缘的功课，去练习牧牛，去练习离念，去转所依，去独处，跟家人保持距离，少欲知足。很少有人能提到这些。

如果一个老师自己没有去实修，不知道实修的重要性，自己只是会讲，其实这都不是真正的善知识，不能引导众生真正出离生死。但是学人无知，听到什么道理，就认为讲的太好了。哇！这个人真厉害，肯定是大成就者，不可思议。我是个凡夫，我可不敢随意地评价他。临济骂这些人是瞎子，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择法眼，听到什么都以为是对的。

**你一生只作这个见解，辜负这一双眼。**

如果你这一辈子总是觉得别人修的好，自己不行，就白白辜负了这一双本来清净的法眼。

**冷噤噤地，如冻凌上驴驹相似。**

你这么没有自信，就像冬天一头站在冰上瑟瑟发抖的驴一样。很多人学法没有主见，没有胆识，总是觉得别人修的好，吓吓唧唧的，缩头缩尾，就像一个冻狗子似的。

**我不敢毁善知识，怕生口业。**

明明知道对方讲的东西不对劲，但是怕造口业，不敢说对方。

**道流！夫大善知识，始敢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骂辱诸小儿，向逆顺中觅人。**

真正的大善知识敢呵佛骂祖，是非天下，不怕造口业。见性的人连佛陀的经教都会排斥和嘲讽，更有什么不敢评论的。不管你的名气有多大，只要没见性，在祖师那里，都是无智小儿，可以随便编排。大善知识会在顺境和逆境中寻找真正的修行人。能接住祖师谩骂和各种考验的人，才能堪为法器。

大善知识不会为了保持自己良好的形象，什么也不说，谁也不评论。看到众生跟着邪见人修行，就会指出来，令其远离邪见。

呵佛骂祖要属德山、云门、临济这些禅宗祖师们。什么佛是干屎橛，佛经是拭不净纸。禅宗祖师们编排佛、辱骂佛一个比一个厉害。云门禅师说，释迦牟尼佛刚生下来七天，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当时要见到，一棒子打死喂狗去，图天下人太平。谁敢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禅师们敢讲。

佛陀是天人师，一切众生无不敬佛。但众生对佛陀这个相过于尊崇，才产生了各种迷信的思想。没有人敢怀疑佛陀，或者不恭敬佛陀。但是云门禅师却说，我要看见佛陀刚生下来就在那里故弄玄虚，直接打死喂狗了。

是非天下，知道谁是开悟的，谁没开悟，敢于说他们的是非，敢于评论他们。不管他有多大的名气，都敢于讲他有没有开悟。

我早期讲法，把大家公认开悟见性的人全都给否了。古代的，什么澄观国师、圭峰宗密、智者大师、慧远大师，明清的莲池大师、澫益大师、紫柏尊者，近现代的印光大师，宣化上人，慧律法师，净空法师，元音老人，湛愚老人，都不是真正开悟见性的人。尤其最后这两个人，更是迷惑了很多人。我不否认这些人是大修行人，但是若论真正见性，了无交涉。这些人都是很有名的，被公认开悟的人，但是如果从禅宗的角度讲，都不是真正的见性。他们还不会末后一句，不会向上一路。甚至有的人都不知道有向上一路。近现代也只有憨山德清、虚云老和尚是见性的人。更别提那些没有那么大名气的人，连边儿都沾不上。这是敢是非天下。

排斥三藏教，就是敢于批评三藏十二部。德山说佛经都是擦屁股纸。我也经常讲金刚经是伪经。很多人一听，就害怕了。

骂辱诸小儿。大家公认的高僧大德，可能在禅师祖师眼里就是一个小儿，傻子，瞎子。众生没有正眼，他识别不出来，随便一个讲法的，他都会以为是开悟的。更别说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师，他不分青红皂白，以为全是开悟的。用祖师的标准来看，都没有见性。你必须自己真正见性，才知道谁是见性的，谁没见性。过去我说得比较多，现在也懒得说了。众生各有各的因缘，点到为止，不可执着。

什么是向逆顺中觅人？你觉得他是开悟的，大善知识知道他没有开悟。你以为没开悟的，人家有法眼的一看，这个才是开悟的人。你觉得这个人持戒精严，相好庄严，有威仪，让人看了就生欢喜，他可能是个糊涂蛋。你看到这个人不拘小节，胡子拉碴，出家人也不穿僧衣，也不随众做课，他有可能是大善知识。所以这叫向逆顺中觅人，不会以貌取人。

我们看五祖会下有很多学法人，来了个六祖，个儿也矮，其貌不扬，又是南蛮子，还不识字。一般人看到他，不会把他当成大修行人，也不相信他见性了。但是五祖有慧眼，问他几句，就知道六祖已经明了心性。这就叫向逆顺中觅人。

寒山拾得在国清寺，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俩又疯又傻，但是丰干知道他们是悟道之人。四祖去见牛头法融禅师，到了山底一个寺庙，看到很多僧人，就问其中一个：“你们这里有没有道人？”那个人一听就生气了：“我们这么多出家人，哪个不是道人？”四祖反问了一句：“哪个是道人？”这一反问，那个人也算诚实，扪心自问，到现在还稀里糊涂，确实，不能算是道人。只得说：“山上有一个，见人也不礼拜，也不问讯，也不持戒，也不诵经，难道你要找他？”四祖一听，我找的就是他。这就是向逆顺中觅人。

所以永嘉大师讲：逆行顺行天莫测。真正成就的，悟道的，开悟的人，他不会拘泥于形式，不会着相修行。

**所以我于十二年中，求一个业性如芥子许不可得。**

十二年中，是指十二入，六根、六尘。于十二入中，找不到如芥子许的罪性可得。业性其实就是罪、业报。维摩诘经里边讲：业不住内，不住外，不住中间。但是你老害怕造业，老害怕生死，老害怕轮回。你越害怕，越造业，越轮回。谁在害怕？有这么一个害怕的人吗？谁在造业？什么是业？这些都是妄想，都是心生了住着才有。反思这个害怕的不可得，就解脱了。

**若似新妇子禅师，便即怕趁出院不与饭吃，不安不乐。**

有些修行人，心量狭小，出家不是为了解脱，而是找个地方有吃有住就可以了。临济形容这些出家人就像刚结婚的小媳妇一样，颤颤惊惊，总怕犯了错误被赶出家门。一旦被赶出去，整天忧心忡忡、闷闷不乐，担心以后活不了。

禅师本来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心中没有任何挂碍和住着。但是如果不了达诸法实相，没有修行，心里有所求，有所依，就会胆胆怯怯，总怕说错话、做错事，担心被寺院住持赶出去，没饭吃了。离开了寺院，会非常恐慌。

**自古先辈，到处人不信，被递出始知是贵。**

而自古先辈，那些大修行人，到了寺院，一般都不被人信，没有人相信他们是大修行人。因为众生着相，而大修行人都是不修边幅，邋邋遢遢，行事不拘小节，又不按常理行事，所以会被人误解没有修行。

大修行人到了哪儿，都是率性而为，不怕被赶出，他们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心里也没有什么如法不如法的，没有条条框框，都是天真自在，做一件事情也不会偷偷摸摸的，更不会疑神疑鬼。都是我行我素，洒脱自在。但正是因为他们不拘小节，那些执着戒律，执着威仪的人就看不顺眼，说他们是疯子，傻子，不正常。

就像诸法无行经里讲到，有威仪看到净威仪天天跟居士们混在一起，在外面吃饭，不住寺院，一点都不像个修行人。认为修行人就要住寺院，天天诵戒，持戒，走正步，才是修行。所以起了诽谤心，最后堕于地狱，受无量苦。

递出就是赶出去。始知是贵。这个人被赶出去了，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他是个大修行人。达摩见梁武帝，因为相谈不合，达摩离开了。宝志公禅师对梁武帝说，达摩是观音大士再来，梁武帝想派人去追，为时已晚。达摩已过江。观音就站在梁武帝面前，就是因为不合他心意，他就认不出面前的人是大修行人。佛菩萨都来到自己面前，还是不认识，因为着相。梁武帝问达摩：朕做了很多善事，有没有功德？达摩说：没有功德。为什么没有功德？因为那都是有为法，是生死业。祖师说话直来直去，就算你是皇帝，我该说什么也要说什么。一句并无功德，让梁武帝大为不快。祖师破我们的相，我们自己看不懂，还认为对方有问题。

**若到处人尽肯，堪作什么！**

如果你到哪儿，都被人称赞，你能有什么修行？凡夫老百姓一般都着相，看到你有神通，就说你是大修行人。看到你会打坐，认为你是有修行人。看到你会读经，认为你是有修行人。看到你会持咒，会送往生，会放生，会做法会，会搞各种各样的佛事，认为你是有修行人。这都是凡夫俗子心目中有修行人的样子，而实际上，这些都不是修行，都是搞怪，都是迷信。如果你到了哪儿，都被人认可，你一定是搞了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否则老百姓怎么可能知道你是大修行人。

老百姓就看你外表的样子，他不会了解你怎么牧牛，怎么离念，怎么不住。他们不懂得真正的修行。你行一些善法，搞一些募捐，做些好事，他们会到处说你是大修行人。如果到处都被人称赞，被人说是大修行人，未必是真有修行。

**所以师子一吼，野干脑裂。**

真正的大修行人，一讲法，一说话，就震裂你的三观，就像狮子吼一样，小根小叶的人一听，吓坏了。悟道的人说法，不跟你在那里弯弯绕，也不给你活稀泥，他会讲实相，大家一听都吓死了。学佛原来是灭佛，就这一个题目，把很多人都吓得不行了。这是佛弟子吗？明明是出家人，说自己不是佛弟子，说他不是佛教徒。这一句话就吓到多少人。那篇文章里一百多条评论，六十多条都是否定的，所以不说则已，一说就吓死人。

临济语录讲记第八讲

**道流！诸方说有道可修，有法可证，你说证何法？修何道？**

诸修行人，诸方善知识都说有道可修，有法可证，你说要证什么法？修什么道？法本法无法，要证什么？道体本来空，要修什么道？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总会有很多人讲修证，讲修禅定，讲要修出各种境界才是成就。要证悟到什么样的状态和感受才算是开悟。要体验到什么，要经历身体的变化，身体的气脉要全部通才能见性，这些都是外道法，都是不识本心，都着在了身体、境界上边，都不出心意识的妄想。

所有的修证都还在能所里，都是识心的妄计。

真正能够入祖师门下的人并不多。修行人都被头脑意识所骗，因为心意识太快了，它创造一切概念，创造一切幻境，刹那一切法相就出现了。八识没有转四智的时候，没有转所依的时候，就会被无始以来取自心境界的习气所骗。

**你今用处欠少什么物？修补何处？**

你现在一切使用自在，一丝一毫都不缺少，你要修补什么？你的本性从来都是圆满的，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你一起修的心，就盖住了本来清净圆满的自性。六祖大师说：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净心在妄中，但正无三障。

我端个水杯喝水，这需要修吗？天生就会。我走路，说话，看东西，这些天天都在用，自然而然，根本就不用起心。渴了端起水杯就喝了，我修什么？证什么？做一切事，不生做想，才是真正的修证。说修只是方便说，实在无法可修。如果你学其他法门，谁会说端个杯子就开悟了，不可能。但是禅宗就是这样，非常的简单。别解释，别生用想，难就难在这儿。因为意识心会立刻就生一个解，定义它，哦！原来这就是啊！明明已经是，非要加一个原来这就是！已经过去了，不需要来一个这就是。所以，后加的所有定义，都是画蛇添足。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禅宗祖师留下的一些东西，但是并没有真明白，都在意识里做活计，也说当下就是，但是不会什么是当下。总是在头脑里定义当下、解释当下，不知当下是用的，是不住的。现在很多人讲法，都会讲一切都是它，从来没离开它，但一直都在知解里，就是不会用。只会讲这个，向上那个就不会讲了。问我怎么修行，我一回头，他就不会了。问我怎么开悟，我伸个腿，他就不会了。一问个人怎么投胎的？他就愣在那里，不知怎么应对了。只会讲一个六根门头放光，处处都没离开它，真正用起来就有了滞碍。所以这些知见都是鹦鹉学舌，不会用，一点意义都没有。说个一切都是它，并不能解脱。说个当下就是，毫无意义。

祖师那样讲只是形容、是方便，它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中秋一轮月高悬。

**后生小阿师不会，便即信这般野狐精魅，许他说事，系缚他人。**

后生小阿师就是那些年轻的刚出家的比丘或僧人，他们不了解宗门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见性，所以就被这些糊里糊涂的人给骗了。就相信了这些野狐精魅讲的境界和知见，越修越偏。野狐精魅就是讲境界的，讲有修有证的。许他说事，信了他说的这些，不知不觉就被他系缚住了。

**言道：理行相应，护惜三业，始得成佛。如此说者，如春细雨。**

这些不明白的人会对人说：修行要理行相应，要善护身口意三业，才能成佛。他们所说的理行相应，其实是偏重修行境界和修证功夫。理没悟透，行都是盲修瞎练。不见性，所有的功夫都是白做，所有的境界都是妄想。说要理行相应，要护惜身口意三业，好好持戒，因戒生定，因定成慧，这样才能成佛。这些人处处谨小慎微，总怕造业，也这样教别人，不能起贪心，不能犯嗔，不能愚痴，要多读经，不要看任何世间的文字。一个修行人心中有各种知见和挂碍，还有身口意的相，是没办法解脱的。带大众修行，也不敢呵斥学人，只知道哄弟子，弟子明明做错了事，怕造业不敢说。这样教别人的老师太多了，如春天的细雨一样多。

还有一些人会说，开悟见性不是真正成佛，那只是理上成佛，后面还要修，还要证，还要经历许多劫才能修成圆满报身佛。要具足佛的德能和神通，才是真正成佛。这样一讲，就露出马脚了，说明还没有见性。禅宗的见地是，见性即是佛，不是修出一个佛来。见性即成佛，不是有一个佛可成，而是认识到性即是佛，佛不是修造出来的，而是悟得本性的圆满。禅宗也讲悟后起修，但是悟后起修，不是修出什么来，不是有法可修，而是善护念，不再去染污，不再去盲修瞎练，不再造作，不再心向外驰。不是修出来一个佛，而是不再起任何修证的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见地。

**古人云：路逢达道人，第一莫向道。**

古人说，如果你与一个真正悟道的人相遇，你在他身上是看不到任何修道的心。你也不要去跟他讲道，也不要问他道，他也不会给你讲。任何道理都是多余的。一般情况下，他会让你该干什么干什么。过去龙潭崇信禅师在天皇道悟禅师那里学法，学了三年，天皇道悟禅师什么也没教他。他想离开，天皇问他你为什么要离开？龙潭崇信禅师说，我在您这里待了三年，您也不为我说法。天皇说，我怎么不为你说法了？你端茶来，我喝茶。你向我合掌，我向你低头。你问好，我回应。这何处不是佛法呢？龙潭崇信一听，言下有悟。

所以，真正的大修行人，不再执着任何形式上的修行，也不会给你讲一堆空泛的道理，而是直接做给你看，启发你怎么去行。当然，有的人因为内心有执着，总是在头脑里做活计，在妄念中想开悟见性，祖师每天的开示他完全不明白，当面错过，是他自己的问题，不是祖师不给他讲法。

那些明白的禅师见一面，不会再讲任何佛法的道理，他们会心一笑，可能都不会坐下来，直接就走过去了。佛法的大道就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处，完全没必要去讲。落入文字语言，是不得已的方便法，若是利根人，大喝一声，或直接推出去，可能就见性了。平时悟道的人在一起，最多是讲讲上午吃的什么？今年地里的收成怎么样，抬头看看天，手里拿个木杖这敲一下，那儿敲一下，只会讲些最平常的事。相反，一见面就论道的人，都是那些还没得道，或执着于修行的人。

**所以言：若人修道道不行，万般邪境竞头生。智剑出来无一物，明头未显暗头明。**

所以说：如果人起了修道的心，反而离开了道。因这一念心，各种执着和境界都会出现。真正明白的人，妄念一起，就会看到，连转的痕迹都没有，就过去了。开悟的人，不会执着一个明和觉，相反，而是在那些看上去是迷的地方，是未悟的地方，直用直行，心无所住，悟了同未悟，故云明头未显暗头明。在你认为需要觉的地方，需要体证的地方，他会放过，因为他知道根本没有觉可得；在你认为是无明，是不觉的地方，是妄想和烦恼的地方，他知道那里才是真正悟道的地方。

真正的修道人不会再有修道的意识，他不会起我在修行，我在修道，我开悟了的心。这些心念都不会有。如果你还在起修道的心，就把道盖上了，反而错失了道。所以云众生心生则佛法灭。

万般邪境都是因为你一个妄念生起来，没有觉察，随之就生出了种种境界，种种执着。竞头生就是妄念争先恐后的出现。为什么有人在打坐过程会出现种种境界，因为心里求的东西太多了。

智剑出来无一物。你真正见性了，就知道没有法可得，没有能所。智慧一生起来，所有的境就破掉了，就能离相。明头未显暗头明。六祖大师说：若于转处不留情，繁兴永处那伽定。永嘉大师说：逆行顺行天莫测。会修的人，他们转念和不住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开悟的人碰到就转，不会住着于任何境界。表面上看怎么也不像开悟的人，就是凡夫一个，也没修什么法，也不做功课，但是他的心自在灵动，不住明暗，东涌西没，南涌北没，总是抓不住他。

**所以古人云：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是什么？不仅没有世俗的心，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些染着心，对佛法的执着也完全断除了，只是回到原来，看上去跟凡夫一模一样。不执着世法，也不执着出世间法，以平常心过平常日子，这才是真正的大道。居一切时不起妄心，没有生一个我要修法，我要证悟，我要断烦恼，我要证真如的心。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求真断妄的心都不再起，只是做一个正正常常的人，才是真正的道。有的人一学佛，一修行后，连人都不会做了，总是做反常的事，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这也不如法，那也不如法；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就他厉害，就他明白，就他一个人是大修行人，依佛教导，处处用佛法量别人，搞得所有人都远离他。

所以说，真正学明白的人，一定要把佛法放下，做回一个平常人。学佛先学不平常，最后要回归平常。古人很多诗偈都表明了平常心才是真道。正所谓“道人一种平怀处，云在青天影在波。”

学禅宗要有一颗平常心，平常心就是真实心，就是实相心，就是平等心，就是无分别心。一个悟道者做事情跟身边的人一模一样，没有丝毫不一样，只是用心不一样了。你也吃饭，他也吃饭。你吃饭时不专注，他认真吃饭。你瞌睡，他也瞌睡。你瞌睡完了，对未来有忧虑。他瞌睡完了，直接倒床上又睡了。

有人到我的寺庙里来，抽个烟，带着荤食，在寺院里跑跳、打闹，我不会说：这是清净之地，不要抽烟，不要喧哗什么的。随便，你抽一盒我都不管你。修行人不能把自己和其他人隔开，不要把自己搞的那么神圣庄严，谁都够不到你，那就不是佛法了。

所以说平常心是道，平常心真的太宝贵了，它一定是洗尽铅华，返璞归真。所有的修行都放下了，连成佛、开悟、见性都放下了。所有的有求心歇下来，就得道了。歇下来才发现修行觉悟这么简单啊，原来尼姑是女人做的。

**大德！觅什么物？**

大德！你还找个什么法。本来就无法可修，也不要执着无法，法与无法的心都不要生，该干什么干什么，一切清净，一切完美。丝毫修的心找的心都不需要有。一切现成，一切圆满。

**现今目前听法无依道人，历历地分明，未曾欠少。**

临济禅禅师继续说：你现在听法的这个心，一直能听能见能闻的这个作用，它是一个无依道人，它没有任何的形象、状态，它清清楚楚，不生不灭，未曾欠少任何东西。修行只需要悟到本性圆满，无少法可修可得，可除可断，妄心一歇，歇即菩提。如果起心，看到一转，又回到清净中。如是转念，假名修行。

**你若欲得与祖佛不别，但如是见，不用疑误。**

如果你想要跟佛祖一样，要有这样的见地，直用直行，不要有丝毫疑惑。直用直行而不生用想，分别一切法，不做分别想。一疑一想，一生心住着，我这对吗？就成真凡夫了。不动念的时候凡夫在那儿？祖师又在哪儿？疑心一起，分别心一生，法就出来了，各种想法就入了心，清净本性就被这一念妄想盖住了。

**你心心不异，名之活祖。**

你念念之中都没生妄想心、分别心，都没有心上生心，没有知上立知，即是活祖师。

**心若有异，则性相别。**

分别心一生，一着相，一生心，一动念，心就有所住。心有所住，性相就分开了。古人云：拟心开口隔山河，寂寞无言也被呵。毕竟如何？毕竟是打妄想。本来一如，妄心一生，反而不如。

**心不异故，即性相不别。**

没起心的时候，直用直行的时候，即性相一如，浑然一体，无一切法。寒山大师说：心不逐诸缘，意根不妄起。心意不生时，内外无余事。

**问：如何是心心不异处？师云：你拟问，早异了也，性相各分。**

学人问：什么是心心不异处？临济禅师说：你这一问，心上就生心了，早就异了。所以修行就是看好第一念，不要被第一念的问题带走。众生所有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觉察，相信了自己的问题，再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被带到了虚妄的轮回和问题里。就算解决了问题，还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道流莫错！世出世诸法，皆无自性，亦无生性，但有空名，名字亦空。**

道流，不要错用心，不要无端生起各种知见。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无自性，都是名相、光影，本自无生，本没有生灭，只是一个空名。这个名字也是空的，也不要执着这个名字。但能一切时中，妄心不起，即得相应。

**你这么认他闲名为实，大错了也！**

你把这个空名当成真的了，把佛与祖师讲的东西当成真的了，这是大错特错。祖佛所说，都是一期治病之药，非有实法可得。不可执着任何说法，本来无法，引导众生不得已付诸文字，不可执着文字，生种种定解。是你自己赋予了名字各种各样的意义，产生了执着，作各种分别，所以迷失了本有的真性。把无法可得的涅槃、真如都当成真的了，把烦恼、贪嗔痴、戒定慧这些法也都当成真的了，大错了也。

**设有，皆是依变之境，有个菩提依，涅槃依，解脱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萨依，佛依。**

就算有一法无比殊胜，就算真如、实际，也是依识而变的一个假名，并非有法名真如，名实际。什么是依变？就是从识心里出来的虚妄之境。识心一动，生出一个相来，或者呈现出一个境来，你一分别，一住着，相就出来了。这些都是依变之境，都是有为生灭的东西。菩提依，涅槃依，解脱依，法身依、报身依、化身依、境智依、菩萨依、佛依，这些都是名相，都虚妄不实，并没有实法。没有一个法不是从识变出来的。

**你向依变国土中觅什么物？**

你向识心妄想中找什么东西。就算找到，都是假的。我要成佛，我要开悟，我要证道，这些全是妄想。佛也是个幻境，佛是个相，是个概念，是个妄想。你到妄想里去求真实，永远求不到。心一歇下来，就在作佛，假名成佛。

**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净故纸。**

佛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典文字，都是擦屁股纸，只是一堆废纸，没有任何实义。但有什么意义，都是妄想心赋予的意义。

**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你还是娘生已否？**

佛是假的，祖只是个老比丘，你认识真实的你吗？

你只认个佛，认个祖为真实，你认识真实的自己吗？若识得自己，才是真佛、真祖。

**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摄；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缚。**

若不识自心是佛，就会向外求佛。你如果向外求佛，就变成了佛魔；你求祖，就是祖魔；你求开悟就是开悟魔，你求见性就是见性魔，你求解脱就是解脱魔。你求什么，就成什么魔。求即是魔，非离求别有魔也。魔就是一念有求之心，不停歇的心，造作的心。寒山大师说：回心便是佛，莫向外头看。向外找的心一停，就成了本佛。

**你若有求皆苦，不如无事。**

只要你还有求，就会受苦。有求的心不停，就会在空中忙碌，白白受苦。不如无事待着。就算成佛作祖、开悟见性，都是苦事，不如无求无事最第一。

**有一般秃比丘，向学人道：佛是究竟，于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果满，方始成道。**

有一些迷惑颠倒的出家人，看到有人来问法，就告诉别人，成佛才是究竟。要想成佛，就要修三大阿僧祇劫，福慧圆满，才能成佛。

自古以来一直有很多人这么讲，认为就算是学禅宗，见性了，刚是见道位，只是理上成佛，还要修六度万行，还要圆满佛的十波罗蜜，十八不共法，最后始得真正成佛。这样讲都是不识本心，都是错误的知见。

**道流！你若道佛是究竟，缘什么八十年后向拘尸罗城双林树间侧卧而死去？佛今何在？**

道流！如果你说释迦佛是圆满究竟的，为什么八十年后，佛要到拘尸罗城双林树间示现涅槃呢？他现在又在哪儿呢？你说佛是究竟，究竟的东西应该是不生灭的，为什么这个相就没了呢？

**明知与我生死不别。**

明明佛跟我们一样，是有为幻化生灭之法，是不究竟的。

**你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佛，转轮圣王应是如来，明知是幻化。**

如果你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佛，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应是佛了。他只是个相，是识心幻化的假相，根本不是佛。

**古人云：如来举身相，为顺世间情，恐人生断见，权且立虚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声。有身非觉体，无相乃真形。**

傅大士说：如来举身相，为顺世间情。如来在这个世间示现圆满报身成佛，是为了度化世间初学的众生，为了随顺世间人的智慧而显现的这么一个相。众生不能言下悟入诸法实相，只能先从相上的佛法开始修行，从方便有为法而悟入无为法。没有这样一个相，众生于佛法不得信入。

恐人生断见。如果不示现这样一个相的话，一上来讲空，讲无所有，大家都堕到断灭见里。一上来就讲没有佛，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相信。说自己成佛了，又告诉我们没佛。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权且立虚名。所以就立了一个佛的假名，施设各种方便有为之教。假言三十二，三十二相是假名。八十也空声，八十随形好也是个空名。有身非觉体，身体不是真实的身体，只是个幻相。法身是无相的。有身非真身，无相乃真形。

**你道佛有六通，是不可思议，一切诸天、神仙、阿修罗、大力鬼亦有神通，应是佛否？**

你说佛有六种神通，是不可思议的。诸天、神仙、阿修罗、大力鬼都有神通，他们难道也是佛？六通都是有为法，有六通的并不是佛，佛无少法可得。通达一切法都不可得才是真正的神通。

**道流莫错！只如阿修罗与天帝释战，战败领八万四千眷属入藕丝孔中藏，莫是圣否？**

修行人啊，修行的见地不能弄错。阿修罗与天帝释打仗，打败了，领着八万四千眷属藏在了藕丝的孔中，他有如是神通，难道他是圣人吗？难道他成佛了吗？

**如山僧所举，皆是业通依通。**

我举的这些例子，这些行为，这些神通，都是业力上的神通，都是无明妄想力所现的一个作用，不是真正的神通。这些都是有为法，是有所依的，是识的境界，都是在相法里。

**夫如佛六通者不然，入色界不被色惑，入声界不被声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触界不被触惑，入法界不被法惑。**

佛的六通则不然。佛的六通是什么？入色界不被色惑，入声界不被声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触界不被触惑，入法界不被法惑。这才是佛的六通，是真正的六神通。通达本性无一法可得，是真神通。通达一切法如梦如幻，本自圆通，是真神通。通达无法可通，是真神通。

**所以达六种色声香味触法皆是空相，不能系缚此无依道人。**

真正通达了六尘本空，不能系缚无依本性，才是真正的神通。

**虽是五蕴漏质，便是地行神通。**

虽然你并没有证得声闻阿罗汉外道鬼神的六通，还被五蕴幻质所累，还是一个凡夫身，还有漏，有淫欲，有贪嗔痴习气，但是只要你通达无法可得，不住一切法，你就是地行神通。什么叫地行神通？你是一个行走在地上的神圣，虽现凡夫相，已经成圣成佛了。你的心智于一切法都没有障碍，虽然你还在地上行走，但是你有了真正的神通。你不用有神足通，不用能飞，不用有宿命通、他心通，你获得了真正的神通。

**道流！真佛无形，真法无相。**

道流！真佛是无形的，真法是无相的。真正的佛是无形的自心佛，并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叫佛；真正的法是无相的心法，并没有一个实有的法是心法。

**你只么幻化上头作模作样，设求得者，皆是野狐精魅，并不是真佛，是外道见解。**

你若不识自心佛，只是在幻化的境界上修来修去，装模做样，就算你修成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证得了什么，也是一个野狐精魅，都是在相上做怪，不是真佛。你所有的见解，只是外道见解。就算你修出神通，修出相好庄严，证得各种清净境界，都是幻境，非是实相。实相之法，没有任何境界可得。

**夫如真学道人，并不取佛，不取菩萨罗汉，不取三界殊胜。**

真正的学道之人，不取佛的境界，不取菩萨的境界，不取罗汉的境界，不取三界任何殊胜的境界。但有境界，都不执取。华严经讲，无境界境界，是如来境界。

**迥然独脱，不与物拘。乾坤倒覆，我更不疑。**

超一切境，不住一切法，不被任何境任何法所拘。佛来佛斩，魔来魔斩。物即一切法，一切法一切境都拘他不得，一切业都拘他不得。就算天地倒过来，也不会有任何疑惑。就算十方佛出现在面前说你错了，也不会怀疑。要到如是地步，方能做主。

**十方诸佛现前，无一念心喜；三涂地狱顿现，无一念心怖。**

就算十方佛出现在你面前，都不会有一念喜心；三涂地狱境界现前，也不会有一念惧怕之心。为什么？十方佛是相，地狱境是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须有如是功夫，方不得被任何境界所瞒。

修行过程中见到佛的相不代表什么。如果说代表什么，只是代表你对佛还有执着，见了佛相还会生欢喜心，所以会现这样的相在你面前。不仅对殊胜的相不生欢喜心，对恐怖的相也不生畏惧心，知道它们都是妄想分别出来的，心无所住，就不会被缚。

**缘何如此？我见诸法空相，变即有，不变即无，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以梦幻空花，何劳把捉。**

为什么这样？因为诸法空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变即有，什么叫变？心生就是变，心生即有，心不生即无。三界唯心，三界一切法都是心识所现，都是生心动念才有一切法。心生则种种法生，心若不生，三界不叫三界。没有什么境与相、体与用，这些都是虚妄名相。万法唯识，一切法都是从识而有，识生一切法，心造一切境。

所以梦幻空花，何劳把捉。一切法如梦幻空花，并非实有。把握不到，求不得，也离不得，本来无所有。

**唯有道流目前现今听法的人，入火不烧，入水不溺，入三涂地狱如游园观，入饿鬼畜生而不受报。**

只有目前这个正在起用的性，这个正在作用的智慧，入火不烧，入水不溺，不生不灭，有无量神通妙用，能入一切境界而无沮坏。进火里也烧不灭，入水里也淹不死，入三恶道、入地狱如游园观，入恶道而不受苦报。法身能示现入地狱道，来往于六道之间，就像游览花园一样自由自在，没有任何阻碍。为什么入恶道而不受报？受报是我们的妄想，是意识心的分别和住着。本性无住，不受任何报，它不会染污，从来也不会迷。

**缘何如此？无嫌底法。你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沉浮。**

为什么这样？没有别的原因，法尔如是，本来如此，实相如此。所有受报造业的观念都是妄想心生的。如果你爱圣憎凡，因为这一念分别，就会在生死海里沉浮。凡圣是虚妄相，是不真实的，如果执着成圣，而厌恶凡夫，这念分别心正是生死之心。

如果你还在相上分别他有修行，他没修行，这是凡夫，这是成圣，这是菩萨，这是外道，这还在生死轮回的妄念里转。生死轮回的这个根，恰恰就是因为这念分别心。所以信心铭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拣择就是爱圣憎凡，喜欢好的厌恶坏的，爱俊的嫌丑的，爱聪明的厌愚笨的，爱有钱的讨厌穷人，爱尊贵的厌恶卑微的，这些都是生死心。

**烦恼由心故有，无心烦恼何拘。**

烦恼是因为生心才有。若不生心，就不会被烦恼所拘。境不恼人，心自恼人。事不害人，心自害人。因缘不会伤害到你，是你对因缘的抗拒和厌恶让你感到不如意，是你的执着在伤害自己。如果没有执着，没有有所得的心，没有得失心，没有贪求心，又怎么会有一个东西叫烦恼呢？烦恼都是心有住了，才有烦恼。

**不劳分别取相，自然得道须臾。**

修行简单至极，一个念都不用动，只要能于一切境、一切相不妄生分别，不取着，须臾就能得道。理虽如是，但是真正能做到不取相、不分别，还是要通过练习，平时要学会善护念。古时学法之人悟道之后，祖师都会嘱咐学人一句话：善自护持。就是善护念，莫取相。一切相生心动念才有。妄念不生，境相自无。得道就在须臾之间，但能心无所住，一举手一抬足，就得道了。

**你拟傍家波波地学得。**

拟就是打算。傍家就是向别人那里去求法。波波地就是到处走。大珠慧海来见马祖，马祖问：你来干什么？大珠说：我来求佛。马祖说：自家珍宝不顾，波波地傍家到处走，跑我这儿来要佛要法，我这儿一物也无。你若回光返照，一切圆满具足。大珠一听就悟了。

众生之所以不能悟道，就是不知不觉起心向外驰，向别人那里找东西、学东西，不知息念忘虑，回心自看，一切具足。

**于三祇劫中终归生死。**

你从别人那里学得的，就算三大阿僧祗劫学来的，都是有为法，终归生死。不知本有清净之性，无少法可得。向外求来的，就算成佛，也是生灭的。

**不如无事向丛林中床角头交脚坐。**

这里学那里学，不如无事找个地方，在禅床上腿儿一盘，坐在那儿老老实实歇着，这样做最省事儿。直接休息，一物不为，这是最上乘的法。根本就没有法可修，没有法可得。

**道流！如诸方有学人来，主客相见了，便有一句子语辨前头。**

临济祖师继续开示：如果从别的地方有学人来，学人和善知识相见后，会讲一句机语话，勘辨善知识会不会修行。

**善知识被学人拈出个机权语路，向善知识口角头撺过，看你识不识。**

学人拈出一个机权语路，一个虚妄语境，扔到善知识面前，看他怎么反应。什么叫机权语路啊？就是一个话头，或一个难回答的问题，现在讲就是挖个坑，看你会不会掉里。比如说：如何是第一义？什么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或者说出一个公案来，问对方，您能给我讲一下什么是麻三斤吗？学人自己早就明白了，就是要考善知识。如果善知识自己没有悟，就不会回答，就会被学人识破。学人扔出一个假境，把善知识骗了。为什么叫口角头撺过？形容问题非常难以回答。

**你若识得是境，把得便抛向坑子里。**

如果善知识知道这是个境，不理睬它即可。把得便抛向坑子里，直接就闪开这个问题，问个别的问题，就过了这个境。比如学人问：如何是大涅槃？善知识会说：大涅槃且置，你还有手脚也无？一个反问，就躲开了对方的问题。

**学人便即寻常，然后便索善知识语，依前夺之。**

学人听到这样的回答，也不惊讶，反应很平常。继续说：手脚健在，还请师父回答：如何是大涅槃？学人继续追问。善知识仍不会被他骗，还是像刚才那样，将他的问题扔到一边，说：宽宽大道不肯走，非要入他羊肠路。

**学人云：上智哉！**

学人两次问问题都被善知识识破，所以不得不称赞：真是大智慧，是大善知识。

**是大善知识即云：你大不识好恶！**

善知识不会被学人的赞叹所骗，说：你别那么不识好恶！说什么上智哉！不会因为对方赞叹自己，就会对他和颜悦色。你问题也问过了，该轮到我呵斥你了。诸法无行经中文殊师利讲过不动种性之后，诸天子都赞叹文殊师利是无碍师利，是不二师利，是无上师利。文殊师利说：止！止！我非如汝所说。我是贪欲师利，嗔恚师利，愚痴师利。

**如善知识，把出个境块子，向学人面前弄。**

这时候，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善知识，不会就此罢休。他会用一个境来考学人，说一句话，或问一个问题来考学人。你考过我了，该我考你了。

**前人辨得了，不作主，不受境惑。**

如果这个人能够识别出来这是个境，不被对方作主，就不会被这个境惑。

**善知识便即现半身，学人便喝。**

善知识就随便说一句。现半身就是话里有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来应对学人。这时候学人便喝。学人看出来了，知道对方是骗我，给我设一个机关，想骗我进去，但是我知道了，所以就喝。

**善知识又入一切差别语路中摆扑。**

这时候善知识装模作样，继续骗学人，说些不相关的话，不肯认输。

**学人云：不识好恶老秃奴！**

学人看出这个善知识想在那儿和稀泥，故意拖泥带水，就骂善知识是老秃奴，不要再那里装腔做势。

**善知识叹曰：真正道流！**

善知识经过几番试探对方，就会赞叹学人：真正道流！这样才是学法之人。永嘉大师和六祖大师有一段对话。经过几番的考验，六祖最后赞叹永嘉：如是，如是，可少留一宿。

**如诸方善知识，不辨邪正，学人来问菩提涅槃三身境智，瞎老师便与他解说，被他学人骂着，便把棒打他，言无礼度。**

前面所讲的是真正的作家相见，不管是学人也好，善知识也好，不会掉入对方的境界中。而其他的善知识，不辨邪正的有很多。学人来问菩提涅槃三身境智，不具眼的老师便为他依文解说。学人明白，知道善知识不会，便骂他。善知识执着自己的身份，被骂了不好受，便拿棒打他，说对方无礼，没有恭敬心。

**自是你善知识无眼，不得嗔他。**

是你善知识自己没有智慧，功夫和见地不如来参学的人，不得去嗔怒人家。

**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即指东划西，好晴好雨，好灯笼露柱，你看眉毛有几茎。**

有一些糊涂的出家人，不懂学人问的问题，便指东指西，分别好的坏的，说些灯笼露柱什么的，又问对方眉毛有多少根。这些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样子，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这个具机缘，学人不会，便即心狂。**

这些都是向上一路，须大因缘才能会。善知识自己并不明白，却嗔他学人不会，变得心狂意乱。

**如是之流，总是野狐精魅魍魉，被他好学人嗌嗌微笑，言瞎老秃奴惑乱他天下人。**

这样的出家人，都是一些野狐精，没有开悟。只是修出一点境界，有了点声望，被人称一声善知识，但是却没有真正悟道。明眼学人一看就能看出来，就会讥讽他、取笑他，说他是瞎老秃奴，自己没有正眼，惑乱他天下人。

临济语录讲记第九讲

**道流！出家儿且要学道。**

什么是真正的出家人？出家人就是要了解实相，学习解脱之道。不仅自己获得解脱，还要发心利益众生，带领有缘人获得解脱。出家人重任在身，不可只图自己一人清净安乐，首先自己要了解真相，不再迷惑颠倒，再引导众生出离生死，这才是一个出家人真正要做的事。

僧问曹山：什么事最苦？曹山说：不明此衣线下大事最苦。如果出家了，却忘了出家的初心，不好好学道，只是为了有地方吃喝，稀里糊涂地打发时间，混日子，不彻见本性，那是最苦的事。

**只如山僧，往日曾向毗尼中留心，亦曾于经论寻讨，后方知是济世药，表显之说。**

临济禅师说：我自己往日也曾经向毗尼戒律中留心学习，也曾经深入经论，后来才知道那都是一期方便之教，非是实法。

毗尼是戒律的意思。毗尼有狭义的毗尼和广义的毗尼。狭义的毗尼就是指五戒、十戒、比丘戒、菩萨戒等等。临济祖师说他早期也曾学习戒律和经论。按照传统的教法，出家人要五年学戒，三年学经教。出家八年，都是在学习经律论。如果出家修行只是学习经典文字和各种戒律，都是在相上做文章，不会实修，不知道修行是心法，是心得解脱，这样出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亦曾于经论寻讨。临济禅师回忆自己也曾经学过经教。永嘉大师说：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如果把学习经典文字当成修行，以为实相在文字中，那就完全把修行理解错了。很多人早期学法都是这样，每天钻研名相，概念，义理，解释佛性，去意识里知解佛法，把这个当成修行。

后来才知这些都是济世的方便之药，是引导初学的。佛陀讲说三藏教，就是先给众生一个能够抓得住的，能够把握的东西，先信于佛法。再逐渐引导众生入于实修，自证解脱之道。

**遂乃一时抛却，即访道参禅。后遇大善知识，方乃道眼分明。**

后来才知道这些文字之法不究竟，解脱不了烦恼，就全都放下了，开始到处拜访善知识，参禅学道。后来遇到真正见性的大善知识，自己的道眼才开。

许多禅宗祖师早期不是一上来就学禅的，都走过弯路，都学过很长时间的经律论，也会讲解经论，后来发现解决不了问题，就放弃了。比如德山禅师，夹山禅师，太原孚上座，一开始都执着于经论。为什么后来就改学禅法了呢？因为自己遇到了实际的烦恼，比如说身体病了，被过来人考验，发现学的那些东西根本用不上，自己还有很多疑惑。比如说德山宣鉴禅师，过去叫周金刚，专门注别人注的金刚经，别人注的金刚经叫金刚经疏，他注别人的疏叫金刚经疏钞。他担着自己写得青龙疏钞，到南方去挑战禅宗，遇到一个婆子，婆子问了他一个问题，他根本就回答不上来，心里起了大疑惑。自己都能够写成书，但是一个婆子问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居然解答不出来，最后把自己注的这些疏钞全都烧掉了。那些文字对于实相来说，就像太空中的一粒微尘，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很多人也都是这样，一开始修行都是做表面的功课。遇到问题了，发现自己的修行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所以就改学禅宗，参禅访道。自己学了很多年的经论，学过各种法门，打坐修禅定，发现遇到境界就过不去。也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对于实相还是很模糊，经常会有疑惑。所以，不识本心，学法无益。最后遇到禅宗，遇到明理的善知识，几句话一点拨，豁然明白，所有的疑惑冰消瓦解。

以前有很多问题，自己解决不了。忽然有一天看到六祖坛经，或者祖师的法语开示，看到师父写的文章，才发现真实的佛法跟自己以前理解的一点也不一样。以前完全不知道佛法是心上做功夫，全都是向外找。现在忽然明白，修行就是向内看，就是转变自己的观念，转变自己的想法，不要着在外相与境界上，不是去改别人，也不是去帮别人，那些都是打妄想。修行只是于自怀中解垢衣，不去分别外境的对与错。

临济禅师后来遇到了黄檗禅师，遇到了同参陈睦州尊者，遇到了大愚禅师，才真正明白了实相，会修行了。临济三次问黄檗禅师佛法大意，三次被打。又去见大愚禅师，就是在这样的参禅问道中开悟的。这些善知识一眼就知道学人在哪里卡住了，有手段帮他去掉自己的疑惑，给他指示正道，他才道眼分明。才知道以前都是着相的修行，都是研究文字，都是在意识中知解佛法。

**始识得天下老和尚，知其邪正。**

这时候才知道天下老和尚的话不能都相信，才知道谁讲的是对的，谁讲的是错的。以前看不懂的，现在全明白了。以前以为是邪的，其实是正的；以前以为是正的，其实是邪的。那些疯疯癫癫的话，以为是骗人的话，以为是故弄玄虚的，现在有了正法眼，才知道人家讲那个话的真正用意，才知道那是正法。天下所有人讲的法他都能分辨得很清楚了。谁是自性说法，谁是着相说法，一下就能分辨出来。

**不是娘生下便会，还是体究练磨，一朝自省。**

能明了诸法实相，具择法眼，不是刚来到这个世间就会的。都是经过不断地学习、体究、磨练，有一天突然省悟的。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开悟的。没有天生的释迦、自然的弥勒。都是通过长时间的修行，哪怕走了很多的弯路，做了很多无用功，最后因缘具足，遇到明眼人指点，或者自己不断地内省，忽然间明白了。释迦牟尼佛悟道之前也走了很多弯路，六年苦行，最后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悟道。六祖听人读诵金刚经，自己有所体会，然后去见五祖，八个月舂米，五祖再给他讲金刚经，最后又在猎人队里藏了十六年，才有大成就的。

修行人首先要有修道悟道的愿力，有无始劫来的清净大愿，有想解脱的强烈愿望，有这么一个强大的愿力支撑，再加上自己实际的努力，因缘会遇，有一天一定会明白的。

**道流！你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

修行人！如果你想见性，就要不受人惑。别人讲什么，你都别当真。所有相上的东西，一眼能觑破。怎么去看破呢？怎么不受人惑呢？任何起心动念，都不要住着。看到自己所有的评判、定义和分别，不要信以为真。向里向外，逢着便杀，就是只要有法的概念出来，就不要信以为真。别人给你讲什么，不管讲多好，哪怕是佛来到你面前，祖师来了，罗汉来了，不管他们讲什么，都知道只是音声文字，并没有实法可得。真实的佛法不在任何人嘴里，在你自己这里，要用便用，不用便息，再也不会受任何人所惑，能够自己受用一切佛法，做自己的佛，用自己的法。如丹霞禅师去见石头禅师，石头禅师没讲几句，他就把耳朵堵住了，说别讲了，讲太多了。

任何境界出现在面前，或是自己有什么体会，有多么大的悟处，不管多么殊胜的境界，都识得是相，都不要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就是向里向外逢着便杀。

黄檗禅师早年行脚，路上碰到一个西天的辟支佛。他们行脚的时候遇到了暴雨，河水涨的很高，过不去了。辟支佛看到水那么宽，就使用神通，一提裤子，蹭蹭就过去了。黄檗禅师也不惊讶，一步一步趟过去。过了河，黄檗禅师就跟辟支佛讲，我如果早知道你是个只会使用神通的自了汉，当时就把你腿打折了。你不配跟我一起走路。西天的辟支佛一听黄檗这样讲，不仅没生气，还赞叹黄檗禅师说：真乃大乘法器也！

黄檗禅师看到有神通的人，并没有感到惊讶和崇拜，相反，还会把使用神通的人当成作怪，讽刺对方只是个自了汉。为什么说对方是自了汉呢！因为阿罗汉或辟支佛有神通，没有智慧，不会说法度人。只知道使用神通度人，充其量只能自了，不能真正度人解脱生死，所以叫自了汉。

无著文喜禅师有一天在斋堂做饭，文殊菩萨显现在灶台上空，文喜拿大勺子照着文殊就打。打完之后，文殊说了这么一个偈子：苦瓜连蒂苦，甜瓜彻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文喜禅师说：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再厉害，也只是文殊的一个相，文喜自有我文喜的智慧和佛法，我不会被你的相所骗。所以，你做你的文殊，我做我的文喜，谁也不需要羡慕谁、崇拜谁。这就是逢罗汉杀罗汉，逢辟支佛杀辟支佛，逢菩萨杀菩萨。

**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

为什么要逢父母杀父母呢？凡夫会被父母亲情所控制，会执着在感情中不能解脱，会被道德观念和传统思想绑架，不得自在。悟道的人知道家亲眷属只是自己无明所折射的一个外相，不会被父母所控制，也不会被世间法所拘束。有的人学法，把一切都当成真实的，把世间的孝道、恩情当真的，才会被家庭，亲情捆绑得很死，无法活出自己的天性来。

逢父母杀父母，不是要跟父母做仇人，不是与家亲眷属为敌，只是人要独立，不要依赖任何关系，要懂得无依地活在世间，活得自在而洒脱，不受任何观念的束缚，不要被家亲眷属的道德观念操控。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父母啊、兄弟姐妹啊，会否定我们，障碍我们，不让我们去做。尤其一提到学法和修行，就会极力反对我们。如果有人拦着我们学法和修行，不管他是父母、老公、孩子，还是什么长辈、恩人，都让他们走开，不让道的话，只能说拜拜。这只是吓唬对方，不是真的要跟他们断绝关系。

我当时出家的时候，我妈不同意，到处找我，还带着很多村里人一起来给我施压，以为人多就能控制得了我。我就跟她和一起来的人讲，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她不是我妈。我口气非常坚定。当时那些人都骂我是畜牲。我根本不在意。我自己在火海里，得自己先出来，先救自己，至于别人是死是活，我管不了那么多。你们在火坑里待着挺美，我待不了。所以逢亲眷杀亲眷。有些人特别羡慕我，怎么就能一下出来呢！这个不用羡慕。在家里也能好好修行，也能解脱，只要你不执着。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道，我就是要走出家这条道，你们都是大修行，在红尘里一样能解脱，不用走我这样的路。

**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

什么东西都捆绑不了你，都障碍不了你，都困惑不了你，你就解脱了。如果想达到这种状态，就要无依。得知道一切相都是假象，得知道所有的境都是唯心所现，都不真实，都不是实有的。必须得了解实相，才能够离一切相，才能不被物拘，透脱自在。

**如诸方学道流，未有不依物出来地。**

诸方学道之人，因为没有见性，还在相法上，能所心未泯，所以没有一个不是依物出来的。依物就是依识，总是有个所依，心里总是有法没清理干净。真正明眼的道人一看就知道他的执着在哪儿，要么着在世间法上，要么着在佛法上，要么着在身体上，要么着在禅定和境界上，总是有个依，有个着。

**山僧向此间从头打。手上出来手上打，口里出来口里打，眼里出来眼里打。**

你到我这儿来参学，看到你有所依，有所执，就打你。你依佛，就打掉你心里那个佛执；你依法，就打你心里的法执。你执着什么，就帮你破什么。你依境，就告诉你那个境是假的。你依功夫，就破除你对功夫的执着。你依财富，依身份，依功德，就打你的这些所依。你哪儿冒出头来，就打你哪儿。

打你是一种形容。不是真的打你手或打你嘴，打你眼。只是在你执着和有所依的地方，帮你指出来，帮你去除。你认为自己坐禅时间长，执着坐禅，就告诉你坐禅成不了佛。认为自己讲经说法好，就提醒你，不要执着讲经说法，说得再好，都是语言文字，不是实法。你布施做得好，持戒持的好，忍辱修的好，就告诉你，这些都是有为法，解脱不了生死，不能执着。

**未有一个独脱出来地。**

还没看到一个什么都不依，心中干干净净，独脱出来的人。

什么叫独脱出来的？心中没有任何所依，心中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知见。修行人之所以不成就，全都是有所依。没有一个无依的、赤裸裸的人出现。但能无依，便是究竟。

**皆是上他古人闲机境。**

都是被古人所设的公案和境界给骗了。昨天我浏览一篇公众号文章，是写罔明弹指这个公案的。写这篇文章的人，根本不懂得这个公案，一直在知解公案里的故事。这就是上他古人闲机境。讲罔明表什么，文殊菩萨表什么，弹指表什么，释迦牟尼佛表什么。若有所表，就不叫公案了。最后来一个结尾，说哪有什么文殊，哪有什么罔明，哪有什么释迦牟尼佛。这样看公案，哪儿也不挨哪儿。公案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若能针眼里穿过牛，始得看公案。

**山僧无一法与人，只是治病解缚。**

到我这里来学法，我这里没有法可学，没有任何东西给你讲。你哪儿起执着心了，哪儿被妄想缠缚了，我给你指出来，把套子脱掉，就是修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实法可修可行可证。

不明白实相的人，妄求佛法，妄求解脱。本来就是解脱的，去求一个解脱，反而被这念妄想套住了。本来是佛，还去修佛，被这一念无明给蒙蔽了。自己给自己加了个烦恼，自己给自己上了个绳索，然后妄上生妄，骑驴找驴。真正的大善知识不给你讲任何法，也不会给你讲一个真性，不会给你指出什么是真的。你在哪儿生了执着，把假的当真了，他会告诉你，不要当真，离开这个执着，就解脱了。所有的祖师只是解粘去缚，不讲任何法。六祖大师说，我实无法与人，只是随方解缚，假名三昧。

**你诸方道流，试不依物出来，我要共你商量。**

你们各地参学的求道者，试着不依任何物出来，心中干干净净，无一物挂怀，我就可以跟你商量佛法。如果依物出来，心中哪怕有一点点东西，没资格跟我这儿论法，我连理都不会理你。

心里一点知见都没有，你来我这儿，我们可以把手共行，我可以跟你说话。否则，没什么可以和你讲的。

**十年五岁，并无一人，皆是依草附叶竹木精灵、野狐精魅，向一切粪块上乱咬。**

十五年来，我没遇到一个心里啥都没有的人，都是些心有所依，心有所求，依草附木的精灵和野狐精魅，都是一些遇到境界就扑上去乱咬乱粘的人。

学佛的人，最难除的就是佛执和佛病。有一个菩提可得，有一个佛可成，有一个涅槃可证，有无明可断，有法可修。大多数修行人都是这样，带着各自的知见来见善知识。善知识一看便知，或用棒喝，或用打骂，只是帮学人除去心中所执。心中还有法的概念，哪怕还有个佛没清除干净，都叫依草附叶竹木精灵、野狐精魅。用野狐精魅来形容心中有依，有法可得。心中有依，就是野狐精魅。

**瞎汉！枉消他十方信施。**

瞎子，没有正法眼，白白消耗十方信众的供养。若不学道，滴水难消。如果一个出家人，不悟道的话，十方的信施还是要偿的，将来受殃有日在。

**道我是出家儿，作如是见解。**

虽然出家了，可是心里还有各种知见，还有所依，还有各种的执着，怎么能解脱生死呢。只有见性了，才能消得十方供养。

**向你道无佛无法，无修无证。**

已经跟你讲过了，无佛无法，亦无修无证。从上以来，佛与祖师，一直在引导众生，了达根本实相。根本实相是无佛可成，无法可修，无道可证。菩提只是一个假名，是空无一法的形容，非实有法名菩提。金刚经云：实无有法名无上正等正觉。经典写得很清楚，只是大家看不懂。若有修有证，即是增上慢人。

**只如此傍家拟求什么物？**

像你这样到处去别人那里求法，自己本性的宝藏看不到，你能求得个什么？设有所得，皆是妄想。但自回心，一切具足。

修行人从来不知道返回到自己这儿来，一味地向外跑，到别人那里找佛找法，找开悟，找修行。别人那里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在你自己这里。

你们到我这里来学法，我一直在提醒你，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只要歇下驰求寻觅的心，歇下有所得的心，当下的见闻觉知，一切行住坐卧，言谈举止，便是你的本佛。你看我再多的讲记、文章，都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让你回到自己这儿，把你的本性用出来。怎么用啊？不要去关注外境，不要让自己的心迷失到各种境界相里。先向内看，慢慢地发现一切都是自己的起心动念所造成的，除了自己的心念，没有任何事发生，没有任何烦恼困扰你。

一起法都是自己的虚妄分别。若能看到自己的分别，不住在分别上，外不取境，内不取心，自然就解脱了。所以说学禅宗就一个宗旨，就是向内看，各自观察，不要去逐境，不要分别外境。

**瞎汉！头上安头，是你欠少什么？**

瞎子啊！别再到处乱找，头上安头了。要行便行，要用便用，本性不曾欠少一丝一毫，从你那里出来的一切无不是佛法，只是你妄加分别，他是圣，是智慧，是妙用，我是凡夫，是愚痴，是颠倒用。都是你一念分别出来的。你一念不自肯，向外求证，即是骑驴觅驴，以佛使佛，将心觅心，都是枉用功夫。

**道流！是你目前用地，与祖佛不别。**

修行人！你目前正使用的本性，与佛祖无二无别，一点点都不欠少。不要觉得佛与祖有大智慧，你是无明，这些都是你的妄想分别。佛与祖用的也不是智慧，你用的也不是无明，都只是一个无实性的作用而已，不分别即是平等性智。分别，就变成了凡圣、愚智、好坏等虚妄法。大家不要觉得一定得像佛那样，要有神通，要辩才无碍，要有慈悲喜舍，才是妙用，才是智慧。一切众生说话，看，听，闻、嗅，拿东西，吃饭，喝水，起床，跑步，思维，这些都是妙用。神通及妙用，运水及搬柴。佛与一切众生都是一样的，他们所呈现的一切都是神通妙用，这才叫本自具足。而不是说要具足什么特定的法才叫本自具足。

具足不是具足三十二相，也不是具足十八不共法，一切作用都是智慧，都是妙用。我们很容易就着佛的相、佛的作用，而轻视众生的相、众生的作用。以为只有佛示现的才是三十二相。不是，三十二相是指无住，无分别的心性所显现出来的一切用。无见顶相是指无相的智慧心，平底足是指你的平等心，胳膊隆起是指你内在的喜悦，显现出你整个人饱满的状态，内心的满足，所以才会有隆起的圆相。所以圆相不是讲外相，是形容你的心态，全都是讲心。而这些状态你都有，你一直在呈现，只是你不自知。

有时你遇到事情，把境界当真了，只是在那一刹那，你把本来圆满的、喜悦的、平等的心暂时盖上了，但这个盖也是不住的，瞬间它又空掉了，又回到了圆满中。

**如此不信，便向外求。**

你不信自己本有的圆满，只认外相上的圆满佛，便向外做功夫。你错了，没有外在圆满的佛，所有显现的都是相，都不会住，都不是真正的圆满。真正的圆满只有自心。

**莫错！向外无法，内亦不可得。**

不要用错心。向外无法可得，都是自心妄想和分别。向外不可得，亦不可认内是真，是实。内也是假名，亦没有内。但不向外求，即是内也，非别有法名内。

内外都是名相，都是方便说。如果不起心，即没有内外。故知一切法皆不可执着，皆不可得。

**你取山僧口里语，不如休歇无事去。**

你把我嘴里讲的东西当真，天天琢磨来琢磨去，不如没事歇着去，最为省力。心一歇下来，就会立刻明白我讲的了。如果你歇不下来，学再多也没用，越学心意识越炽然，妄想知见越多，越停不下来。你会编织各种幻境，编织各种谎言欺骗自己。所以根器好的一听明白了，就去做息虑忘缘的功课去了。做不了，就继续在识心里奔走，白白地寻觅受苦。

我的讲记以及祖师留下这么多的文字，只讲一件事情，就是老老实实待着，歇下那颗躁动、驰求的心。别没事儿生事儿。只是做一个无事人。所以云：绝学无为闲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

**已起者莫续，未起者不要放起，便胜你十年行脚。**

心起来时要看到，不要继续住着。心未起时，不要打妄想。起了心，不要在念上生念，立刻转掉。能这样修行，比你十年行脚，到处求佛求法要强很多。

**约山僧见处，无如许多般。只是平常著衣吃饭，无事过时。**

如果按照我的见解，修行没有这么多道理可讲，只是平平常常，穿衣吃饭，无事延时度日而已。

佛法最简单了，就是简简单单的过活，所有的不简单，都是因为还迷于本性，还以为有法可得，还不能歇下妄心。明白的人，只是活着，虽分别一切法，不作分别想，常应诸根用，而不生用想。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说。

经典里写到菩萨摩诃萨还要观如来，观实相，还要正思惟，还要讲说一堆道理，那都是引导初学了解实相的方便说。真正了达实相的人，连实相的概念都没有，只是简单过活，居一切时，都不会起佛性、开悟、涅槃、解脱、实相的念。浑然无觉，乃是真觉。

禅宗修行是最简单的，它一下子超越了所有的思维分别知解，超越了所有的用功方法，它是无功之功，无法之法，无修之修。直接用，直接行，直接作佛，不作任何想。一个念都不需要动，只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即是无等等阿耨菩提，就这么简单。

事儿越少越容易相应，事儿多识心就会跟着转，转着转着，就迷到自心境界里去了，就开始分别、取着了。所以生活一定要简单，生活先简单化，减少事情，减少需要，我执法执会自然减轻。法执和我执是同一个心，就是执取心。这个事儿也想染指，那个事儿也想参与，这个活儿也想干，那个事也想试试。你没有那么多的心，也没那么多精力。修行要专注，不能分心。心放在各种事上，很难领悟实相，更难默契。就算你看了很多文章，见地也逐渐清晰了，但是功课跟不上，不会保任，也会经常迷失。

**你诸方来者，皆是有心求佛，求法，求解脱，求出离三界。**

其他法门的修行都是求往生，求解脱，求开悟，求出离三界，求成佛。都是有所求。娑婆世界太苦了，我不想再轮回了。有不想再轮回的心，就出不了轮回。我执没了，法执没了，还有一个我不想轮回吗？自然就解脱了。没有了求，在三界就已经出三界了，在轮回里就没有轮回了。而不是说我不来了。有不来，就有个你，就还要再来。所以说，不来是非来非不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是真正的不来，而不是你不想来。

**痴人！你要出三界什么处去？**

傻瓜，你要从三界出来去哪儿？三界本来就是一个幻化相，本来就没有三界。没有三界，你要出来去哪儿？知三界是幻化，当下就出来了。而不是离开三界到另外的地方，没有那个地方。

**佛祖是赏系底名句。**

佛祖所说的话都是骗我们的，都是方便法，不能当真。佛说的出三界我们不要理解错了，不是离开，而是当下在三界中不被三界所惑，就出来了。

**你欲识三界么？不离你今听法底心地。**

你想认识三界吗？你现在这个听法的心就是三界。心地无染三界就没了。一念染污，一念住着，这念心就成了三界。

**你一念心贪是欲界，你一念心嗔是色界，你一念心痴是无色界，是你屋里家具子。**

一念贪心起，欲界就现前了；一念嗔心起，色界就现前了；一念痴心起，无色界就现前了。三界是你的一念执着心，一念无明心所现的假相，都是你自己跟自己做的游戏。

**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

一念分别心未生的时候，三界不自言我是三界。所以三界者，是自心妄想分别出来的，是识心妄计出来的。究竟并无三界。

**还是道流目前灵灵地照烛万般、酌度世界的人，与三界安名。**

所以三界还是我们的本性所起的一个妄想，给自心幻境安的一个假名，只是一个名相，并非实有三界。

**大德！四大色身是无常，乃至脾胃肝胆、发毛爪齿，唯见诸法空相。**

大德！四大色身是无常的，乃至脾胃肝胆、皮肤、骨骼、毛发、手指、牙齿，这些都是四大假合的幻相，没有一法是真实的。

**你一念心歇得处，唤作菩提树。**

你一念妄想心歇下来，是真正的菩提树。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道，只是因为妄心歇下来，妄心一歇，即证菩提。什么是菩提树？没有心外的菩提树。菩提树是指一念心歇下的地方。

**你一念心不能歇得处，唤作无明树。无明无住处，无明无始终。**

一念心起来了，看不到，歇不下来，唤作无明树。菩提不可得，无明亦不可得。无明从妄想起，妄想非真非实，无始无终。故觅无明亦不可得。

**你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无明树，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

如果你起了一念心，不知不觉，生了住着，就上了无明树了。这一念看不到，就随念流转了，就进入了六道轮回，受了胎卵湿化。所以真正的披毛戴角不是做动物，做羊牛，而是贪心一生，念念住着，就到畜生道去了。嗔心一生，就地狱道去了。

**你若歇得，便是清净身界。**

若能把这一念心彻底歇下来，就能随所住处恒安乐，到处都是清净法界。身心就是道场，不动妄念，便证法身。

**你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树，三界神通变化，意生化身，法喜禅悦，身光自照。**

一念不生时，便默契无上菩提，自然而得三界神通变化，即获意生身，一切法喜、禅悦，智慧光明，不求自得。三祖云：虚明自照，不劳心力。所以所谓的神通、意生身，是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妄念未生时本有的。古人云：一念不生全体现。

所以，只有在默契的时候，在心无所住、无分别的时候，才能拥有真正的三界神通变化。什么叫三界神通变化？一切自然显现的都是神通变化。什么是意生化身？当下的身心妙用，皆成智慧，没有任何障碍。

**思衣，罗绮千重；**

想衣服的话，就会有许多美妙的衣服。这里形容拥有了无量的智慧，身心安泰，一切如意。经云：诸法空为座，柔和忍辱衣。并不是贪着世间的漂亮衣服，而是形容身心受用自在，没有挂碍。

**思食，百味具足；**

想食物，各种美味的食品应念便至。这时世间一切的食物都会成为美食，吃着有形质的食物就可以体会到禅悦和法喜。

**更无横病。**

再也不会有任何身心烦恼和疾病。悟道的人，不会有任何匮乏，身心健康，无灾无难。他的心已经完全的柔软，通达无碍，自然不会与物相违。就算偶患小疾，也是随缘消旧业，示现病苦而已，身心并不会住在任何病苦上。

**菩提无住处，是故无得者。**

没有实法名菩提。所谓菩提，只是心无所住。没有住处，没有法可得，是名菩提。

**道流！大丈夫汉更疑个什么？目前用处更是阿谁？**

修道人！如果你是个大丈夫的话，不要疑疑惑惑，直用直行，没有任何可疑可住。但有疑有住，皆是妄想分别。目前用处，明明白白，一切具足，从不间断，更向何处求佛求悟？

当下的见闻觉知就是我们的本性，只要不住在见闻觉知上，不要生见闻觉知想。直接用处，即是开悟处，即是得道处。有什么可疑的呢？

**把得便用，莫著名字，号为玄旨。**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饿了就吃，冷了穿衣，累了就躺下，一切时中，自然而动，便是本心，离此用处，无本心可得。直用直行，不要安名字，也不要生用想。居一切时，不起修法的心。能这样修，这样行，才是真正的修行。玄旨是指最妙的修行。

**如此见得，无嫌底法。**

如果有了这样的见地和功夫，便能无修而修，无作而作，无为而为，那还有什么佛法可学可修可证呢？完全不需要佛法了。只是生活，只是直用，只是随缘过时，简单生活，即是无上道。

还需要别有个佛法可悟可证吗？不需要了，直用直行已经是最胜的佛法和修行了。连真如自性的概念都放下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自性，才是真正的真如。

**古人云：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

心随万境转，不是指我们被境所转，而是我们的本性遇缘即施，善于分别诸法相，一切都是流动的妙用。眼睛看见色尘，就能起眼识得作用，耳朵听见声尘，就能起声识得作用，鼻子闻到香味，能起鼻识得作用，这叫心随万境转。六根直用而不染，就是心随万境转。心不是死物，它是灵动的，能随时起作用。

转处实能幽，虽然遇缘即施，但本性是无住的，是不可得的，是空的，是不染着的。对此很清楚，而不会迷在用处上。凡夫也具有这一切妙有，但是他用着用着就去染着，就把能所当成真的。

真正见性的人该干嘛干嘛，干的时候有度，有觉知，有不染的智慧，这叫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幽就是智慧。

**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

不管心怎样分别外境，怎样流动、经历和体验，都不会取舍，都知道其性是空。正作用时，不迷于作用，故能无喜无忧。若着于境，生憎爱心，则有喜忧。若知境是虚妄，为从分别而有，心无取舍，无得失，则喜忧自灭。

随流认得性，不要起一个认得性想，也没有性可认。但能心无所住，不迷不染，即是认得性。

临济语录讲记第十讲

**道流！如禅宗见解，死活循然，参学之人大须仔细。**

禅宗是见性的法门，死活循然，生命就在一刹那间，人生就这么点儿时间，修行人心里只有一个目标，了解实相，出离生死轮回，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懵懵懂懂，浑浑噩噩的活下去。要珍惜宝贵的生命，好好地用一番功夫。了却今生须努力，谁能累劫受余殃？

黄檗禅师说：迥脱尘劳事非常，紧把绳头做一场。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参学之人大须仔细，你要对学法悟道这件事情非常认真。这个时代有些求法者的心并不迫切，没有一个紧迫感，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心，甚至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修行只想解决眼前粗重的烦恼，只想借助于佛法解决暂时的问题，并不想了解实相，也不知道要出离生死轮回。如果抱着这种心态来学习禅宗，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学习禅宗的人要彻底破除以前所有的理念，所有的认知，把心里的知见扫荡得干干净净，才能够入得了宗门。

心里有知见，有观念，有执着，有法执，都入不了宗门。为什么要大须仔细？因为这件事太重要，太紧迫了。我们无量劫来都因为没有觉悟而流浪生死，枉受诸苦，这一生好不容易得了人身，如果不珍惜，一眨眼又过去了，不知去了哪道投胎。无常就在我们身边，不知哪天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你要竖起耳朵认真听，要全神贯注学法，要十分地警觉地护好自己的念，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学这一门，不能稀里糊涂的，或者抱着侥幸心理，想找一个捷径，想修个三天五天十天八天就把这个事情弄明白，那是不可能的。

**如主客相见，便有言论往来。**

主客相见是指参学的人和善知识之间的见面。比如说大珠和尚去见马祖，大珠就是客，马祖就是主。参学的人来见禅师，他们之间一定会有一个言论往来。就算不说话，往那儿一站，那也是一种言论，那是无声的言论。比如说云门去见陈睦州，陈睦州刚一开门，咣又把门关上了。两个人之间什么话也没说，就那样打了个照面。云门三次来拜访陈睦州，三次被陈睦州拒之门外。第三次来见陈睦州的时候，云门的腿刚一伸进来，陈睦州就把门关上了，把云门的脚给掩了。云门言下大悟。这也是一种言论往来，无声之处胜有声。

**或应物现形，或全体作用，或把机权喜怒，或现半身，或乘师子，或乘象王。**

应物现形，就是你来，我就直接自自然然显现出一个相，看你如何应对。如参学人问：如何是佛法？善知识云：你吃饭了吗？学人答：吃过了。善知识云：洗钵去。又有人问：如何是祖师意？善知识答：你以前来过这儿吗？学人答：没来过。善知识云：洗钵去。又有学人来问法，善知识云：你以前来过这儿吗？学人答：来过。善知识云：洗钵去。又有学人问：什么是波罗蜜？善知识答：我现在没空，明天你再来问我。这些都是应物现形，但你不要忽视了这些很平常的境界，往往在这个时候，善知识已经给你最好的开示了。

或全体作用，如陈睦州把云门拒之门外，如临济三次被黄檗打，如马祖抬脚当胸踹水潦和尚，这些都是全体作用。

或把机权喜怒，祖师随时都有自己的手段，嬉笑怒骂，无非妙法。如马祖大喝一声，百丈三日耳聋。如南泉为众僧行粥次。马祖问：桶里是甚么？南泉曰：这老汉，合取口，作恁么语话？马祖便休。这些都是祖师信手拈来，随机应变接引学人的手段，灵活多变，出其不意。

或现半身，比如说德山宣鉴去见龙潭崇信禅师，天黑了，德

山想离开，龙潭禅师于是点了一支纸烛递给德山。德山正准备伸手接纸烛的时候，龙潭禅师忽然又将纸烛吹灭了，德山禅师豁然大悟，连忙伏身礼拜。

或乘师子，或乘象王，比如德山去见沩山，自己到了法堂，

问了几句有吗？有吗？没人理他，又自答无，无。沩山坐在法座上，根本不看他。德山扭头就走。走了又觉得这样不好，又回来了。德山虽然是现半身，好像在禅机里落了下风，其实不然，后面还有招。德山假模假式地要礼拜沩山，沩山刚要一拟对，德山便喝，然后就走掉了。最后这一走，才是真招儿。

这个公案原文是这样的：德山直抵沩山，挟复子上法堂，从西过东，从东过西，顾视方丈曰：有么？有么？沩山坐次，殊不顾眄。德山曰：无，无。便出至门首，乃曰：虽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仪，再入相见，才跨门，提起坐具曰：和尚。沩山拟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

他们之间的对机酣畅淋漓，行云流水，没有丝毫地滞碍。这就是祖师之间的论法，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字都没讲。

禅门有临济喝、德山棒、云门饼、赵州茶的说法，这些都是祖师接引学人的妙法。比如说陈睦州尊者，岩头全奯禅师，都是很厉害的禅师。学人来问法，根本就没有凑泊处。你还没说什么，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顿，这叫乘师子，让你毫无招架之力。

**如有真正学人便喝，先拈出一个胶盆子，善知识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样，学人便喝。**

如果来的学人是一个悟了的人，善知识还没讲什么，他一上来就喝。这一喝，只是一个境，是考善知识的。善知识不知道是境，便着了他的话头，一通乱解释，学人一听，就知道这个善知识没悟，便继续喝。

学人拈出一个境来考善知识，有时会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真如境界？这是个境。善知识不会的话，就会给你解释真如境界，一知解，便是作模作样。比如学人问善知识祖师所说的不借借是什么意思？善知识不会，但又不想被学人轻视，就开始解释不借借，解释的非常玄妙，甚至听上去毫无漏洞，但在明白人的眼里，这便是露怯。这就是被学人拈出的胶盆子给骗了。胶盆子就是为了骗你而设的计。为什么叫胶盆子？你一探头就把你粘住了。善知识不懂的话，就直接入了这胶盆子。学人一听就知道善知识不会，便喝。

**前人不肯放，此是膏肓之病不堪医。**

善知识被学人一喝，心中不肯认输，还在那里强行辩解。此是膏肓之病，不堪医治。如果被学人这么一喝，善知识不再讲了，知道自己还是不会，甚至能虚心向学人请教，这样才有救。明明已经被学人问得哑口无言，还要辩解，救不了了。

**唤作客看主。**

客是悟的，是明白的，主是不明白的，这叫客验主。

**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随学人问处即夺，学人被夺，抵死不放，此是主看客。**

学人来见善知识，善知识也不拈出一个境，也不考学人任何问题。学人只要问一个东西，善知识就否定他，不让他问。夺就是破除，制止。只要他一讲什么，知道他在打妄想，当即就否定他，学人心里不认可，还在那儿矫情，还在那儿辩解，抵死不放，这是主看客。

学人带着很多知见来见善知识，善知识知道对方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不容对方去讲那些与实修没关系的东西，随其问处就否定他，就是想帮他解除那些见缚，但对方不认可，这叫主看客。

**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境，出善知识前，善知识辨得是境，把得抛向坑里，学人言：大好！善知识即云：咄哉！不识好恶。学人便礼拜。此唤作主看主。**

或有学人，拿出一个清净境，看上去是正确的东西，扔在善知识面前，来考善知识。比如对善知识说，我现在每天非常法喜充满，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烦恼，这样的境界如何？善知识回答：亦是染污。学人一听，就知道善知识很厉害，便说大好。善知识不会被他的一句大好所骗，说，别不识好恶。学人便礼拜。这样的对答，是主看主，就是学人和善知识都是明白人。

比如黄檗问南泉：“二六时中不依倚一物如何？”南泉回答：“这就是长老的见地吗？”南泉轻轻一拨，就把黄檗所说的那个看起来很高的境界拨开了。学人虽然抛出一个境考善知识，但善知识识得破这是个境，这是主看主。

清净境，是学人容易执着的好的境界或见解。比如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佛性不生不灭，这样讲，我们听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再比如证得了三昧或禅定，执着禅定中觉受的境界。但清净境最容易让人生起执着，反而陷在里面出不来。

真正的清净境是无一切境，最平常的境界。你到善知识跟前说了这么一个理或一个境，善知识知道你描述的只是一个清净相，不是真正的清净，就否定你。你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善知识就说一切众生皆无佛性。这叫把你的清净境抛向坑里。学人一听，哇！这个师父厉害，没有被我说的所骗。你说佛性无南北，善知识说佛性有南北，这就是不着清净境。学人一听，就说大好！善知识就说：不要诽谤我。学人便礼拜。

**或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善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辨，呼为客看客。**

自古以来，这种状况是最多的，就是客与主两人都糊涂。

师父，我怎么才能够修出禅定来？我怎么才能够让自己一念不生？学人自己不清楚怎么修行，问了个与解脱无关的问题，善知识不了解实相，直接上了他的境，给了一个迷糊的回答。学人披枷带锁来，善知识不懂得怎么给学人去除枷锁，相反，又给学人带了一层枷锁。这是客看客。

明眼的善知识看到学人问了一个不重要的问题，应该帮他把这个枷锁去掉，但是因为这个善知识没有开悟见性，他不懂，他就更与安一重枷锁，在他的问题上又加了一个束缚，就告诉他怎么修禅定，怎么不起念。本来应该告诉他要放下那个东西，用平常心来待人接物，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才是真禅定。反而给他讲怎么修有为的禅定。比如说维摩诘经里讲，有两个比丘犯淫杀之罪，去找优波离，本来是想让优波离解缚的，优波离非但没给两位比丘解缚，反而讲了一些没用的东西，增加了他们的心理负担和罪过，导致这两个比丘更加恐惧。

就是迷糊的人去向迷糊的人求法，相牵入火坑。这很搞笑，世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大家回忆回忆自己过去的经历，你去找善知识，问他问题，他不仅没帮你解缚，还帮你套上一层枷锁，让你越来越困惑。你的问题本来不是问题，本来不是什么烦恼，也不是实有的，但是对方把你的问题当真了，顺着你的问题帮你套了一个枷锁，让你觉得自己就是有问题。对方给了你一个解决方案，听到方案，你还特别开心。也不反思一下，你真的有问题吗？自己本来就有个枷锁，他又给你套了个枷锁，让你越学越觉得累，还觉得修行就是这样。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

这就是善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辨。呼为客看客。

**大德！山僧如是所举，皆是辨魔拣异，知其邪正。**

大德！我所讲的这些，都是帮助大家在参学这条路上分别正邪，知道对方是不是真正开悟见性。只要你能明了这四种情况，主看客，主看主，客看主，客看客，就会有择法眼，知道天下谁是真正的善知识。

**道流！实情大难，佛法幽玄，解得可可地。**

修行人，实相很难领悟，佛法幽深难测，不到究竟不疑之处，都不可大意。

通过临济禅师这样说明，我们也能看出，佛法是如此玄妙幽深，没有一定的根基和悟性，没有多年实修的积累，确实是很难相应。当有一天你真正大悟了，它又简单到唾手可得，就像点头这么简单。解得可可地，就是真正明白了，一点疑惑都没有了。

**山僧竟日与他说破，学者总不在意，千遍万遍，脚底踏过。**

我每天从早到晚为学人说破，学人总是不在意，千次万次地从脚底下错过。

祖师们每天翻来覆去讲，天天示现，每天给你开示这点东西。因为学人心不在焉，总是到头脑中去寻神秘，去找开悟，所以一次次错失言下见性的机会。他总是向外跑，总想听到知解的东西，总以为有个东西叫开悟，所以你越是给他讲真正的修行，他越不用心听，越当面错过。你给他讲一些知解的东西，告诉有个东西叫本性，他越爱听这些东西。不知道那都是知解，都是骗人的。

比如你问我怎么做功夫，我让你站起来，你就死死地坐在那里，一脸无辜地望着我，非要听我一个答案。我明明告诉你，让你站起来，你就是坐在那儿不动，屁股粘在座位上了。这就是当面错过。你一直在脑子里找，在意识中寻解脱，不知道当下从妄念中一出来就解脱了。

前两天在天津开见面会的时候，有个小伙子问我一个问题，类似怎么保任的问题，我把杯子递给他，示意他把水喝了。他接过杯子，然后就愣在那里，这个手就不动了，这个水就是喝不下去。我跟他干杯，他却在那儿打妄想，非要等我口里的答案。这就叫脚底踏过，当面错过了。

**黑没焌地，无一个形段历历孤明。**

当你知解本性的时候，就进入了黑窟里。本来活的法身，被你的意识困住了。一动念，把你本有的佛性盖上了。正用时非常流畅，来跟师父喝一杯，你举起杯一喝，就完了。可是因为有法执，因为一直在头脑里妄想解脱，一边举着杯子，一边打着妄想，这杯水就是无法喝到嘴里。这是黑没焌地，无一个形段历历孤明。

所以，不要去想这个无形段历历孤明的东西，要会用它。它不是用来想的，而是直用直行的。一想它，就把它盖住了。它是什么呢？又开始想了。去！墙角站着去！

**学人信不及，便向名句上生解。**

学人不能言下去用，就向名句上生解，转寻转远。

他还是在琢磨第一义，在想佛性，不会直用佛性。不知道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解脱是最直接的，最简单的，不经意间就能开悟。只要你不经意识，干你该干的事，就开悟了。大家这一天之中，这一生之中，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直用中，都在本来开悟和见性中，都是做而不生做想。学了佛，知道有个佛性，天天想见佛性，反而错失了佛性。

以前没学佛时，执着世间情爱、金钱、享乐，学了佛法开始执着开悟和见性，在大脑里边思虑怎样开悟。不知道不经意间就是开悟，大家记住了，有个词叫不经意间，这个是最妙的，不经意间就是开悟。不要去思惟个不经意，一思惟它，又经意了。不经意千万不要去想它的意思，一想又经意了。那怎么才能不经意？来，干一杯。

不明白的人总是忘了当下的直用直行，便向名句上生解，逐着话头就去了，然后无休无止在问题里打转。

**年登半百，只管傍家负死尸行，担却担子天下走，索草鞋钱有日在。**

都五十岁了，只管拖着身体到处乱跑，担个行李四处游荡，不知道找个地方歇下来好好修行，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这样的出家人，将来受苦有日在。

出家的修行人最忌讳四处乱跑，到处挂单，不愿找一个地方歇下来好好做功课。越跑心越不安，功夫越养不成，最后成了一个踏州县僧，心跑散了，一辈子就白白这么浪费过去了。

**大德！山僧说向外无法，学人不会，便即向里作解，便即倚壁坐，舌拄上腭，湛然不动，取此为是祖门佛法也。**

大德，我说向外无法，学人听不懂，便即向里作解，开始执着静坐，长时间打坐，身体倚在墙上，舌头顶着上腭，纹丝不动，把这样的修行当作是宗门的修行。

不向外求，并不是有个内可得。只是离相，不着相，不被境转，便是不向外求了。不可执着内，内亦不可得。

我也经常讲回到自己这里来，做自己。有些人听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回到自己这里来。不执着外在的人事物，就是回到自己这里来，不是有个自己可回。不执着学习别人的样子，自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是做自己。如果你设想一个自己的样子可做，这还是向外求，还是不会做自己。

回到自己的真正意义就是不要着外相，不着外相就回到自己这里了。回到自己这儿就是当下你在干什么就专注地干什么。你正在炒菜就好好炒菜，不要打妄想；你正在扫地就认真扫地，别分心去想别的。不向外驰，不让你回到一个所谓的里边来，没有一个里可得，不向外就是里。

**大错！是你若取不动清净境为是，你即认他无明为郎主。**

这样修行是大错特错的！如果你取一念不生为清净境界，为解脱的境界，就把生死无明当成主人了。真如自性起念，自然起念，不可执着无念，也没有清净境界可得。一切境皆是清净境，方是真清净。真清净是没有境可得的，没有觉受可得的，没有内外，不需要修证。如果住在一个清净的不动的境界里，那正是无明深坑，被清净所缚。大家一定记住了，在坐禅中感受到的无念和清净不是开悟和见性，那只是一个无常的作用而已。你若取不动清净境为是，即认他无明为郎主。

**古人云：湛湛黑暗深坑，寔可怖畏。此之是也。**

取了一个清净境为解脱境，犹如进了黑坑，出不来了，是很可怕的。声闻阿罗汉正是住于一个寂静的境界，把这个不动的寂静当成解脱，所以多劫被此境所困，无法真正解脱。很多人都会迷在禅定和轻安的境界里。古人云：百尺竿头不动地，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要舍掉这个所谓的至高点，舍掉那个死水，舍掉黑暗深坑，不要以为那是清净境。其实一旦住在这样的境界里是很可怕的。所谓荆棘丛中下足易，明月帘下转身难。舍掉这个清净境，才能见到更广阔的天空，回到平常的大涅槃中来。就是这个清净境，修行人很容易沉迷，因为它与世间所感受的那种粗的乐趣完全不一样，是非常轻安寂静、美妙安乐的。所以修行人在坐禅或其他时候出现这样的境界，会守着这个境，贪着这个境。为什么很多人爱修禅定，因为禅定的境界是很享受的。凡夫被五蕴所困，不是这儿酸，就是那儿疼，禅定里五蕴粗的感受都没了，只剩下空灵的轻安和寂静，解除了一切痛苦，全是乐受，所以不明理的人，特别容易对这样的境界起惑着心。

**你若认他动者是，一切草木皆解动，应可是道也。**

修行人不要执着寂静，但也不能认动者就是。如果认动者是，草木也动，难道草木能够开悟见性吗？

**所以动者是风大，不动者是地大，动与不动俱无自性。**

所以动者是风大，不动者是地大，皆无实性，并非实法。既不能执着不动，也不能执着动。动与不动俱无自性。当你讲禅宗不用打坐，不用修禅定时，有些人就以为，我该吃吃，该喝喝，完全不用做功夫，可以随便放逸，一样能解脱。这又跑凡夫那边去了。所以声闻着在了调伏心上，凡夫着在了不调伏心上，这两者都不是真法。经云：菩萨不住调伏心，亦不住不调伏心。

**你若向动处捉他，他向不动处立；你若向不动处捉他，他向动处立。**

如果你想向动处见它，它跑到不动的地方去了。你若向不动处捉它，它向动处立。反正只要你找它，一起念想跟它相应，就不能相应。你不找它，自然就跟它相应了。

**譬如潜泉鱼，鼓波而自跃。**

修行就好像潜伏在泉水里的鱼一样，没有你用心处。众生心灭则真法生，你只息虑忘缘，一切交给因缘和法性。当你不用力了，你会随着因缘而自然起用。就像潜在水底的鱼一样，丝毫不用力，它只要随着水波的流动，顺势而为，自然就能跳跃。我们在清澈的小溪里看到那些鱼在那儿游，它们被水流击荡，鼓波而自跃，形容我们的本性，完全不需要把捉它，它非常的自在，遇缘即施，毫不费力。

**大德！动与不动是二种境，还是无依道人用动用不动。**

大德，动与不动只是两种生灭有为之境，都不要去执着。还是要去悟那个能用于动和不动的本性，那才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想做事儿就做事儿，想歇下来就歇下来。既可以享受禅悦的快乐，也可以享受直用直行的乐趣，不能守着任何一边，否则就会被束缚，不得自在。既可以享受行云流水的生活，也可以享受寂静轻安的禅乐，于此二者都不能执着。

**如诸方学人来，山僧此间作三种根器断。如中下根器来，我便夺其境，而不除其法。**

好比如有不同的参学人来我这里，我作三种根器来判断他们。如果是中下根器的人来，我便直接夺其境，而不破除其修行方法。

夺其境，就是直接指出他着在哪些境上，让他不要着境。但不废除他的修行方法。比如执着读经典的，就会告诉他不要每天执迷在文字中，但并不废除读经，只是不要执着。

比如有人执着坐禅中的境界，就会告诉他那些境界都是不可得的，要放舍。打坐本身并没有问题，只是不可再执着打坐中出现的境界。

来参学的人，你要观察他的根器，不是每个人都能直接舍法，什么都不修。你用了一个祖师的手段，他完全懵的状态，那就告诉他，继续在家里打坐，牧牛，这就是夺其境而不除其法。所谓夺其境，就是他有执着的地方，你帮他指出来，告诉他以后不要再礼佛了，不要再修供养了，不要搞放生、搞法会了，不要到处去拜山了。他做错的地方告诉他不要再做了。但是他做着相应的功课，能帮着他安住下来的那个法，先不要放下。

**或中上根器来，我便境法俱夺。**

中上根器就好一点，他有执着的地方，有见地不清楚的地方，帮他指出来。告诉他不用刻意地打坐、诵经，也不用去知解佛法，直接在生活中修，在生活中用出自己本有的佛性，直用直行。这是更直接的一种修行，是无修之修。根器好一点的人，不需要执着修行方法，只要在生活中处处无着、不染，懂得保护自己就好。

**如上上根器来，我便境法人俱不夺。**

如果是上上根器的人来了，境也不夺，法也不夺，人也不夺。该干嘛干嘛，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去管你。也不跟你讲修行，也不跟你讲实相，我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不给你说法，你自己去悟。你愿意打坐就打坐，不愿意打坐就不打坐。愿意诵经就诵经，不愿意诵经就不诵经。你做什么都没问题，我也不说你。只要你自己悟了，会修了，怎么修都可以。只要能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我什么都不会管你，既不夺你的法，也不教你法。本自无疮，勿伤之也。

**如有出格见解人来，山僧此间便全体作用，不历根器。**

什么是出格的人？心中一点修行的知见和观念都不留存。你来我这里，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这里什么都没有。这一句话，你可能就开悟了。这个人正问问题的时候，我啪地给他脑门来一下，或者忽然间唱起歌来，或者我就蹦起来了，对方言下便能默契。这是全体作用，完全没有轨则。

陈睦州开示云门，黄檗打临济，马祖大喝一声，百丈三日耳聋，马祖当胸踢水潦和尚，水潦当时便大悟，这些都是全体作用。

**大德！到这里，学人著力处不通风，石火电光即过了也。**

大德！到这里没有你用心处，动处即乖，着力即错了。修行犹如石火电光一样，没有丝毫停留和住着的地方。著力处不通风，就是没有你下手的地方，一用心就错了。念头就像石火电光一样快，你要看得到自己起了什么念，是不是又起了有所得、有所住的念，这些都要看得到，才不被骗。不住的功夫要比石火电光还要快。刚一拟心，古佛过去久矣。对方还没说什么，你就能跑掉，要有这个功夫才行。古人云：拟心开口隔山河，寂寞无言也被呵。只饶着着在机先，更须知有上上窍。如何是上上窍？喵！喵！

**学人若眼定动，即没交涉。**

到祖师这里，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眼睛稍微一眨，或者在那儿愣个神儿，不管你是动眼珠，还是不动眼珠，都没交涉。

不会祖师意，就会杵在那里，不知所措。就会被头脑里的知解习气覆盖住，总想明白一个道理。碰到祖师问了一个没道理的，就卡在那儿，像个木头人似的动不了了。学人都是这样，所以，就算你讲经讲得天花乱坠，一问：如何是麻三斤？便不会了。

**拟心即差，动念即乖。**

众生妄念比石火电光还快，所以你一动念，一拟心，稍微不注意，就掉进知解中，就心有所住，与道相乖了。要是没有一定的功夫，根本做不到不被念头所骗。一念不觉，就随念流转了。

**有人解者，不离目前。**

有人会的话，不离眼前见闻觉知，言下就能相应。什么是麻三斤？拍个掌，跺跺脚，咳嗽一声。问我如何出生死？大喊一声出来了！所以不离目前，一切现成，切忌拟心。不离目前，是要用出来，不是去思惟个不离目前。佛法就这么简单，大家互相握握手，互相道一声恭喜吧。

**大德！你担钵囊屎担子傍家走，求佛求法，即今如此驰求底，你还识渠么？**

大德！修行只是得个安心处，找个地方歇下来，重新做回自己，不再向外流浪，不要再去求佛求法求开悟。识得那个驰求的心，就是你无始以来的本佛。此心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要用便用，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便是究竟。设有求得，皆是妄想，如空中花，毕竟空无一物。

**活拨拨地，只是无根株，拥不聚，拨不散。**

本性从来活泼泼的，千变万化，灵动无拘，有无限的神通妙用，像一棵无根的树一样，你找不到它的根处，抓也抓不住它，离又离不开它。把得便用，更不用想有想无。

**求著即转远，不求还在目前。**

一找它就跑，不找还在目前。你不想它了，也不去找它了，也不思考它了，它就回来了。所以，要行便行，把得便用，不要跑到头脑里找本性。所以会修行的人，再也不起修行的心。看看树，吹吹风，听听鸟叫，修行只剩下享受身心和世界。

**灵音属耳，若人不信，徒劳百年。**

所以说真正会了，肉耳就变成了佛耳，一听就能听到第一义谛，听鸟叫，听风声就开悟了。肉眼就变成了佛眼，看的瞬间就证悟了。不用返闻闻自性，一听就见性了。如果在这里你信不及，就错失了它，再去找吧，找一百年也找不到。所以闻的当下，不去分别闻；看的当下，不住于看，触目菩提，听音悟道。

见闻觉知上不立见闻觉知，即是涅槃；见闻觉知上思惟动念，即是无明。听不做听解，就涅槃了；看不做看想，就悟道了。多简单啊。所以叫灵音属耳。真正的妙音就在耳边，一听就悟道了。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既然不觅，那该如何？我今独自往啊！独自往即独自往，切忌做逢得渠想。

如果在这个刹那，在言下不悟，就又错过了。大家动动脚，回回头，伸伸手臂，就开悟了。如果这时候还不能开悟，徒劳百年，再过一百年也很难开悟。

**道流！一刹那间便入华藏世界，入毗卢遮那国土，入解脱国土，入神通国土，入清净国土，入法界，入秽入净，入凡入圣，入饿鬼畜生。**

道流，这一念无心的当下会了，直用的当下，心无所住，便可以拥有大神通。一刹那间，不动妄念，便可入华藏世界，入毗卢遮那法界，入解脱国土，入一切神通国土，入清净国土，入一真法界，入秽入净，入凡入圣，入六道，入十法界，无所不入。不用动念，此心遍满十方世界。大家不要以为入六道，入华藏世界是起心入的。不是。正是不动妄念，才能一念间遍一切处。

所以万法都是一心。永嘉大师云：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一念相应，妄心不起，就能现身于无量百千万亿诸佛清净世界。什么是清净世界？娑婆世界即清净世界。非离娑婆世界别有清净世界可得。于娑婆世界不生娑婆世界想，便是毗卢遮那法界。

《楞伽经》云：譬如明镜，顿现众像而无分别。诸佛如来净诸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顿现一切无相境界，而无分别。如日月轮，一时遍照一切色像。诸佛如来净诸众生自心过习，亦复如是，顿为示现不可思议诸佛如来智慧境界。

所以，诸佛法界，犹如明镜，自心所现，不可思议。正应于诸根，而不生用想；日用万行时，无染无住，便是一真法界。所言一真法界者，即非一真法界，是名一真法界。

**处处讨觅寻，皆不见有生有死，唯有空名。**

于十方界，处处寻讨，找不到有生法可得，找不到有灭法可得。一切诸法，但有空名，皆无实义。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唯是假名，不可执着。

二祖去见达摩，向达摩请法：弟子心不安，请师安心。达摩说：将心来，吾为汝安。二祖良久，说：觅心不可得。达摩说：为汝安心竟。不仅于十方界，觅生死不可得，觅心觅法，觅解脱觅涅槃，皆不可得。

我们为什么会不安呢？我们总是以为有个心，有个我，有个东西可安，一直在找一个安心，一直在妄动，一直想抓取个东西，又抓不到，所以才会不安。本来没有实有的心可得，亦没有实有的生死可出，更没有一个实有的我在。但是因为不了解这个真相，于无生中妄见生灭，再去灭这个生灭，所以妄上生妄，与实相转加悬远。达摩祖师夜坐偈云：旷劫以来无生灭，何须生灭灭生渠。本来就没有生灭，起了一个生灭心去灭这个生灭，妄上加妄，妄妄无穷。本来无境，再去灭境，反堕在生灭中。当你发现这个心的体都是空的，这个时候心停下来了，不找了，就安了。

**幻化空花，不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

一切万法，都从妄想生。妄想非实，以了达故，妄想不除而自灭，空花不灭自除。若不达此，于幻用功，白白受苦，徒劳把捉。得失是非，同样幻化不实，知其不可得，一时放却，即得解脱。这几句是三祖信心铭里的。三祖讲：梦幻空花，何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眼若不睡，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一如。

临济语录讲记第十一讲

**道流！山僧佛法的的相承，从麻谷和尚、丹霞和尚、道一和尚、庐山拽石头和尚，一路行遍天下，无人信得，尽皆起谤。**

临济禅师说：同修们，山僧我所学的佛法，是从祖师那里一脉相承过来的。从麻谷宝彻禅师、天然丹霞禅师、马祖道一禅师、归宗智常禅师、石头和尚那里一路传承下来。说是传承，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法可传，但能默契，便是相传。这些禅师，都是悟佛心宗，会得向上一路、千圣不传的妙义，以此行遍天下，但是无人能信，大家听了宗门的法，听不懂，全都诽谤。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宗门这一法，少有人信，因为它打破了传统佛教的很多观念，少善根人听了，都会惊讶不信，乃至诽谤。

禅宗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是从佛陀那里，到大迦叶、阿难，到达摩，再到六祖，的的相承下来的，乃佛的正法眼藏。禅宗从释迦牟尼佛一直传下来到今天，都是最难信，最难入的法门。当今这个时代，禅宗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法脉传承，没有相上的传承，不代表这个时代就没有禅宗。禅宗的典籍、祖师留下的法语已经流遍天下，有智者一闻千悟，自悟自修，自证菩提，时节因缘成熟，也会有人出世弘扬禅宗。

禅宗这个法门在唐朝，也即六祖之后，开始兴盛于天下。从六祖到五家法脉，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到了现在，有很多人在学习禅宗，有很多开悟见性的人，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这个法已经在世界上广泛流传开来。传承有显像的，有隐像的，有你看得到的，有看不到的。禅宗过去在唐朝是很兴盛的，到处都看得到开悟的禅师，各大祖师稳坐山林，天下求法者趋之若鹜，门庭兴旺，学子云集。在这个时代表面上看没有几个禅师，那只是你自己因缘不具足，没有法眼。可能禅师就在你身边，但你就是无缘相遇，遇到了也不识，听他讲了，你也不信。所以，只是你以为没有传承，其实传承一直都在。有很多大修行人，都是无师自通的，都会应世说法。

还有些人总是拿末法时期来形容这个时代，其实正法末法，并非是时间上所呈现的样子。识得本心即是正法，不识本心即是末法。以清净心看，一切时都是正法；以分别心看，才会看到末法。

麻谷和尚是指麻谷宝彻，丹霞是天然丹霞禅师，道一是马祖道一，庐山曳石头和尚可能是归宗智常禅师，也有可能是指石头希迁禅师。临济所说的这些禅师未必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可能只是随便讲了几个重要的禅师。

虽然这个法已经在天下流传开来，但是要想信入，还是很难的，真正信受禅宗的人不多。有些人听不懂，会起谤的心，学其他法门的人因为执着有佛可成，有法可修，所以没办法理解宗门的见地，便诽谤禅宗是狂禅，堕断灭空，口说般若，是邪法等等。

禅宗是真正解行并用的，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所行，是顺行逆行天莫测，是没有任何轨则可循的。

禅宗祖师都是大修行人，都有多年的功夫积累，都是长时间牧牛长养出来的深厚功夫，都能真正八风吹不动，遇到任何境界，都不会有任何疑惑和倾动。他们行持上的功夫是其他法门的人不能窥其涯际，望其项背的，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祖师们都是在第一念上就能毫无痕迹地转掉，根本不会有任何葛藤，说个修、说个证都是多余。而其他法门的人，他们的根器和悟性达不到这种迅捷，所以根本无法理解禅宗是怎么修、怎么做功夫的。

禅宗祖师是相当敏锐，相当灵活，相当智慧，非常警觉的。他们离相和转念的功夫，就像火石电光一样，比火石电光还要快。祖师的智慧，就体现在他对念头的驾驭，察觉，不住，所以他不是凡夫和学其他法门的人所能理解的。

很多人听到禅师呵佛骂祖，不把佛和菩萨们放在眼里，也不把经典放在眼里，就以为祖师们太狂。不是祖师们狂，真正悟道的人就是如此，他们会离一切相。只是作为凡夫的我们，还会着佛相，着菩萨相，着修行相，着菩提相，着戒定慧相，着有为相，着经典文字相，着成佛的相，还有所着，所以不信祖师所讲。

**如道一和尚用处，纯一无杂，学人三百五百，尽皆不见他意。**

就像马祖道一禅师，他平时的心行，你根本找不到任何痕迹，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夹杂。说法没有任何葛藤，直指心性。会下有三五百弟子，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道一禅师的心行，根本无法猜到他的用意。正所谓，于三界不现身意。正是因为这样，马祖会下出了八十四员大善知识。

**如庐山和尚，自在真正，顺逆用处，学人不测涯际，悉皆茫然。**

庐山和尚是指归宗智常禅师。归宗禅师，又称赤眼归宗，眼睛长的据说和黄檗很像，最后用药把眼涂红了，所以叫赤眼归宗。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作家禅师。自在真正，一切时，一切处，都非常自在，洒脱无碍，说法示教从来不拖泥带水。顺逆用处，不管是顺境逆境，都自自然然，洒洒脱脱，任性不拘。学人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境界。一来见他，要么就不理你，要么就给你推出去，要么就骂你，大家都是茫然不知所措。我两千多里地特来求法，还没说话呢，就给我推出去了。这是什么禅师！学人会经常感叹！过去学法的人也多，来来往往的，不用一些严厉的手段怎么能筛选出来真正的法器。不像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得哄着大家学法，教你行禅，教你观呼吸，教你诵经，一字一句的，教你练习觉知，教你打坐，教你怎么穿衣吃饭，怎么专注于当下。

**如丹霞和尚玩珠隐显，学人来者皆悉被骂。**

我们过去学过丹霞禅师很多的诗句，有玩珠吟，骊龙珠吟等，都是跟宝珠有关的。佛经里关于摩尼珠或宝珠的譬喻有很多。比如法华经里写过一个人赠送给另一个人一颗宝珠，藏在他的衣服里。过了很多年，他又遇到了这个朋友，发现他贫穷受苦，在外流浪，就很惊讶。因为他曾送给他的宝珠是无价之宝，这颗宝珠可以使他衣食无忧，生活富足，怎么会变得如此贫穷？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因为当时喝了酒，忘了有这颗宝珠，宝珠还在衣服里，一直也未使用。所以白白穷苦这么多年。涅槃经里写到，有一个力士，头戴宝珠，在战场上打仗时，宝珠嵌到了额头里，并未丢失，自己以为丢了，到处寻找。后来有人告诉他，宝珠就在他的额头里。当时力士获得宝珠，非常欣喜，其实他只是获得了本有的宝珠，不关向外求觅之力。

经典里所描写的宝珠的譬喻，都是形容我们的本性。永嘉大师云：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颗圆光色非色。虽然人不识得这颗宝珠，但是它一直都在，想用随时便能用，要见立刻就能见，不关任何修造有为之力。

丹霞禅师的诗偈里的宝珠就是在开示众生佛性，描写的很含蓄、委婉，隐显不定，甚至晦涩难懂，一般人完全不知所云。他接待学人也很厉害，动不动就把对方骂一顿。灯录里记载，丹霞禅师是石头和马祖的弟子，他在马祖那里学过法，也在石头禅师那里学过，他和庞蕴的关系非常好，两个人经常切磋修行，在一起打禅机。

学人来者皆悉被骂。禅师骂人的特别多，很少有那种和和气气的禅师。像哄幼儿园孩子那样教学的，几乎没有。禅师骂人不是为了骂你而骂你，是看到你有执着的地方，有紧紧抓住放不下的知见，通过呵斥怒骂，来让你放下各种知见和执着。

**如麻谷用处，苦如黄檗，近皆不得。**

良遂禅师曾经去见麻古，麻古不搭理他，但是良遂在麻古那里就开悟了。禅师在接引学人的时候好像并没有给对方讲什么，但是他们都有大智慧，有自己独到的手段，知道在什么时机因缘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就能让学人豁然大悟。这些手段不是学其他法门的人所能够了解的。一般的法师，只会讲法，除了语言文字，什么都不会用。到了禅师那里，除了不用文字，几乎各种手法都会用。在常人眼中，祖师一个个都是怪物，因为他不给你讲法，不是骂你，就是不理你，要么就打你，要么就赶你走。反正你在他面前怎么都不对。麻谷禅师这个人干巴巴的，太严肃，太无趣，太苦涩，接近不得。俗话说，就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你跟他说不上话，所以苦如黄檗，像黄檗这种植物一样苦。

一般情况下，我们去见善知识，内心中总是有一个向往和期待，总想在善知识那里学到些什么。我们对善知识也会有自己的想象和要求，总想遇到平易近人，有亲和力，让人如沐春风的善知识。但是祖师可不管你什么亲和力不亲和力，有根器的，就能接住我的招儿，没根器的，一瞪眼，就吓跑了。

**如石巩用处，向箭头上觅人，来者皆惧。**

石巩慧藏禅师，他是马祖的弟子。他出家前，曾经是一个打猎的人。他打猎时碰到了马祖，马祖跟他讲了几句话后，他扔掉了弓箭，就跟着马祖出家了。过去所有的业当时就消掉了。有一天石巩慧藏禅师在厨房做务，马祖就问他：你在干什么？石巩说：我在牧牛。马祖说：你怎么牧牛？石巩回答：一回入草去，募鼻拽将回。马祖夸赞道：子真牧牛也！

后来石巩慧藏禅师坐道场接引学人。很多学人去见他，他就拿起弓，大叫一声：看箭！这就是箭头上觅人。这阵势还是挺吓人的，一般人都不会用这样的手段来接待参学者。

三平义忠禅师初参石巩，巩曰：看箭！三平乃拨开胸曰：此是杀人箭，活人箭又作么生？巩弹弓弦三下，三平乃礼拜。巩曰：三十年张弓架箭，只射得半个圣人。遂拗折弓箭。

**如山僧今日用处，真正成坏，玩弄神变，入一切境，随处无事，境不能换。**

到了我这里，我的用处又不一样。我使得一切法，不被一切法使，完全了达万法变幻无常，无一定法可得。故能神通游戏，入一切境，了无障碍。到处无事，一切境都困惑不了我。

**但有来求者，我即便出看渠，渠不识我，我便著数般衣。**

只要有来参学的，包括问难得，勘验的，较量的，挑战的，不管谁来，我出来一看，便能看出他的境界如何。他如果不能识破我，我就会用一些虚的境来考验对方。如果对方是明白人，两个人过一招两招，便各自回寮去了。德山带着钵囊去见沩山，两个人就是这样，很厉害，见面总共没有一分钟，两个人就散掉了。

**学人生解，一向入我言句。**

学人如果不能识破我考他的境，于我所说的法生了知解，便掉入言句中去。所以临济所说的这数般衣，就是指文字，故事，境界，知见，这些东西。学人不懂，不知道这是骗他的，一向入我言句，就入到文字相里去了。

**苦哉！瞎秃子！无眼人！把我著的衣认青黄赤白。**

这样参学修行就太苦了，都是一些瞎眼的僧人，没有正法眼，不会修行，才把善知识讲的虚妄境当真。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学法人，比如你讲一个觉知，只是个工具，是个假法，他当真了，掉到了觉知里，每天守着一个觉知，二六时中都保持觉知，这就是错用功夫。觉知只是对治烦恼的一个假法，没有烦恼的时候，不需要觉知，本觉不需要再安个觉。但是要不明理的话，就会执着有个觉，要保持一个觉知，那样就被觉缚住了。

**我脱却入清净境中，学人一见便生忻欲，我又脱却，学人失心，忙然狂走，言我无衣。**

我不再讲任何境界，我开始讲清净心。学人一听，又着了一个清净心。我又说清净心也不可得，你那个不是清净心，又脱却。学人这时就慌了，怎么什么都没有了。吓得忙然跑掉，说我落空。

当舍去一切法时，学人心里开始无着无落，生了大疑惑。心想，刚才讲的好好的，那个东西我是能够理解的，甚至我平时都有过相应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清净心应该就是实相啊。怎么现在又不是了呢？刚才还说这样是对的，怎么突然之间又不对了呢？心里边特别的失望。这肯定不是个见性的善知识，我赶紧走吧。

本来我觉得已经找到本心了，他又说那不是本心，是我的妄想。学法人总想在善知识那里得个确认，到底哪样才是对的，自己心里没有主见，没有自己的悟处，所以总是疑惑。

言我无衣，说我偏空，堕入了断灭相。学法人心里的知见很难彻底清除干净。心里什么都没有，就会恐惧，心里赤裸裸的时候，就会害怕。

很多的修行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抓的东西，要有衣，衣全脱了就不自在，就害怕。他不能无依，不能赤裸裸，不能干干净净，不能能所俱泯。一旦无我无我所，就会非常慌张。好多学禅宗的人一开始看到我写的东西，都会认为偏空，他自己从来没悟到过空，一看到空就害怕。就会跟我讲，什么都没了，世界、虚空、众生、诸佛、一切法都空了，我怎么感觉很恐惧呢？一听到空，心里就特别的不安。这个不安就是我执和根本无明，不知我执亦空，根本无明亦空，只是心有所住，才会有此作用。

**我即向渠道：你识我著衣的人否？**

我就会向他说：你只是看到各种衣，看到了着衣的人了吗？我说一切法空，有一个不空的你看到了吗？一切生死、烦恼、无明、妄想、执着是空的，性是不空的。这个不空的你看到了吗？

**忽尔回头，认我了也。**

只要一停下寻觅，回过头来，不再认衣认法，不再着相着境，就能见到真实，就知道还有个不空的。

**大德！你莫认衣，衣不能动，人能著衣，有个清净衣，有个无生衣、菩提衣、涅槃衣，有祖衣，有佛衣。**

你不要认这个境为实。境从心起，还从心灭。一切境都虚妄不实。衣就是境的意思，境不自境，心生故境起。色不自色，因心故色。衣不能动，人能著衣，所以衣是假，人是真。人指我们的本性，它能驾驭一切境，能生一切法，它能够思维动念，能够造境，也能够离境。

有个清净衣，有个无生衣、菩提衣、涅槃衣，有祖衣，有佛衣。清净衣乃至佛衣，都是名字，并非有实法可得。所以清净衣是指清净境，但凡有境，皆不真实。再清净的境也是境，也是妄。本性离一切相，离一切境。无生衣是指无生灭，无生灭也是语言文字，真正的无生不言无生。佛讲无生，就对治我们对生灭的执着，所以假说个无生。但是执着有个无生，无生还是衣，还是有法。它就像衣服一样，不是你的本身，是个假的东西，是个相。所以讲出来的无生是意识，是名相，不是真正的无生。真正的无生超一切心意识，离一切分别动念。

无生是衣，菩提也是衣，涅槃也是衣，佛、真如，都是衣，都是相，都是概念，都是识心妄想。

**大德！但有声名文句，皆悉是衣变，从脐轮气海中鼓激，牙齿敲磕成其句义，明知是幻化。**

临济祖师讲的非常清楚，只要你形诸文字，付诸音声，只要你能表达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意识，是妄想，皆是衣变。想变体殊，情生智隔，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一付诸文字，真实就变成了一种相，本性就成了一种妄想。无生啊、清净啊、菩提啊、涅槃啊、祖啊、佛啊、开悟啊、见性啊，这些都是从人的肚脐脉轮和气海中鼓激出来的，是从我们身体、喉、舌、嘴、牙齿敲磕成的一句话，一个声音而已。我们思惟动念，才分别出一个意思来。这些文字哪有一个真实性可得？明知道都是假的，所以于此不生分别，即寂灭现前。前一刹那还在讲呢，好像有这么个东西，后一刹那就没了，消失在空气中了。但是很多人不明白，如犬逐块，着在了文字音声这些幻化相上，自生意思，自寻烦恼，自己吓自己。比如摩诘讲的那一堆谤诸佛的话，明白的人，就不会像须菩提那样着文字相，不会生心动念吓唬自己。文字本身不会障碍我们，是我们自己生了知解，自生障碍。

**大德！外发声语业，内表心所法。**

起心动念，动嘴动唇，和合出声音来。向外发出声音，向内是无明和妄想。一切语言文字，包括佛所讲的话，都是业识鼓动，没有任何实义。明白的人，不着语言文字相，看到诸佛文字背后所指，知道文字之法是为了引导我们识自本性，自证解脱，不要把文字所说当真。

**以思有念，皆悉是衣。**

因为生心分别，所以才有各种意思。但有意思，皆是依，都无实法。为什么要学禅宗？学禅宗是实修实证法门，是要离心意识，要息虑忘缘，要做牧牛和转念的功课，要善护念，不被念所骗。一念不觉，就会着在生灭法上，所以轮回都是被自己的妄想所骗。没有人障碍你，没有任何境障碍你，没有什么六道，也没有什么三界，都是自心妄想编织出来的幻化相，心识执取了幻境，才有三界六道，乃至轮回。

**你只这么认他著的衣为实解，纵经尘劫，只是衣通，三界循还，轮回生死，不如无事。**

只果你只认这些识衣为真实的，把境界当成真的，纵然经过无数劫，也只是落在有为生灭法上，就算你证得了神通，依旧三界里轮回生死，不如无事，什么都不做最好。

就算是佛，也只是一个相。我们千万不要认佛为究竟。释迦牟尼佛只是报化佛，并非真佛。真佛乃自心，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所以说三世诸佛都是众生妄想。一动念，有个法生，有个相出来，有个佛出世，有个佛灭度，皆是识心妄想，非有实法生灭。所以修一切法，不如无事，无求无得，是最上乘。妄心一歇，歇即菩提。把所有的佛法都扔掉，干干净净，自然而然地穿衣吃饭，随缘度日，随分过时，简单生活，不作怪，不打妄想。

**相逢不相识，共语不知名。**

相逢不相识，共语不知名。这两句话非常的妙，这就是悟道，入道，证道，得道的玄旨，根本，诸佛祖师种种开示，不外乎此。

洞山禅师有一个过水偈，写得非常妙：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是一个意思。这个偈子看明白了就会直用本性了，就开悟了，就解脱了。

很多时候你都是开悟的，因为你本来就是开悟的。之所以不开悟，是你在用上加了种种妄想。离开用，你找不到真实的自己。正用不生用想的时候，假名开悟。你不知道自性本来开悟。当你没有生见性想，也没有生我是凡夫想，没有生我要成圣想，那才是你的本来面目，本在悟中。一切时中，都是法性施为，恰恰在大涅槃中。所以这个话非常妙，每天都跟它在一起，但不生在一起想。每天它都在自说自话，但不要生说话想。

相逢不相识，共语不知名。我每天都跟它在一起，只是不认识它。认识它之后，认识也要放下，同于不认识。所以悟了同未悟。每天只是跟它在一起就好了，每天用它就可以了，不要去想它叫什么名字，也不用找它，直接用它，就是它。

梁武帝问达摩：对朕者谁？达摩云：不识。石头对药山说：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只么行。自古圣贤犹不识，造次凡流岂可明？每天就是这样，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日用无别事，唯吾自偶偕。分别一切法，不作分别想。常应诸根用，而不生用想。这些都是在讲修行的根本，关键，能用出来，就见性了。每天不要老想着什么时候开悟。这一念，牛就吃庄稼了。起了这一念，赶紧拉回来。拉回来就开悟了，不回来就迷了。

大多数人都认为我得动个念才能开悟，不知道正无心地做一切事时，正是开悟，然而开悟是不住的，是不可得的。你想确定它时，它早就过去了。你找一个开悟，你的心已经有所住了。

所以开悟和见性不是我得见点什么，我得想什么个东西，我得知道什么，我得有什么感受，我得有什么境界。这些都是打妄想。没生各种妄想的时候恰恰是开悟，但是又没有一个开悟的状态可得可住，假名开悟。当你想象开悟的状态，想象不住时，又住了，开悟早就过去了。

没想自己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己。一想我是谁啊？你是在打妄想。虽然你还是自己，但是你在本来的自己上边加了一个妄想。我既是我，就不需做我想。开悟见性亦复如是。方便说开悟，不可认实有一个法叫开悟。有些人马上说，原来见性是这样，原来当下就是。当下就是，不得已这样讲。切忌不要认一个当下就是。没有起当下就是的心才是，假名是，没有是。

其实这本书就讲了这么一句，诸佛祖师所有教法，也只是开示这一句。所有悟道的祖师都是于此悟道的。所有的修行也都是围绕着这一句修行、做功夫、保任，实无功夫可做。

现在很多学法的人对开悟见性的认识全都是错误的，为什么？祖师的东西看的太少了，经典看的太少了，看了也没看明白。所以，大多数人关于开悟的认识都是道听途说，一盲引众盲。见地错了，就不会修，不会保任，不知道息念妄虑，佛自现前。不知道直用本性而心无染着，即是解脱，不需要额外修一个法。大家都讲相应，如果相应错了，相应了一个知解的佛性，守着一个妄想，当成本性了。守着一个觉，于此觉上做功夫，是盲修瞎练。所以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没有正确的见地，没有遇到真正明理的大善知识，很容易就偏了。一念有所住就偏了，就背道而驰了。

**今时学人不得，盖为认名字为解，大册子上抄死老汉语。**

现在的学人之所以不能悟道，就是着在了语言文字相上边，用大册子抄写很多老和尚说过的话，把那些话当成宝贝。守名而生解，不会做实修的功夫，所以不得解脱。黄檗禅师讲：三乘学道人，皆是此样，尽名食不消者。所谓知解不消，皆为毒药。

所以佛法是心法，不用死记硬背任何文句。心里领会了，会用了，烦恼起现行的时候，一转念就行了。大册子上抄的法语没有用，一定要把它用出来，要会活用，才是真修行。

**三重五重祔子裹，不教人见，道是玄旨，以为保重。**

祔子就是布，用三五重布把抄写的册子包起来，当作宝贝一样，怕人看到，说这里藏的是玄旨。这都是迷人，执着文字经典，不会自用佛法。不教人见，神神秘秘的，说是玄旨，认为诸佛妙理都在那里边了。妙理没在那里边，都在你手指头上，在你眼睫毛上，在你后脑勺上呢。你珍爱的只是一堆没用的废纸。

**大错！瞎屡生！你向枯骨上觅什么汁？**

在文字里找实相，是大错特错。瞎眼汉，你向枯骨上觅什么汁？文字上都是假法，死法，定法，都是方便法，都是指月的手指，那上边啥也没有。

**有一般不识好恶，向教中取意度商量，成于句义，如把屎块子向口里含了，吐过与别人，犹如俗人打传口令相似，一生虚过也。**

还有一般人不识正邪，向经典文字中去意度实相，讨寻佛法，再把那些东西总结成文字，进行解释、研究。把佛讲的东西当成定法，总是用经典里的东西去评量指责别人。好比如把屎含在嘴里，吐出来给别人吃，一个传一个，就像俗人在一起传口令一样，一生都迷在文字里，白白浪费大好生命。

我接受到一些学人的反馈，他们说，看了我文章三五年，功课没有怎么做，遇到境界还是会烦恼重重。这就是不实修的结果，只是读文字，不实修，就无法把经典的智慧转化成自己的。

任何人只要他不做息虑忘缘的功夫，不好好实修，就没有真实解脱烦恼的能力，临终的时候一定随业流转。千万不要羡慕那些虽然学了佛法，但只在文字中用功的人，他们看上去很洒脱，佛法世间法都搞得特别熟，但是境界一来，就手足无措。歇不下来，这一生就白白浪费。

**道我出家，被他问着佛法，便即杜口无词，眼似漆突，口如楄檐。**

虽然家也出了，也穿着僧衣，混在僧团里，每天好像也修行，但是被问着佛法大意，就哑口无言，不知如何拟对。比如问他罔明弹指这个公案。一个女子在佛前入定，文殊把这个女人拖到了阿吒尼吒天，还是不能把她从定中叫出来，但是下方世界罔明菩萨一弹指她就出来了。为什么文殊不能叫这个女子出定，罔明菩萨一弹指，便把这个女子叫出了定？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你问他为什么祖师说吃茶去，他就站在那儿转眼珠儿。眼似漆突，两眼就迷瞪了，口如楄檐，嘴就像扁担一样木在那了，张不开嘴了。

**如此之类，逢弥勒出世，移置他方世界，寄地狱受苦。**

这些人，逢弥勒出世，就会因其业力，被移置他方世界，寄于地狱受苦。一个人不开悟见性，就要轮回受苦。

**大德！你波波地往诸方觅什么物？**

大德，你每天忙忙碌碌，到处乱跑，到底要找什么？

波波地就是匆匆忙忙，心停不下来，一直心向外驰。找这个去学法，找那个去学法，花钱买课程，学了很多，却依然烦恼重重。见过无数老师，上过很多课，就是不实修，心安不下来。参加各种灵修，学心理学，觉知训练营，疗愈课程，跑遍了世界各地，去见了很多大师，学了一大堆知见，就是不知道歇下这颗心来。

**踏你脚板阔，无佛可求，无道可成，无法可得。**

就算你把脚底板踏宽了，把鞋都踏烂了，也没有用。实相是没有佛可求，没有道可成，无法可得。所以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不了解一切万法皆从心起，心灭法灭，心生法生，心就会一直有所求，有求就会造作，就徒受辛苦。

**外求有相佛，与汝不相似。欲识汝本心，非合亦非离。**

起心向外求有相佛，就背离了你的真性。欲识你的真心，不取不舍，不即不离，该干什么干什么，直下便是，不用拟议。

**道流！真佛无形，真道无体，真法无相，三法混融，和合一处，辨既不得，唤作忙忙业识众生。**

修行人，真佛无形，真道没有体性，真法无相。佛，道，法，唯是假名，究竟无实。一切法和合而生，皆无实性。如果不识自性真佛无少法可得，认名言文句、识心境界为真法，不辨真伪，就唤作业识众生。一切众生之所以轮回生死，就是于无生中妄见生灭，妄见有法可得，追逐取着，故受种种苦。

**问：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垂开示？**

学人问：什么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师具体开示。

**师云：佛者心清净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无实有。**

临济禅师前面讲了这么多，又是现半身，又是乘象，又是全体作用，又是三玄三要，又是四种无相境，但大多数人还是不能直下顿了，不得受用。祖师没办法，最后也只能意解佛法，说些大家能听得懂的。答曰：佛者心清净是。什么是佛？心清净即是佛。心如何清净？善于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直用直行，心无所住。待人接物时，不随意评价别人，不对抗、不指责、不抱怨，以平等心，观一切物。法者心光明是。内心不见是非，没有取舍，即是法。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道不碍人，人心起高低、拣择，自生障碍。所以，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心若平直，道即无碍。

**如真正学道人，念念心不间断。**

如果是真正学道之人，念念都不会错用心，都会善护念，不会迷失本心，去逐境，去执取任何东西。念念不间断不是念念不生心，不是住在一个无念的境界上，而是念念不染着，念念心无所住，念念心无执取。

**自达磨大师从西土来，只是觅个不受人惑的人。**

自从达摩大师到中国来传佛心印，他只是找一个不受人困惑的人，找一个不被任何境界所骗的人，找一个不着相的人。

不受人惑，不受什么惑？不受任何境界所惑，不受文字名相所惑，不受佛惑、法惑、僧惑，不受一切相惑，不受自己的妄念所惑。

当你不再相信别人对你的评价，同时也不相信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不给自己贴标签，不妄自分别自心境界，这时候你就解脱了。所谓不受惑的人，就是不受观念，知见，想法的困惑。不受内心各种声音和评价的困惑，从自心的妄念中解脱。

**后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从前虚用功夫。**

后来达摩遇到二祖。二祖请达摩安心，达摩说，将心来，吾为汝安。二祖良久，说，觅心了不可得。达摩说，为汝安心竟。就这一句话，二祖就明白了，原来无心才是实相，无心即是本心。二祖言下大悟，方知从前学只是知解，所做所求，皆是识心妄想。

**山僧今日见处与祖佛不别。**

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跟佛陀和祖师所讲的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一脉相承，只是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以心传心，以心印心，心心不异。

**若第一句中得，与祖佛为师；若第二句中得，与人天为师；若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

若第一句中得，就是三玄三要中的体玄。你一问法，蹭就跑了，你一看就开悟了，这样能悟道的，堪与祖佛为师。

若第二句中得，可以为人天的老师。第二句中得，比如学人问如何是佛法大义？你说：把那个瓶子递给我。学人递给你了，继续问：师父还没回答我问题。你说：辜负了我一番好意。你言下便大悟。这是第二句中得，可以做人天的老师。

若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就是意玄，告诉你佛不是佛，那个能动的，能听的才是真佛。见闻觉知的当下不住见闻觉知，就是你的真如性，只要不染不住，正恁么时，即是自在三昧。这样讲，是不得已而付诸文字，是在知解佛性。若只停留在这个层次，自己都无法解脱，更别说让别人解脱。只有亲证如是境界，离一切相，不染万境，乃为真实修行，真实解脱。

临济语录讲记第十二讲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云：若有意，自救不了。**

学人问：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临济禅师说：若有意，自救不了。这句话可能有很多人一看就过去了，没有好好地去践行转身的功夫。若有意，自救不了。这个问题是问祖师从印度来中国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先要想的是，祖师和一切成就者做事有真正的意图和执着吗？

据说，达摩祖师的师父西天般若多罗曾对达摩说，你将来到中国去弘法，中国有大乘气象。随顺世间法，我们可以说达摩来中国是为了传佛心印，度化众生。这都是在幻相中，假说如此。如果达摩真有这样的心，那还叫祖师吗？就不叫祖师了。

经云：菩萨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那达摩来中国到底干什么来了？这个问题自古以来成为修行中很重要的问题，没有人说得明白。有的人对此下评语说：达摩西来，无风起浪；世尊拈花，一场败缺。又有人说：达摩不来东土，二祖不往西方。此是何义？久而久之，这样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公案，而且是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和公案。

虽然说达摩来到中国，在少林寺面壁九年，最后因缘成熟，遇到二祖慧可，经过开示，二祖悟得心印。但是，但这都是随顺世间众生的心这样讲，这样讲大家能理解。但实相并不是这样的。实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临济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如果达摩有意图，他自己都救不了自己。

**云：既无意，云何二祖得法？师云：得者是不得。**

学人问：既然祖师从印度来中国没有任何意图，为什么二祖却得法呢？临济禅师说：所谓得法，也是得了个无法，得等于没得。既没有得的人，也没有得的法，假名为得法。

所谓得法，得的什么法呢？得了一个无法，得了一个无得。原来是啥样，得法之后还是啥样，一点都没有增加。实法是什么都没有。二祖未悟之前是那个样子，悟了之后还是那个样子。所以并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可得，只不过以前迷糊颠倒，以为有法可得，悟了之后发现还是原来那样，不增不减，没什么可得的。

**云：既若不得，云何是不得的意？**

既然您说不得，那不得又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不得的意？这个问题就很可笑了，不得就是不得，还有个意，那不又是得了吗？

**师云：为你向一切处驰求，心不能歇。所以祖师言：咄哉丈夫！将头觅头！你言下便自回光返照，更不别求，知身心与祖佛不别，当下无事，方名得法。**

祖师讲一个不得，也只是让你歇下这一念妄想心和驰求心，可你还在找，还是要得一个东西，没听懂不得到底是什么。还在找一个不得的意。这就是众生心识的特点，一直在找，一直想确定一个东西，停不下来。

正是因为一直在起心、生心，向外驰求，妄想心歇不下来，所以历代祖师才会呵斥你，才会告诉你：咄哉！丈夫！将头觅头！不要再找了，找的就是，还找什么？言下听懂了，心一止息，当下与祖佛无别。就没事了，心就歇下来了，这是假名为得法。

当你的心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一切的法，一切的差别，一切的境界都是我们一念心分别出来的。一定要通过实修才能看到这一点。否则自己的念怎么起来，怎么念上生的念，你都看不到。如果不实修，你会一直起心动念。跟你说妄心一歇，歇即菩提。你还会问怎么歇啊？已经告诉你歇下来，还问怎么歇。这一怎么歇，歇得下来吗？歇不下来。把这个怎么歇拿掉，去那边的桌子上把水壶端过来，就歇下来了。

**大德！山僧今时事不获已，话度说出许多不才净。**

临济禅师说：修行人啊，我今天没有办法，才说出了这么多的葛藤和不好听的话，才在这里胡言乱语，不过是为了去学人的执着。祖师自己也知道，再怎么讲，也都是意解佛法。但是没办法，学人的根基就是这样，只能说文字之法慢慢引导。

**你且莫错！据我见处，实无许多般道理。要用便用，不用便休。**

你不要错解我说的话。按照我心里的真实想法和见解，哪有这么多道理可讲。我自己平时的修行就是饿了吃饭，冷了穿衣，会用即可。完全不需要讲这些东西。修行是一句话都不用讲的，直用直行，用处不住就好了。

这里临济讲的是自证自行圣智境界。明白人不讲法的时候，他连一个佛法和修行的念都不会起，就是直用直行，随用随空，他没有任何的疑惑，一任作为。他在任何境界里都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都不会住着，也不会有疑惑。这才是真正的修行，有效的修行，当下就能受用和解脱的修行。但是没办法，为大众讲法的时候，这样讲大家听不懂，会生疑惑，所以才讲一些方便法，什么清净心，无差别智，三身。真如一落文字，早就不是真如了。这些祖师都知道，但是没有办法，只能这样讲引导大家。

如果按照祖师自己的见处和行处，长伸两脚睡，憎爱不关心。没事儿找个凉快的树荫下一躺，水边一卧，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到点起床，到点吃饭，到点睡觉，就这三件事，多一点都不需要做。大修行人就做这三件事，到点起床，到点吃饭，到点睡觉，其他所有时间都是无事待着，活得就跟动物差不多。我也是这样过的，事少得你都无法想象。但这样的功夫，也不是谁都能有的。如果不是彻底看破世间如幻，是很难过这种无事无为的生活。

**只如诸方说六度万行以为佛法，我道是庄严门、佛事门，非是佛法。**

其他人都说要修六度万行，要持戒，要布施，要修定，要有智慧，修行要有次第，有阶梯，要积累资粮，要福慧双修，才能成佛。把修这些有为法当成修行。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方便法，是庄严门，佛事门，不是佛法，非干修行。

真正的佛法是无法可修，无事可做，无佛可成，无心可用，只是着衣吃饭，任运过时。所以经云：非法非非法。直用直行，便是最高佛法。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心无所住，直用见闻觉知而不生见闻觉知想，是最好的修行。一切时中，自己是啥样就是啥样，永远不会起个心评判自己，不会让自己住在一个对错上，也不去评价别人对错，分别他人是非好坏。

相逢不相识，共语不知名。每天自性自如，更不起异心，即无错谬。

**乃至持斋持戒，擎油不閃，道眼不明，尽须抵债，索饭钱有日在。**

就算你持戒持的特别好，每天精进用功，手里端着油碗专注地走路，一滴油都不会洒，只要你道眼不明，不识本心，用再多功，依然还在因果法中，还要还债，将来受苦有日在。

修行不是不做功夫，而是要在正确的见地前提下做功夫，做对了功夫，不能盲修瞎练，不可以有所得的心做功夫。如果见地错了，所有功夫都是白做。我现在也教大家练觉知，有些人就执着有个觉知，总想一直保持这个觉知，认为觉知就是自性，守着这个“自性”。觉知不是自性，没有任何一个法是自性。你能形容的，能说出来的，都不是自性。如果妄立一个自性，就成了认贼为子。这都是不识本心，理不明，做起功夫来就会出错。

真正明白的人，他也会做功夫，但是他不是这样做的。他只是在心有所住，烦恼起来的时候，起了法执的时候，他会觉察到而转念。修行并不是不动念，不是守着一个觉，而是看好自己的心是否执取幻境，是否念有所住。只是在生起烦恼心时需要转化用心，假名修行。烦恼不生，就不用佛法，把佛法扔在一边。

**何故如此？入道不通理，复身还信施。长者八十一，其树不生耳。**

关于这个偈子，出自禅宗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的故事。

迦那提婆尊者是龙树的弟子，从龙树那里得法后，至迦毗罗国，彼有长者曰梵摩净德，一日园树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长者与第二子罗睺罗多取而食之，取已随长，尽而复生，自余亲属皆不能见。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长者乃问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养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虚沾信施，故报为木菌，惟汝与子精勤供养，得以享之。”

祖问：“长者年多少？”曰：“七十有九。”祖乃说偈曰：“入道不通理，复身还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树不生耳。”长者闻偈已，弥加叹伏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师，愿舍次子随师出家。”祖曰：“昔如来记此子当第二五百年，为大教主，今之相遇，盖符宿因。”即与剃发。

这个故事的大意是，焚摩净德长者家里园子里的树长出木耳，很好吃，只有长者和他的次子罗侯罗多能取用而食之，取完了又生出来，用之不尽。家里其余的人都看不到这个木耳。迦那提婆尊者知道这个故事的宿因，就告诉长者说，你家过去供养过一个比丘，这个比丘因为道眼不明，虚受你家的供养，所以投胎作木菌，因为你和你的次子过去曾经供养过他，所以这一世被你和你的次子食用。这就是此偈前两句的意思。

祖又问长者今年多大了。长者说，七十九岁了。祖说：汝年八十一，其树不生耳。就是说，再过两年，你就要离世了。你离世的时候，这颗树就不生木耳了。是说他的时间不多了。所以长老就说，我年纪衰老，不能随您出家，但我有次子，可以随您出家。然后他的次子就剃度出家了，就是第十六祖罗侯罗多尊者。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一个比丘虽然出家学道，但是道眼不明，法理不通，不见性，将来得人身，或得其他身，还是要偿还以前的业果。修行道眼不明，我法二执没破，俱生无明还在，业识会再来世间受报。过去受用的，自然要偿还。

**乃至孤峰独宿，一食卯斋，长坐不卧，六时行道，皆是造业的人。**

就算你到深山老林里去精进，你住在孤峰顶上睡觉，面临着悬崖，很危险的地方。凡夫是不可能到那样的地方去住的，一般都是修行人，而且很用功的修行人，才会到孤峰顶上去住宿。就算你每天只吃一顿饭，过午不食，而且这一顿饭，可能只是一些很简单的食物，树上的果子，或一些天然的植物等，长时间打坐，不睡觉，全天都在精进用功，若不识本心，你做的这一切，都是造业。

只要你的心没有停下来，还有所得，还有求，就无法得道。过去佛陀也修过六年苦行，全身瘦得只剩下骨头。最后放弃了苦行，也放下了一切所得心，不经意间，夜睹明星而悟道。

修行不是不可以用功，但是要明理，要与无所得的心相应。所谓用功，不起用功的心，非修非不修，只是做些相应的保护的功课，让自己不再去染六尘。心不再向外驰求，一切时中，只是善护念。若不是悟后起修，都是盲修瞎练。

**乃至头目髓脑、国城妻子、象马七珍，尽皆舍施，如是等见，皆是苦身心，故还招苦果。**

就算你把头、眼睛，骨髓、脑子、国城、妻子、象马、七珍，这些人们最珍爱的东西全都布施出去，你把布施当成修行，只是白白地劳碌身心，最后还是在轮回中受苦。

古人云：布施得福报，持戒得生天，若见性，了不可得。修行不是为了修福，福报修得再大，终将坏灭。唯有见性，才能真正出离生死轮回。

**不如无事，纯一无杂。**

不如老老实实歇着，该干嘛干嘛，妄念不生，只是随分过日。纯一无杂就是心里没有任何佛法的知见，没有修行的概念，也没有成佛的想法。不着世法，也不着佛法，一切想法全都扔掉，扔得干干净净，才能相应。

**乃至十地满心菩萨，皆求此道流踪迹，了不可得。**

就算十地菩萨、等觉妙觉菩萨，有大神通，但是要觅一个无事人的心迹，也觅它不得。我们知道大耳三藏和慧忠国师的故事。前两度，慧忠国师故意现出身意，大耳三藏有他心通，知道慧忠国师心之所在。第三次，慧忠国师不现身意，大耳三藏便找不到慧忠国师的心念在何处。所以，就算你是观音普贤，想觅禅师的心迹，也觅不到。为何如此？祖师都有于三界不现身意的能力，都有心不住法的智慧。就算是诸佛，也觅此道流踪迹不可得。

以宗门的智慧和见地，十地、等觉妙觉菩萨，与真正的见性了无交涉。我们看经典里经常写佛菩萨的神通和境界，我们会觉得那些境界太玄妙太高超了，但是到了祖师这里也是茫然，也是全无交涉。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百千大众、所有的菩萨都不知佛是何意，只有迦叶会心微笑，所以佛才把正法眼藏传给大迦叶。

**所以诸天欢喜，地神捧足，十方诸佛无不称叹。**

一个无心道人，真正识自本心，见自本性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佛。这时的成佛，是无佛可成，无法可修，无道可证，本自圆成。佛陀之所以称为佛，并不是他无量劫来所做的一切修行和所积累的善法，那些都不是成佛的必要条件，而是最终放弃了所有的修行，回到无修的起点，回到原来，回到不再造作的本来中。而这，无关向外修造求觅之力。凡夫若悟此，亦是佛。所以，佛只是无心，是无事人，是会得不修不证的人，是一无所有的人。若能如是明了，诸天都会欢喜，地神会捧其双足，十方诸佛都会称叹。

地神捧足，诸佛赞叹，这是一种比喻，比喻无事人，回到原来的人，悟得无所有的人，是多么的稀有难得。

**缘何如此？为今听法道人用处无踪迹。**

为什么这样呢？只是因为现今听法的道人没有用心处，他的心行了无踪迹。心无行处，才是真正的修行。船子和尚说：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吾三十年来只会此。只有禅宗祖师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学其他法门的人，完全无法猜测祖师的心行。所以说，永嘉大师说：顺行逆行天莫测。

**问：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未审此意如何，乞师指示？**

这是法华经里的四句偈。很多人读法华经读到这几句话时可能都不太明白。佛已经是佛了，为什么还要十劫坐道场，而且佛法都不现前，也成不佛道呢？

就像有些人问：为什么黄檗禅师说佛成的佛不是佛，只是声闻佛？怎么还有声闻佛？

是因为我们取相分别，着了一个有相的佛，而不了解真佛是什么。

佛经里所讲的很多东西，都是故事，它实际上有更深层的意思，但是只有开悟的人才会看明白，才会透过故事看到它背后的真实义。

学人问：大通智胜佛过去生中修行，曾经十劫坐道场，他都没有成佛，佛法也没现前，为什么这样呢？未审此意如何？

**师云：大通者，是自己于处处达其万法，无性无相，名为大通。**

祖师看佛经，不看它的表面意思。祖师会看到文字背后更深的寓意。所谓大通，是指时时处处一切境界中都通达万法，没有疑惑，不起心分别性相，这叫大通。所以大通智胜佛，不是在说某个人，是比喻我们的本性，是指自性通达一切法的智慧。

**智胜者，于一切处不疑，不得一法，名为智胜。**

在一切处都没有疑惑，一法不住，也没有一法可得，这叫智胜。

**佛者，心清净光明，透彻法界，得名为佛。**

真正的佛是心清净，心光明，是我们本有的心性。此心性本有的无碍智慧，可以透过法界一切相，来去自由，出入自在，了无踪迹，这叫佛。

**十劫坐道场者，十波罗密是。**

所谓十劫坐道场者，是指十波罗密。还有法可修，便为十劫坐道场。

**佛法不现前者，佛本不生，法本不灭，云何更有现前？不得成佛道者，佛不应更作佛。**

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这跟禅宗讲见性成佛完全一样，是没有佛可成，才叫见性成佛。禅宗里见性成佛就是佛法不现前，没有佛法可修可证可成。

楞伽经里讲有两种一阐提，一种是不信佛法的一阐提，还有一种叫大悲一阐提。大悲一阐提不能成佛，因为他悟到了法性本来就无佛可成，无菩提可证。所以说大悲一阐提是指见性的人，见性的菩萨叫大悲一阐提，而不是说他成不了佛。比如地藏王菩萨，他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有人就说，地狱永远也空不了，那地藏王菩萨岂不是永远都成不了佛了？如果悟到无众生可度，地狱本空，那谁还去成佛？地狱本来就没有，当然永远也空不了。本来就是空的，再去空一个本来就空的东西，那永远也空不了。誓不成佛，本来就没有佛可成，谁成佛啊。如果地藏王能成佛了，反而不如法性了。不仅地藏王菩萨不成佛，一切菩萨诸佛，皆不成佛。何以故？没有法名佛，不成佛，是名为佛。

这里佛法不现前，也是如此，是法尔如是，是本来就没有佛法现前。释迦牟尼佛传法偈云：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若悟无法时，法法何曾法？本来就没有法，连没有法都不能执着。所以，实相是没有佛法，也没有佛道可成。

所以大通智胜佛，是指自心通达。十劫坐道场，是随顺世间，示现修行的样子。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实相如此，法尔如是。这个偈子并不是说大通智胜佛没有见性，没有成佛，而是本来就没有佛成佛。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就会认为大通智胜佛没有成佛。

在某些经典里，佛说佛过去生中无量劫都未得佛授记，可是在其他经典里又讲，佛无量劫前早已成就法身，早已成佛。我们现在明白，不管经典里说佛过去生成佛了，还是没成佛，都是随顺世间的方便说，皆非实相。实相是没有佛成佛，无佛可成，才是成佛的真实之义。

**古人云：佛常在世间，不染世间法。**

古人云：佛性常住世间，而不染世间法。法身一直示现为万类，一直都有佛出现在世间，从来不会间断。只是你着了佛的相，认为相好庄严的才是佛，认为有神通、能说法、度众生的才是佛。以分别心看才会看到佛出世，看到佛灭度。佛常在世间以各种形态显现。古人云：扑落非它物，纵横不是尘。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佛性常住，从来也不生，从来也不灭。所以佛并不是某一尊佛，是指一种不住而常住的状态。一切众生即是佛，非离众生别有佛。一切法亦复如是，看上去有生灭，实则无生灭。生灭只是妄想分别出来的。

**道流！你欲得作佛，莫随万物。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一心不生，万法无咎。**

修行人，如果你想成佛，想作佛，想见性，不要追随境界，不要被境界所骗，不要着相就成了。一切境皆是自心作，心生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没有心外之境，亦无心外之法。心若不生，万法无过。这是修行的关键。修行不是找真，但能不被妄惑即是真。妄是怎么来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而不觉察。一旦看到分别心，不被妄念所骗，即是解脱，无别解脱。

我们的妄想心起来的时候能看到，起了执念的时候能看到，回来，不住，不评判，就解脱了，解脱就这么简单。

当妄想心不生的时候，该干嘛干嘛，该说话说话，该思维思维，就是不起妄想心。这个时候哪有一个善恶？哪有一个是非？哪有一个六道？哪有一个烦恼？哪有菩提？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就知道，所有的法，好的坏的，正的邪的，善的恶的，凡的圣的，殊胜的不殊胜的，清净的不清净的，都是一念心生才有的。心若不生，一切都是清净的。也不要执着个清净，假名清净而已。

**世与出世，无佛无法，亦不现前，亦不曾失。**

不管佛出不出世，也不管是世间法或出世间法，没有佛，没有法。佛性亦不现前，亦不曾失，假名常住。

**设有者，皆是名言章句，接引小儿，施设药病，表显名句。**

只要有所说法，都是名言章句，接引小孩子的，是应病与药，虚妄之法，非是实相。乃至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皆是文字之法，如指月的手指，如黄叶止啼，诳小孩儿的，不可认以为实。

**且名句不自名句，还是你目前昭昭灵灵鉴觉闻知照烛的，安一切名句。**

名句不是自己出来的。虽然说一切法都是名相和概念，但名相和概念自己不会说我是名相、概念，一定有一个非幻的在给一切法命名。你目前正用而不住的这个灵灵昭昭，能起见闻觉知之用的本性，是它在给一切安名句。

一切法都是空的，这个空法会自己蹦出来说空吗？空得有一个不空的支撑着它。所以佛说空与不空，都是在讲本性。诸法空相，是从一切法没有个体实性的角度讲，空性中没有一法是实有，是可得的。说不空之性，是从整体性不是断灭的角度讲，虽空一切生灭之法，此性常住不空。正是因为有不空之性，才能显一切无实体的空法，能创造一切不实之法。

**大德！造五无间业，方得解脱。**

造五无间业，才能得解脱。

这一句是告诉我们修行不要沉空守寂，不要去执着一个空，不要贪着寂静和涅槃，不要住在一个涅槃里，除了心念的转变，除了转所依，并非实有法名涅槃。

随缘应物，心无所住，转所依识，才是真正的涅槃。

入得了佛境界，也要入得了魔境界。空得了一切法，又方便建立一切法，方是大自在，方得究竟。

修行不要执着安静的地方，不要守着一个无为。那样是成不了的。修行就是要在烦恼的大海里转得动习气，透得过一切境界，方显佛法的智慧，才能把无明之根彻底拔掉，而不是回避一切境界。

**问：如何是五无间业？师云：杀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焚烧经像等，此是五无间业。**

学人问：什么是五无间业？师云：杀父，杀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焚烧经像，这是文字意义上的五无间业。

父母于我们有最大的恩情，杀父、害母就造了极重的恶业。佛陀是众生的导师，伤害佛身，以至出血，也是很重的恶业。佛陀在世时，提婆达多曾用大石头害佛，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扰乱寺院的僧人修行，把僧人都赶走了，障碍别人修行，这也是很重的罪。焚烧经像等，经典是众生修行的路标，烧毁经典，也是很重的恶业。

这是世间法里的五无间业，是有相的，是生灭法里的五无间业，非是真相。还有一个五无间业，是转变心行的，是真正的修行，是第一义上的五无间业，也就是临济禅师下面要讲的，你要去做的五无间业，才能得大解脱。

**云：如何是父？师云：无明是父。你一念心，求起灭处不得，如响应空，随处无事，名为杀父。**

问：什么是父？临济禅师答：无明是父。所谓无明，就是我们的俱生我执，第一念妄想，没有觉察到，就是无明。虽然佛说无明，但无明也是虚妄的，究其实质，实无无明。你一念心找无明，找不到，就像空中的回声一样，心无所住，悟无无明，名为杀父。为什么叫杀父呢？因为无明是父，找不到无明，所以叫杀父。这样的杀父，是你要做到的，不要住在有无明可得，不住于无明，做到这个，就解脱了。

能找的心和所找的无明，都不存在，都是因一念妄想而不觉才有。当你明白了，心无所住了，无明就没了，把无明给破掉了，所以叫杀父，这样才能真得解脱。

**云：如何是母？师云：贪爱为母。你一念心入欲界中，求其贪爱，唯见诸法空相，处处无著，名为害母。**

学人问：什么是母？师云：贪爱为母。接着讲怎么叫杀母。贪爱是母。你一念心入欲界中，求其贪爱的实质，只见诸法空相，但有名字，不见实有贪爱可得，处处心无所著，名为害母。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都有贪欲，都有淫欲心，这个淫欲心，贪爱心，看到境界会取着的心，叫母。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个贪爱有实体吗，是真实的吗？会住吗？没有实体，不是真实的，不会住，根本找不到一个实有的贪爱。刚才还起贪心呢，忽然一个事情来了，这念贪心就没了。念一转，贪心就没了。所以，就算你起了贪爱心，你去找它，又找不到，想住在贪爱里，也住不了。

所以说求其贪爱，唯见诸法空相，只见贪爱的名字，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贪爱可得。明白这一点，叫害母。这是修行人要做的事，不住在贪爱和离贪爱上，害这样的母，才得解脱。

**云：如何是出佛身血？师云：你向清净法界中，无一念心生解，便处处黑暗，是出佛身血。**

问：什么是出佛身血？师云：你不生心，不生知解的时候，你去找佛，处处都是黑暗，十法界根本找不到佛，是名出佛身血。

以前你认为有佛，现在你知道没有佛，这叫出佛身血。以前你执着要证一个法身，现在你知道法身只是个名相，只是我们的一念妄想，这时心歇下来，佛的法身都破了，这叫出佛身血。

**云：如何是破和合僧：师云：你一念心正达烦恼结使，如空无所依，是破和合僧。**

问：什么是破和合僧？师云：你一念通达诸法非因缘，非和合，烦恼结使空无自性，是名破和合僧。

和合僧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比喻。破和合僧，也就是破因缘和合而生的假象，破有一个法生成的妄想。破了因缘和合而生，就能悟到无生。把诸法因缘和合而生的假相破掉了，就默契了无生，不再执着生灭因果有为之法，不再执着生灭，不再把一切法当真，通达烦恼本空，通达一切万法本自无生，方得解脱。

**云：如何是焚烧经像？师云：见因缘空、心空、法空，一念决定断，迥然无事，便是焚烧经像。**

问：什么是焚烧经像？师云：见因缘空，心空，法空，一念决定断除一切知见，迥然无事，便是焚烧经像。

经典和佛像是相，是语言文字，所有知见都从文字而有。文字所表的法并无实义，也是和合而生的假相，但不明白的人于文字法妄生各种定见。决定不被这些文字知见所骗，断除对一切法的执着，什么都不学，做个无事人，是名焚烧经像。

古人说：至道幽深，不可语会，典教凭何所及？但见本性，一字不识亦得。见性即是佛，圣体本来清净，无有杂秽，所有言说，皆是圣人从心起用。用体本来空，名言犹不及，十二部经凭何得及？这是焚烧经像。

临济语录讲记第十三讲（终）

**大德！若如是达得，免被他凡圣名碍。**

修行人，如果你能这样通达造五无间业方得解脱，就能不被一切凡圣文字所碍，不会被佛法里的名相和概念所束缚。再看经典，就不会依文解意，你会看到它背后要表达的喻义。

**你一念心只向空拳指上生实解，根境法中虚捏怪，自轻而退屈，言我是凡夫，他是圣人。**

空拳指上生实解，是指将佛陀所说的文字经典当成绝对真理，信以为实。根境法中虚捏怪，把识心的境界当成真实的，认为那才是大修行，而否定自己，轻视自己，言自己是凡夫，他是圣人。

很多人都有入定的经历，忽然间发现自己身心脱落，感受不到有身体的存在，唯剩“灵灵觉知”，把识心妄计的“灵灵觉知”当成佛性，这就是根境法中虚捏怪。本来没有见性，当成见性。本来是个虚妄的境界，当成真的。不知见闻觉知的当下不生用想，直用直行，没有住着，即是见性。

你跟他讲那些境界都是假的，他会笑话你，说你根本没有亲证，说你不懂。他说你是口说般若，他说他那个才是实修。

你跟他说诸法无修无证，不动妄念，便证菩提，他无法信受，没办法理解，执着在自己觉受的境界上。他着了清净相，有个清净境界可得。自轻而退屈，不相信自己言下妄心不生就是佛，而信其他境界上的功夫。说文殊普贤，才是圣人，我一个凡夫，怎么能跟他们相比呢。高推圣境，妄自菲薄，自轻自贱。

**秃屡生！有甚死急，披他狮子皮，却作野干鸣！大丈夫汉，不作丈夫气息！**

秃驴，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否定自己，本来是狮子，却像一个野干一样乱叫。本来是大丈夫，却没有大丈夫的气概。本来是大富长者，却作一个四处流浪的穷人，本来是佛，却枉作凡夫。

我们和佛其实是一样的，本来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出言吐语却像一个懦夫一样，总是没有自信，总是觉得自己不行。原因无外乎就是起心动念，妄想分别，评判自己。认为我不行，妄认我是凡夫，他是圣人，我怎么能跟他比呢？都是在妄想分别中。

大家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禅宗是多么高的一个法门，我这根器能学吗？当然能学了，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有学法的根基。只要我们好好善护念，不妄加分别自心境界，一切时中，一切处，皆得自在无碍，与佛无殊。

**自家屋里物不肯信，只么向外觅，上他古人闲名句。倚阴博阳，不能特达。**

你不识自己本性的宝藏，只是向外去找，被他古人的闲言名词语句所骗，执着二法，好玄好妙，所以不能通达。

自家屋里物，是指每个人本性的一切作用，所有的能动性，天生的智慧，都是具足的。这个智慧不一定是要知道什么，不一定是特别的技能或聪明才智，而是能好好生活，一切自然而然，不妄求什么，这就是大智慧，这就是大神通。所以古人说：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你不要觉得智慧一定就是高大上的，要像佛一样有他心通，能讲说一切佛法，得知道有多少星辰，有多少世界，得知道什么。智慧不需要知道这些，智慧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一切都不可得，不可住。没有烦恼就是大智慧，不妄求一切法就是大神通。

自己运手奔足，一颦一笑，嬉笑怒骂，都是法性，都是妙法，都是经典，都是智慧。不懂得这个，否定自己，总是想去跟别人学习，去成为外在的一个佛，这就错了。上他古人闲名句，被古人所说的那些公案，那些境界所骗。古人抛出一个公案来是考你的，你不懂就进去了，进去了就迷了。

**逢境便缘，逢尘便执，触处惑起，自无准定。**

逢到境界便攀援抓取，逢到六尘境界便执着。六根对境的时候，就生起了烦恼和诸惑，没有控制力，遇到好的境界就心生喜欢，遇到坏的境界就生气嗔怒。在现实生活中，只要遇到一点境界，心立刻就住着，就当真，没有一点功夫。所学的一切道理都不管用，对修行有疑惑，心一下子就乱了。

**道流！莫取山僧说处。何故？说无凭据，一期间图画虚空，如彩画像等喻。**

修行人，你们不仅不要上他古人闲言碎语的当，我讲的话也不能都当真。为什么？说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定之法，都是在特殊情况下对不同人的不同状态所给的一时建议，是一时的方便之说，切不可执着。就像在虚空中画画一样，当时就没了。

佛与祖师说法，因病与药，量根施教，没有定法。学人不了，若执以为实，本自无病，迷药成病。学人有各种缠缚，各种烦恼，各种执着，所以祖师用文字之法来破我们的执着，但是不要听了祖师讲的，不执着佛说的法，又开始执着祖师说的法。

有些人看了临济语录后，张口骂人，觉得很爽，认为修行就要直截了当，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学祖师动不动就骂人，骂了人之后，自己气的不行，进了医院。所以祖师的东西不能乱学，得知道他说法背后的深义。祖师呵佛骂祖，不是让我们学习他们的粗鲁，而是帮我们去除对佛法的执着。

我写的文章也一样，提供的所有方法都不是定论，都是相对的，是因人而异的。你不能执着，不能全信。找到对治你烦恼的药，找到对治你问题的那个方法，去做就好了。病好了，或者没病，药就得停。不能因为药好而贪药，那就太笨了，太愚蠢了。

**道流！莫将佛为究竟，我见犹如厕孔，菩萨罗汉尽是枷锁，缚人的物。**

修行人，不要认为佛是究竟的。我见佛犹如厕所里的坑，菩萨罗汉，全是枷锁，缚人的东西。

你不要认为三大阿僧祇劫修出来的那个佛是究竟的，他不是究竟的，他是幻化相，是生灭相。如果真有那么个佛现在我面前，我也会像看见屎坑一样嫌弃。菩萨罗汉尽是枷锁，菩萨罗汉一个个都是执着佛法，执着解脱，执着成佛，就像披枷带锁一样，非常可怜。缚人的物，他们学的那些都是捆绑人的东西。

我们学法过程中，很长时间都被这些菩萨、罗汉所骗，认为他们的境界有多高，也都想去证果，发心成为菩萨。好多人见到观音就拜，见到佛像激动得眼泪就掉下来了。一进到寺院的大殿，看到那些佛像，眼泪唰唰的往下流，流完之后跟我说：师父，我一进大殿就流泪，您看我是不是有善根？你这是业障太重。

好多人觉得看到佛像流眼泪是好事儿，他觉得跟佛有缘。你这是跟假佛有缘，跟真佛没缘。你得认识自己，才能跟真佛有缘。

以后再进寺院，再进庙里边，冲着佛像就投以蔑视的眼光，才像个样子。一看到佛像就流眼泪，说明你把菩萨罗汉佛当真了，肯定是宿昔业障太重。

**所以文殊仗剑杀于瞿昙，鸯掘持刀害于释氏。**

在大宝积经神通证说品中记载，文殊菩萨师利拿着剑要杀佛。这是文殊师利和佛陀表演的一场戏，为了去除五百比丘对于过去生中所造杀业的畏惧和执着。五百比丘把自己和自己造的业当成真实的，担心受到恶果，所以心中总是恐惧不安，无法证得无生法忍。文殊便拿着剑要杀佛，然后开示了杀害是不真实的，没有能杀与被杀，五百比丘便因此而证得了无生法忍。

鸯掘持刀害于释氏。央掘摩罗拿着刀追佛，要杀害佛。这段描写也比喻修行要杀掉心中对佛的执着，杀掉佛的相，破除对佛法的执着，才能得到真实的解脱。

**道流！无佛可得，乃至三乘五性、圆顿教迹，皆是一期药病相治，并无实法。**

修行人，真实之中，没有佛可得。乃至声闻乘、辟支佛乘、佛乘，五种种性，圆教顿教各种分别，都是一期治病之药，并无实法。佛经里所讲的那些名相，概念，包括所有的法门，都不能执着，皆是一期药病相治，并无实法，接引不同的众生，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包括摩顶授记，意生身，百千三昧，都是方便说。

经云：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无有定法也不能执着，在某些特殊的时节因缘下，某些法要说是决定之法。所以在涅槃经里，佛为阿阇世王做决定说。虽然佛陀说，是为阿阇世王做决定说，我们也不能信以为真，认为那就是绝对的。讲血脉论的时候，我一直在讲，大家要破的就是认为有佛的知见，要确信无佛无众生，这里就是决定的，不要一边破着有佛的概念，一边又想，也有佛吧？无佛是方便说吧？无佛就是无佛，这是决定的，因为这里的无佛是说没有一尊真实的佛存在。信了无佛，始得入于实相，否则，就会一直在有相和妄念中打转。

但是，大家会发现，就算你信了无佛，因为你的习气，你遇到佛像还是会生心，你平时还会不时地冒出有佛的想法，你破了戒，还是会心生恐惧，你的妄想中还是总有佛的概念出来。所以，无佛之说，也只是知解出来的一种观念，与真正的自证无佛，是有差别的。

**设有，皆是相似，表显路布，文字差排，且如是说。**

就算说到实相，说到佛性，说到不生不灭，也只是文字之说，相似之法，指月的手指，方便之说，仍不是真的。

**道流！有一般秃子，便向里许著功，拟求出世之法。**

修行人，有一些出家人，向文字里做功夫，拟求出世解脱之法，把佛讲的法当真了，着进去了，按照佛讲的一步一步去修，修的非常的苦，不知道那些方法只是对治我们粗的烦恼的一时之说，不是真的。古人云：空门不肯出，投窗也大痴，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

**错了也！若人求佛，是人失佛；若人求道，是人失道。若人求祖，是人失祖。大德莫错！**

如果向文字中求实相，是大错特错。若人求佛，心本是佛，以妄求故，反失于佛，若人求道，心本是道，以妄求故，是人失道。若人求祖，本心是祖，以妄求故，失于本祖。佛不找佛，道不用修，祖不求祖。若求若觅，若修若造，皆是妄为。

什么是佛？什么是道？心即是佛，性即是道。我们每天行住坐卧，言语施为，一切所做，即是本佛，即是真道。离此之外，无别有佛，无别有道。于此日用万行不悟真佛真道，于头脑、文字中别求于道，终不得佛，终不得道，转求转远。

**我且不取你解经论，我亦不取你国王大臣，我亦不取你辩似悬河，我亦不取你聪明智慧。唯要你真正见解。**

我不论你能解多少经论，也不论你是国王还是大官，也不管你是否能辩才无碍，也不以你有多少聪明智慧为胜。你到我这儿来学法，我只要你有真正的见地。见地若错，全无交涉。沩山云：不贵子行履，只贵子眼正。眼正者，即有正确的见地。见地错了，用功就错，一切全错。

所以修行与你的身份地位没关系，与你是否富有没关系，与你口才多好没关系，与你是不是很聪明没关系，只看你是否了解实相，有没有正确的解脱知见。

你口才好，大藏经通读过，也看过很多禅宗的灯录，讲的一套一套的，我问一个问题，如何是佛？你回答不上来，你学的那些全都没用。

**道流！设解得百本经论，不如一个无事的阿师。**

修行人，就算你解得百本经论，成为大法师，被众人赞叹，不如一个心中无事，什么都不做的出家小师。

神秀讲得三藏十二部经论，与道了无交涉，所以不得五祖的衣钵。六祖一个字也不识，于一切无所求，反而得了法。

**你解得，即轻蔑他人，胜负修罗，人我无明，长地狱业。**

你解的经论越多，越会生我慢心，会轻视那些读不懂经论的人。这样便成了一个胜负心很重的修罗，人我之相加重，被无明所惑，增长地狱业果。

世界上有一条大河，淹死了许多人，这条河叫聪明。很多人都是自以为聪明，反而被自己的聪明耽误了。真正聪明的人，不会认为自己聪明，不被自我所骗，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如善星比丘，解十二分教，生身陷地狱，大地不容。不如无事休歇去。**

比如善星比丘，他能解得三藏十二部经，但是因为所知所解皆是邪见，活着就堕入地狱，大地不容。解得再多经论，都是识心妄想，不如没事好好歇着。

有些人可能不太明白什么是生身陷入地狱，大地不容。就是他的身心世界被邪见所淹没，完全的混乱和颠倒，心识被黑暗和无明笼罩，受无量的苦和惑，所以叫生身陷入地狱。我们有时候经历一些可怕的境遇时，也会生身陷入地狱，受大恐怖。

**饥来吃饭，睡来合眼，愚人笑我，智乃知焉。**

饿了就吃，困了就闭眼睡觉。愚蠢的人笑话我，认为我不是修行人，只有智者才知道，做一个无事人，才是大修行。

现代人，每天沉迷手机和声色娱乐，吃饭不好好吃饭，睡觉不好好睡觉。吃的东西口味越来越重，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一边干别的，已经吃不到食物的味道。晚上睡不着觉，继续刷手机，眼根本就闭不上，如此恶性循环。所以，修行，先从吃饭睡觉练起。能正常吃饭睡觉，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种极其奢侈的事。

**道流！莫向文字中求，心动疲劳，吸冷气无益。**

修行人，不要向语言文字中去求佛法，白白地徒劳身心。念诵多少卷经文，不如无事休歇去。念再多的东西，累嘴累心，也只是吸了一肚子冷气，毫无意义。

**不如一念缘起无生，超出三乘权学菩萨。**

修一切法，做一切功夫，不如一念放下所有的修行，歇下那颗一直有所得的心，妄心一歇，顿超三乘权学及一切菩萨所行之法，悟无所得，即得菩提。把一切佛法都扔掉，只是做一个无事人。所以云：十地顿超无难事。只要心歇下来，一刹间就超越了所有的修行。

**大德！莫因循过日。**

修行人，不要浪费大好时光，早早把大事办妥，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修行一定要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否则，无常来到，会茫然不知所措，依旧随业流转，受无量苦。

虽然说诸法无修无证，这是证悟者的自行境界，不可执着于修或不修。悟后才是真修，才不会盲修瞎练，才不会修错。悟后要做保任的功夫，要会善护念，能转所依识，如果内在的心性没有转化，空学一堆道理，真正境界来时，完全用不上，到时就傻眼了。

**山僧往日未有见处时，黑漫漫地。**

山僧我过去没有见性的时候，心里黑漫漫的，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谁也不是一学佛法，一遇到禅宗，就立刻开悟的。都是逐渐摸索，苦苦修行，有一天忽然识得本心，知道回家的路。

大家都是这样，以前没学禅宗的时候，都是盲修瞎练，修各种有为法，错用心行。遇到境界透不过去，依旧烦恼。我法二执未破，不知道怎么解脱，不会转念，做再多的功课都没用。

所以修行中，邪见是最大的障碍，不明理，就不会用功，心识到处乱撞。黑漫漫地，就是形容不知道怎么修，不了解实相是什么。好多人都是修到各种境界里去了，修着修着就修不动了，被卡在那个境界里，不知后面怎么办。见地有问题，见地不清晰，不透彻，就一定会有疑惑。

**光阴不可空过，腹热心忙，奔波访道，后还得力，始到今日共道流如是话度。**

生命有限，无常迅速，光阴不可空过。趁着年轻有力，多去参见善知识，把这件大事办好。我也是曾经带着一颗真诚热切的求法之心，去寻师访道。遇到善知识，得法之后，努力用功，才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坐在这里跟大家说话。

达摩大师云：若不急寻师，空过一生。然则佛性自有，若不因师，终不明了。不因师悟者，万中希有。若自己以缘会合，得圣人意，即不用参善知识。此即是生而知之，胜学也。若未悟解，须勤苦参学，因教方得悟。

亲近善知识是修行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不因师悟者，万中希有。一定要找到真正明理见性的善知识。找到了这样的善知识，按照善知识教导的依教奉行，修行肯定能成就。

**劝诸道流，莫为衣食，看世界易过。**

我今天劝所有的修行人，不要再贪世间的五欲六尘了，不要再贪衣食享乐了。衣食够用，能生存就行了，一条裤子能穿五年，每天的饭菜有馒头土豆就可以了，配碗稀粥，够活命就可以了。把精力用在修行上，好好做息虑忘缘的功课上，不要放在怎么住得好、吃得好、享受上面。

看世界易过。世间无常，如白驹过隙，生命危脆，过于山水。一生一眨眼你就过去了。人来世间是用来了解实相，觉悟实相的，千万不要迷在享乐上。若不识得真相，一辈子又这样空过，下一世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受苦。

**善知识难遇，如优昙花，时一现耳。**

在世间遇到一个真正明理的善知识很难，善知识很难出现世间，就像优昙花一样，很久才开一次。

自己要多生多劫累积善根福报，才能遇到大善知识。大善知识出现世间，需要无量的因缘，要经过很长时间才出现，不是随便就能遇到的。有的人修了十年、二十年都遇不到见性的善知识。老师的见地不正确，学人接受的指导就不正确，修行肯定就有问题。善知识对修行人太重要了，就像你去一个不认识的地方，有向导给你指路，你就能很快到达。不具足善根功德，就是碰见了善知识，你都不认识，还会诽谤，说他神经病，说他大邪见。

达摩去见梁武帝，圣人就站梁武帝面前，他就不认识。他自认为修了那么多的功德，还是不认识真正的善知识。今天我们能学习禅宗，能信受它，真的是有太大的善根了。要知道有多少人不信禅宗啊，根本就不能理解禅宗的见地和修行。你跟他讲再多，他的智慧理解不了，他的心智被妄想业障全都盖住了。

如果你遇到善知识，不珍惜因缘，自己不用功，就会与善知识失之交臂。你跟善知识的因缘可能就那么几天，学着学着，你就不信他说的，因为你理解不了。或者他不想教你，因为你根基不够。以后再想遇到，难上加难。

**你诸方闻道有个临济老汉出来，便拟问难，教语不得，被山僧全体作用。学人空开得眼，口总动不得，懵然不知以何答我。**

临济那个时候名气就越来越大了，很多人都知道有个临济老汉出世，便争着抢着来问难，找临济较量，看他是不是真正见性的人。问难来就会问一些刁钻的问题，想教临济开不得口，却没想到被我全体作用。我大喝一声，学人就傻了。或者直接拿香板就打过去了，参访者全都手足无措，不知我是何意，就会愣在那里，眼张得大大的，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全都懵了，不知怎么回答我。

你学再多的东西，看再多的经教，哪怕有神通，入定多少天，到禅师这里毫无用处。看到祖师出格的样子，比如竖拳、举拂、瞪眼、转身就跑，参访者刹那间就会愣住。因为绝大多数经典里没有这些，就算有，也一样是看不懂。再拿自己学的经典来对照，哪儿也不挨哪儿，驴唇不对不上马嘴。就像曲曲和油货卤打架一样，咬不上嘴。

**我向伊道：龙象蹴踏，非驴所堪。**

我告诉他，这个法门不是你所能理解的，龙象的足迹不是驴所能相比的。祖师训斥学人根本不会顾及对方的自尊心啊、面子啊，该骂就骂，该嘲讽就嘲讽。

**你诸处只指胸点肋，道我解禅解道，三个两个到这里不奈何。**

诸方学其他法门的人，充其量也只是说来说去，给别人指手画脚，说自己解禅解道，全都落在知解里，没有真功夫。几个人一起来到我这儿，被我一句话问得目瞪口呆，所学的一切都派不上用场。就像德山禅师途中遇到卖点心的婆子，问到你点哪个心？德山禅师便无言以对，才知以前讲解再多经论，真正用时，一句也用不上。

过去有讲金刚经的座主，讲楞严经的座主，讲维摩诘经的座主，讲涅槃经的座主，他们来见陈睦州，被陈睦州一问，全都是哑口无言。有座主去见大珠慧海和尚，被大珠问得也是一句也答不上，最后不得赞叹到，禅宗实是不可思议。

**咄哉！你将这个身心，到处簸两片皮，诳呼闾阎，吃铁棒有日在，非出家儿，尽向阿修罗界摄。**

咄哉！是呵斥学人的话，有点像现在的“废物！”和“笨蛋”一类的话。可惜你这宝贵的人身，不知道如何自在解脱，只会用嘴到处讲，想骗他阎王老子，将来吃铁棒有日在。只会拿嘴讲，不是出家儿，将来要到阿修罗界投胎受报去。

出家儿要有实修的功夫的，要自证的功夫，要有自悉檀，要知道如何转身，如何解脱，一切处不受人惑，不在意识里知解佛法。阿修罗是指还有争胜负的心，总是想通过诤论胜过别人。

**夫如至理之道，非诤论而求，激扬铿锵，以摧外道。**

真正的妙法不是靠争论获得的。诸法本无诤，诤即失道意。祖师说法并不是想跟任何人争论，而是破除他对法的执着。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断常坑。所以祖师说法，横说竖说，都是不得已，说出一堆东西，只是想把你从知见的泥潭里拔出来，是为了摧伏那些外道邪见而已。

**至于佛祖相承，更无别意。**

至于佛与祖所讲的一切法，也不过是去除众生的执着，除此以外，并无实法可传可讲。

**设有言教，落在化仪，三乘五性，人天因果。**

就算讲了一些文字之法，都是度化众生的方便法而已。化仪就是权法，方便法。所以才会讲出三乘五性之法，人天因果之法，来接引初机众生。不像禅宗，禅宗是实修，是自证法门，是行门，是超心意识门，离文字法。

**如圆顿之教，又且不然，童子善财，皆不求过。**

圆顿之教则不是这样，稍微好一些，慢慢步入行门。如善财童子，去见五十二名善知识，以虔诚心去求法，不见善知识过失。

这里讲诸方学法者，不是不可以去参学，去访善知识，但不是为了问难而去，而是以真诚心去求法，以决生死大事。以这样的心求法，亲近善知识，才能真正得法。

**大德！莫错用心！如大海不停死尸，只么担却，拟天下走，自起见障，以碍于心。**

修行人，不要错用心。不要带着满肚子的知见到处去跟人较量，那不是修行，只会被自己的我慢障住。如大海中不停留死尸，大修行人心中无任何情见。不要担着一大堆知见，到处去和别人论法，想胜别人。自己心存知见，自起障道之心，非关外事。

**日上无云，丽天普照，眼中无翳，空里无花。**

就像太阳上面没有任何云翳，普照天下；眼中无翳，看不到空里有花生灭。清净心亦复如是，无有一法可住、可知、可见，一切不留，无可记忆。一切法本来无生，因妄想故，而见诸法。太阳之上，没有云彩，若见性，任何法都不会再迷惑于你。

**道流！你欲得如法，但莫生疑。**

修行人，如果你想默契诸法实相，只要不起一念疑心，于一切法不要起住着心，即得相应。疑是住着的意思。莫生疑，就是不要生住着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展则弥纶法界，收则丝发不立。历历孤明，未曾欠少。眼不见，耳不闻，唤作什么物？**

此性大则遍满法界，其大无外；小则毫发许的东西都不立，其小无内。此心清净，历历明明，未曾欠少，要用便用。眼看不到它，耳听不到它，把它唤作什么物？

**古人云：说似一物则不中。**

古人说：不管怎么形容它，都不中肯。只要能说出一物来，都不是它。

**你但自家看。**

既然无法形容它，那就放下这念分别心，息虑忘缘，回到自己的见闻觉知上来，直接作用看，该做什么做什么，默契而已。常应诸根用，而不生用想，相逢不相识，共语不知名。

**更有什么？说亦无尽，各自著力。珍重！**

除了当处出生，当处寂灭的种种妄念，还有什么呢？但有言说，皆无实义。

临济禅师的法语开示到了这里，也只能感叹，语言文字的无力。不是不能说，只不过，说到天边，也说不尽，也说不明白。只是一堆言语文字，非关实相。世尊四十九年说法，说了三藏十二部，也没说清楚。最后还得是禅宗，才能彻底决了此事。如何决了？各自努力，珍重！